

三國志演義

三



門入伊21
號2159
卷3



將軍車曹權領徐州大軍回許昌而出征人
員各各有封官賜賞矣
留玄德在相府左邊
院歇定次日獻帝設朝
操引玄德見帝
玄德具朝服

徐州在碭山一百里
德封在碭山一百里
志云統



雲長守下邳

堅閉不出

新刊京本校正演義全像三國志傳評林卷之五

張遼義說關雲長

晉平陽陳壽史傳

劉玄德兵敗單馬奔冀州投奔紹張飛引數十騎投碭山
山中去了孫乾簡雍糜竺糜芳各自逃難獨有雲長保
女德并糜二夫人守下邳曹操在徐州責陳珪力辯之
操怒父子投車胃之罪陳珪亦辯之操商議取下邳程昱
獻計曰雲長有萬人之敵更與玄德義氣深重非智謀不
可取之目今舊兵皆已投降於內亦有劉備新招徐州等
處之人可暗地遣一心腹之人口做逃回入下邳見關羽
先種禍于城中却引關羽出戰詐敗佯輸誘入他處却以
精兵截其回路歸兵然後用說可矣曹操用其謀選掠兵
七千餘人令引誘徐州降兵數十騎偷出營寨逕投下邳
來歸關公以為心腹留而不疑次日夏侯惇為先鋒驟
引五千騎兵來下邳搦關公戰公不出惇使軍人於城下

許褚大



戰雲長

辱罵公大怒引兵三千皆馬軍出城與惇交鋒惇與公
戰十數合撥回馬走公怒趕來惇又戰又走公約趕二十
里省中計提兵便回左手下徐晃右手下許褚兩隊軍出
公衝開走路前面一軍兩勢下硬弓數百許褚中兵盡踏
弩幾百對箭如飛蝗公當先用刀撥之如雨下公不得過
勒兵再回徐晃許褚接住又戰公殺退引軍前進夏侯惇
又來戰公至日晚到一座土山公引軍占住山頭權且少
歇看曹兵緊密擺作長蛇之陣團圍定土山公遙
望城中火光衝天而起却說詐降兵奉火為號曹操自提
大兵殺入下邳但交烽火以動關公之心城內軍民皆不
肯動關公見下邳火起心中驚惶連夜衝下幾處皆被亂
箭射回人馬皆射傷折公欲離土山而不可得推至天曉
再欲整頓下山衝突見一騎上山來公視之乃張遼也公
迎之曰文遠欲來相敵耶遼曰非也想故人舊日之情特
來相告遂棄刀馬與公入中軍說話二人坐於山頂公曰

考証

春秋趙襄子殺伯知伯知伯之臣豫諫為之報仇乃為詭人為短人

雲長哭



見二嫂

必疑焉張遼又曰但知玄德信音雖遠必去尋之操擲首曰此事却難從之吾養關羽何用遼曰豈不聞豫讓眾人國士之論乎劉玄德待雲長不過厚恩耳丞相更以厚恩以結其心何憂雲長之不住也操曰文遠之言甚當吾愿從此三事張遼再往山中回報雲長公曰既如此暫請丞相退軍容我入城見嫂告之即便來降張遼再回見曹操說了曹操傳令教城裏城外盡退三十里荀攸曰不可恐關羽有變操曰吾知雲長忠義士也必不棄信遂引軍人退關公引敗殘軍人入下邳見人民安堵不動運到府中來見嫂其糜二夫人所知關公到急出迎之公乃痛哭拜于地下二夫人曰皇叔今在何處公曰不知去向二夫人曰叔何痛哭如此公曰關某出城死戰困于土山人馬皆損將欲危困張遼招安某以此事說之曹操允從放某入城不曾得嫂言語未敢擅便某思無顏見嫂故禹血淚其夫人曰昨日曹兵入城我等皆以為死誰想毫

心如動索得問子事行中氏知破伯為子不為仇為伯臣伯死

雲長投降



操出親迎

髮不動一軍皆不敢入門叔既已領諾何必問乎只恐父後曹丞相不容去尋皇叔公曰嫂放心關某身在必當見主丞相出語為令若有反復誰肯服焉其糜二夫人曰叔自宜裁處凡事不必問俺女流關公拜謝而去遂引十數騎來降曹操使將帥遠接謀士迎來操自出轅門相迎關公下馬入拜曹操答禮公曰敗兵之將深感丞相不殺之恩安敢受答拜之禮操曰吾素知將軍忠義之士安肯加害某在漢相公為漢臣雖名爵不拜敬公之德耳關羽曰文遠代稟之事望丞相仁慈操曰某出語欲取信於四海安敢肯自廢也公曰故主若在關某雖赴諸水火必往尋之此則恐不及辭伏惟憐憫操曰玄德若在必從公去但恐已於亂軍中無矣且寬心尚容緝听雲長拜謝作宴招待次日操班師還許昌令軍馬先起雲長收拾車仗請二嫂上車親自引軍護送而行操時使人供送物件飲食已到許昌軍馬各還營寨操撥一府與關雲長

獨何為報仇之深也
范仲行氏
遇我人
我故
報之
知伯
國士
我故
國士
義
曰

曹公大宴



款待雲長

居住雲長分一宅為兩院內門撥老軍十人以守之關公
自居外宅操引關公朝見漢帝命操加官操封關羽為
偏將軍公謝恩回宅操次日設一大宴會眾謀臣武士以
客札待關公進上分坐比及送回已撥綾錦百疋金銀器
皿俱全關公都送與二嫂關公自到許昌操待之甚厚三
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馬一提金下馬一提銀及美女
十人以事之雲長不能推托將所賜美女盡送入內門令
伏事二嫂金銀段疋錦帛收受抄寫月日歸庫關公三
日去走一遭於內門外躬身施禮動問二嫂安樂否二夫
人曰不必叔憂慮叔自便方敢退回曹操如此重待
關公未嘗言一日操見雲長所穿綠錦戰袍已舊操度其
身品以異錦做戰袍一領賜之雲長受之穿於內以舊袍
為漢相豈無一錦袍與雲長乎何以舊袍蔽之不亦儉乎
公對曰舊袍乃兄劉皇叔所賜常穿体上如見兄面豈敢

士也
含之
謹之
而已

二夫人與



雲長講夢

以丞相之新賜而忘兄長之舊賜乎故穿於其上操曰
直義士也曹操口稱其義心中不悅雲長回府次日忽
二夫人哭倒在地不知何為請將軍速入雲長乃整衣跪
於內門外拜謝二嫂其糜哭出請雲長起其言若何
關雲長策馬刺顏良
其夫人曰我夜夢皇叔身陷於土坑之內我與糜氏論之
想於九泉之下矣關公曰夢寐之事不可心疑據此是嫂
之心想之故也請勿憂愁公乃再三寬釋又值曹操請關
公赴宴此時公乃辭去操見公有淚容問其故公曰嫂
思兄日夕慟哭不容閑其心不慈也操笑而寬解之頗以
酒飲醉公自縛其鬚而言曰生必然報國家而見其兄不
然徒為人也操問曰雲長鬚有數乎公曰約有數百根每
冬月約退三五根夏月多以皂紗裹之恐其斷也如接見
賓客則旋解之操取法錦二十端作囊賜關羽包鬚次日
早朝帝見關公以法錦袋垂於胷次帝問之公奏曰臣

評雲 長謝 馬不拜 美女玩好 而拜 此羽 高 漢不 之心

曹公賜雲



長赤兔馬

頗長丞相賜囊貯之帝令當殿披拂過於其腹帝曰真美鬚公也因此朝廷呼為美鬚公也見關公但得所賜未嘗歡喜忽一日操請公宴臨散操執手送公出府見羽馬瘦操曰公馬何瘦羽曰賤軀頗重馬不能稱故乃當瘦操謂左右交備第一騎來須臾使關西漢牽至身如火炭眼似銅鈴操指曰公識此馬否公曰莫非呂布騎赤兔馬否操曰然也吾未嘗敢騎非公不稱和鞍賜之關公拜謝操怒曰雲長吾累賜美女玩好未嘗下拜今吾賜馬喜而再拜何賤人而貴畜耶關公曰某知此馬日行千里今幸得之若知兄長下落可一日千里而見面也操愕然公謝而去靜軒先生讀傳至此作詩以總嘆之曰
威傾三國著英豪 一宅分居義氣高
奸操枉將虛禮待 豈知關羽不降曹

至 孟堅 矣

張遼回



見曹公

在丞相處不曾落後乎公曰深感丞相待我甚厚只吾在此心在兄處遼曰兄言差矣凡大丈夫處世不分輕非大丈夫吾意劉玄德待兄未必過于丞相何故只懷去念羽曰吾知曹公待我甚厚然吾受劉將軍恩厚誓以共死不可背之終不容此容某立功以報曹公然後方去曰倘玄德已亡公何所歸乎公曰愿相從于地下耳遼曰公終不留乃告退自思曰若以實告曹公恐傷雲長性命若不實告又恐非事君之道喟然嘆曰曹公君父也雲長弟兄也以弟兄之情而瞞君父此不忠也寧居不義不可不忠遂入實告曹操雲長意欲與劉備生死同處必不留也一一告之操嘆曰事主不忘其本此天下之義士也此人何時可去遼曰彼言必欲立功以報丞相方去操又曰仁者之人也荀彧曰若不教雲長立功未必便去操然之却說玄德在表紹處日夕煩惱紹曰玄德何故常懷憂也玄德曰二弟不知音耗妻小陷于曹賊上不能報國下不

釋義
上雞
瓦大
言不
能鳴
犬皆



雲長來

見曹公

諸將懷愁操收軍良亦收軍退去操見連折二將心中憂悶程昱曰某薦一人可敵顏良操問誰昱曰非關雲長不可操曰吾恐立功了便去昱曰丞相又愛之又疑之何不交取來兩強相併如勝則重用敗則決疑操曰善遂差人請關公聞人取時大喜遂辭二嫂曰叔此去必打聽皇叔音耗公曰某專為此事急要去公上赤兔馬提青龍刀從者數十人逕至白馬來見曹操請公坐慰勞了操說顏良斬首二將連日諸將敗者極多勇不可當特來請將軍商議公曰容某觀其動靜操置酒相待忽報顏良搦戰操引關公上山望之操與關公坐諸將環立左右指山下顏良陣勢四方八面旗鎗刀刃森森有威操與關公曰河北人馬如此雄壯公答曰某視之如土雞瓦犬耳不能鳴吠無用操又指曰中將列布旌旗飾威人如猛虎馬似毒龍何其壯哉關羽曰此猶金弓玉矢耳室外看不能用也操又指曰麾蓋之下停刀立馬者即顏良也

無用之物
者金也
○玉
弓矢
失言
不能
張弛
亦無
物用
也



雲長砍顏

良於馬下

亦隨指看之見其人綉袍金甲相貌威風公與操曰某顏良插標賣首如插草賣操曰不可輕視公起身曰某不才愿千萬軍中取首而獻張遼曰軍中無戲言雲長不輕也公曰快牽赤兔馬來奮然上馬倒提青龍刀跑下土山將盔扯下放於轎前鳳目圓睜蚕眉直豎來到陣前河北軍見如波開浪裂分兩邊放開直入顏良正在麾蓋下見公到來却欲問之馬已至近雲長手起一刀砍良于馬下中軍衆將心膽皆碎拋旗棄鼓而走雲長霍地下馬割了良頭拴于馬額之下飛身上馬提刀出陣如入無人之境河北兵將未嘗見此神威誰敢近前良兵自亂曹兵一擊死者不可勝數馬疋器械奪到極多關公縱馬上山衆將及皆稱賀公取首級于操前操曰將軍天威也關羽曰某何足道哉吾弟燕人張翼德于百萬軍中取上將之頭如探囊取物耳操大驚回顧左右曰今後如遇燕人張翼德勢不可敵今寫於衣袍襟底以記之元來顏良辭表

評羽 刺顏 良羽 死顏 良此 可以 報効 曹公 矣

曹公出



迎雲長

紹時劉玄德曾暗囑曰吾有一弟乃關雲長也身長九尺三寸鬚長一尺八寸面如重棗單鳳眼卧蚕眉愛穿綠錦戰袍能使青龍大刀必在曹操處如見可交急來因此顏良見關公來只道是來投奔故不準備迎敵被斬于馬下史官故下刺者包含多少就裏有刺顏良詩為証

望蓋飛鞭騎毒龍

流星飛入萬軍中

馬奔赤兔番紅霧

刀偃青龍扇黑風

虎豹墮牙山島靜

鳳凰振羽樹林空

歷觀史記英雄傳

誰似雲長白馬功

又詩曰

白馬當年事困危

將軍立效幹功時

斬頭出陣來無阻

策馬提刀去莫追

壯志威風千古在

英雄氣概萬夫奇

堂下廟貌人瞻仰

忠勇惟君更有誰

又詩分辨云

袁紹欲



殺玄德

有詩單道薦張飛之勇云

來往軍中膽氣高

平欺許褚勝張遼

又誇翼德真英勇

致使當陽喝斷橋

袁紹敗軍奔回半路接見紹為報被一赤面使大刀勇將

疋馬入陣斬顏良而去因此大敗紹驚問曰此人是誰帳

前相授曰此必是劉玄德之弟關雲長也紹大怒曰汝兄

弟斬吾愛將必通謀也留汝何用喚群刀手捉下劉備斬

之不知玄德性命若何

關雲長延津誅文醜

第四十八回

袁紹欲誅玄德玄德面不改容曰明公何所听一面之詞而

絕向日之情耶且劉備自徐州失散老小皆奔安知雲長

何在天下多少同姓同貌者豈得以赤面使刀者即關羽

也明公何不詳之袁紹是個沒主張的人聞玄德之言便

之誘以者餌

大醜被評文



張遼文醜

大戰

得前軍發喊急交人看時人報河北大軍文醜兵至軍皆棄糧草俱已趕散後軍又來將如之何眾皆曰不如退守白馬操交退軍河北又斷其路軍皆散亂操以白馬南阜可避之阜土山也人馬急奔土阜操令人馬皆解衣卸甲少歇及放其馬文醜軍掩至眾將曰賊至奈何可急收馬足退回白馬一人止之曰此正可以餌賊何退之耶操視之乃荀攸也操急以目視荀攸而笑攸知其意而不復言文醜軍既得車仗又來搶馬軍士不依隊伍自相離亂操令軍將一齊下土阜擊之文醜軍大乱元來過此只顧取物無心廝殺軍馬圍裹將來文醜挺身相戰軍士身相踐踏文醜止過不住捺回馬走操在土阜上指曰文醜在河北為名將誰可擒之二將飛馬出去操視之乃張遼徐晃也二將趕至近大叫文醜休走醜回頭二將趕到遂帶住鎗拈弓搭箭正射張遼徐晃大叫賊將休放箭遼急低頭躲時一箭射中頭盔纓遼奮怒趕坐下馬又被文醜一箭

去月河至知醜又繼而亡美惜

雲長斬文



醜于馬下

射中戰馬面門跪下前蹄張遼落地文醜便拍馬回徐晃揮大斧接住斬殺兩員戰將戰到二十餘合張遼去遠徐晃見文醜後面軍馬齊到徐晃撥轉馬足文醜沿河趕來忽然十數騎馬旗號翻々一將當頭提刀出馬而來乃漢壽亭侯關雲長也大喝一聲賊將休走文醜交馬戰不三合文醜力怯捺回馬遶河而去關公馬是千里龍駒早趕上文醜腦後一刀斬下馬來後人有詩道誅文醜為証詩曰

誓把功勳建 須將恩義酬 奮身誅虎豹 用命統貔貅 白虎顏良死 延津文醜休 英雄有如此 不負壽亭侯

曹操在土阜上見關羽刀砍文醜大驅四下人馬掩殺河北軍落水復奪輜重馬足雲長引十數騎耀武揚威東衝西突正殺之間劉玄德引三萬軍隨後到前面哨馬探知報與玄德云今番又是紅面長髯的斬了文醜玄德慌忙

劉備表紹



議事

縱馬來看隔河望見一簇人馬如飛往來衆皆指曰此正是也玄德見征塵中一把認旗上有漢壽亭侯關雲長七字玄德指謝天地曰元來我兄弟果然在操處欲去相見被曹兵大隊湧來只得做救敗軍回表紹接應退守官渡下寨了郭圖審配入見表紹說今番文醜又是關羽殺了劉玄德佯推不知表紹大怒罵曰大耳兒焉敢如此人報玄德至紹令推去斬之玄德曰某有何罪紹曰故使關羽又壞吾一員大將玄德曰容伸一言而死曹操素與劉備克仇備雖潰散必有復仇之日今知備在明公處必協力而攻曹操特使關羽誅殺二將公知必怒此是曹操借公之手而殺劉備斷絕仇人也惟明公思之此是玄德紹曰玄德之言是也欲使升成害賢良之惡名耳喝退左右請玄德上帳坐玄德謝曰明公寬大之恩無可補報欲令一心腹人特持一密書去見雲長使知劉備消息必夜來到輔佐明公共誅曹操以復願良文醜之仇若何

曹操設宴



釋義 武陽地名也 公陸荀倣表字也

稱贊雲長

紹大喜曰吾得雲長勝顏良文醜復生也商議修書令人去紹令退軍於陽城結營連路數十里按兵不動操令夏侯惇總兵守官渡隘口操班師回許昌大宴衆官操長之功席上操與呂虔曰昔日吾以糧草在前者乃餌敵之計也惟荀公達知吾心耳衆皆伏其用兵正飲宴間忽報汝南黃巾劉辟龔都甚是猖獗曹洪累戰失利乞撥勇將精兵救之雲長聞言乃進前曰關某愿施大馬之勞去破汝南賊寇操曰雲長建立大功未曾重賞何故又欲征進公答曰關某久閑必生疾病愿再一行曹操壯之點軍五万使于禁樂進為副將次日便行荀彧曰首將關雲長常有歸劉之心倘知消息必去不可令頻出軍操曰今次收功吾再不教臨滴矣雲長領軍望汝南進發敵軍相迎扎住營寨當夜營外縛將二個細作入來雲長視之認得一人只因此起教他兄弟再得聚會此人畢竟是誰

關雲長封金掛印

第四十九回

評孫 乾訴 事乾 孫劉 說明 日獻 功之 事以 教雲 長早 歸由 是曹 公之 庭无 羽之 迹矣

雲長燈下



見孫乾

雲長於燈下看時，認得一人乃孫乾也。關羽叱退左右，問乾曰：公自潰散之後，一向踪跡不聞。玄德兄在何處？乾曰：某在徐州逃難，泊汝南。幸得劉辟收留，近聞玄德公在袁紹處欲往投之，未得其便。今劉辟、龔都皆欲歸順，助袁紹破曹，故攻掠太急。今天幸得將軍到此，劉辟特令小軍引路，故教某為細作來投將軍。來日必然獻一陣功與將軍。便將軍早奉二夫人與玄德相見，却來汝南又作遠圖。此劉龔之順，玄德實有望於將軍也。公曰：既兄在袁紹處，吾必星夜而往，但恨吾斬紹二將，恐今事變矣。乾曰：某亦先往探其虛實，再報將軍。公曰：吾兄長一面雖死，不辭。今回許昌，便辭曹公矣。當夜送乾去了。于禁樂進亦未敢問。次日，關羽領兵出龔都，披掛出陣。公曰：汝等何敢反背朝廷？都曰：汝乃背主之人，何敢責人？耶公曰：我何背主？都曰：劉玄德在袁本初處，汝却從曹操，何也？公曰：亂道！拍馬舞刀向前，龔都便走。關公趕去，都回身與雲長曰：故主之

評公 不泄 事雲 長已 知處 而先 不告 二嫂 者識 恐有 世露 則害 入事 也

雲長見嫂



言兄消息

恩不可忘也。當速至，吾讓汝南公會其意，招軍掩殺。一伴輸詐敗四散去了。雲長奪得州縣，安民已定，班師回許昌。曹操自出廓迎接，賞勞軍士，宴待雲長。公回家，參拜二嫂於門外。其夫人曰：叔、兩番出軍，頗知玄德音信否？公對曰：未也。公退。二夫人於簾內慟哭甚切。糜夫人曰：想皇叔休矣，叔恐我姐妹煩惱，故隱而不言。正哭間，一個隨行軍士听得哭声不絕於門外，曰：夫人休哭，主人見在河北。表紹處夫人曰：汝何知之？軍士曰：眼見將軍出征陣上，見說夫人急召雲長，責之曰：玄德未嘗負汝，今受曹氏恩養，忘舊日之義，不以實情告我，使我姐妹憂愁欲死。叔如自要享榮貴，就借宝剑斬我姐妹之首級。汝之疑碍，叔無相瞞也。雲長頓首流涕曰：兄委有在河北，未敢交嫂人知，恐內走泄也。事有緩急，不可以速耳。夫人曰：叔宜上緊，不可緩之。公退，尋思去計，坐立不安。元來于禁已告曹操，關羽已知劉備在河北，操令張遼探公意。關公正悶間，張遼入

評公論管鮑羽論者正管鮑以已與之德而必欲去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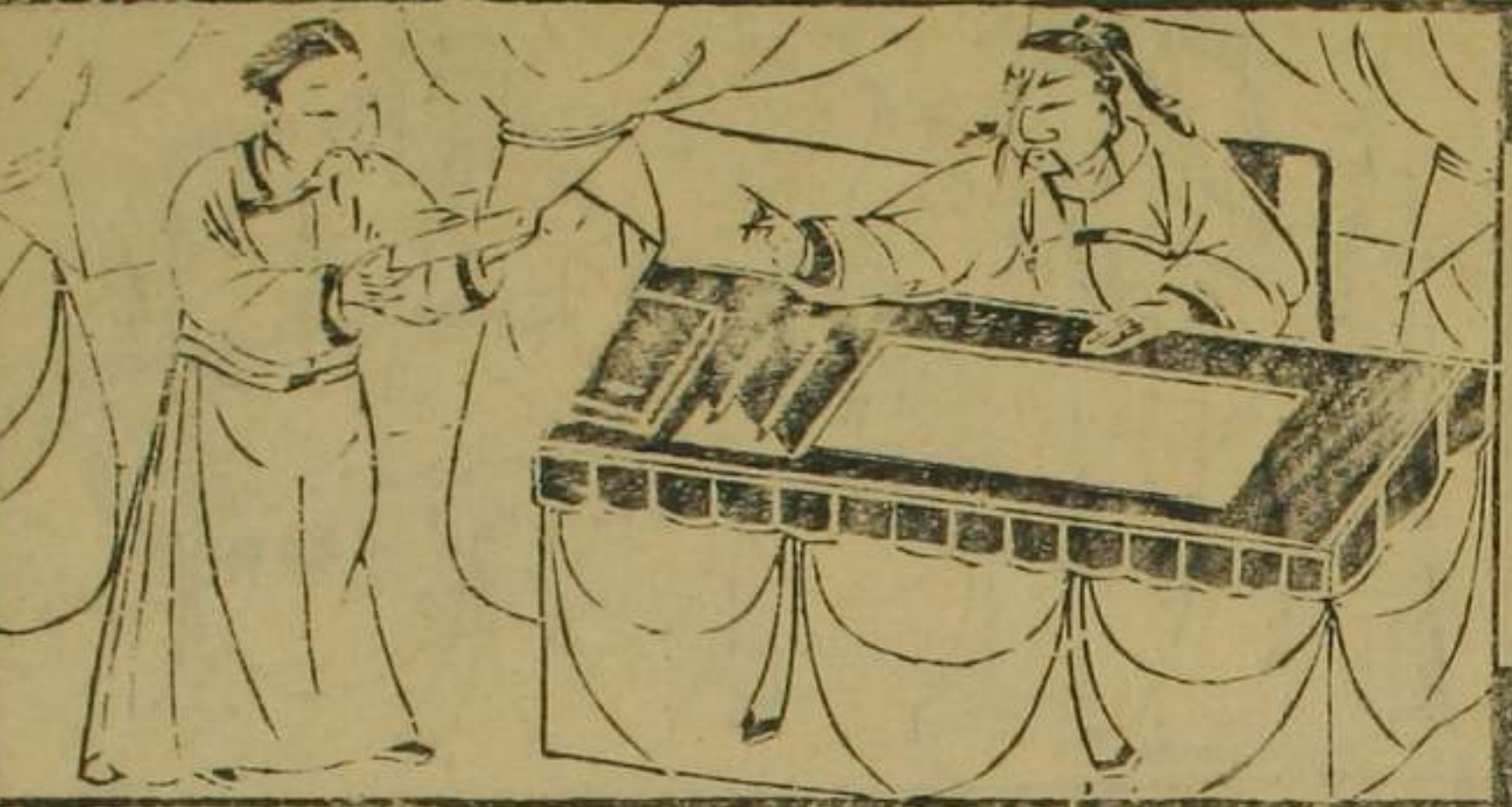
張遼來探



關羽口詞

賀曰聞兄在陣上知玄德音信特來賀喜公曰故主未見何喜之有遼曰兄看春秋管鮑之義可得聞乎公曰管仲常言吾三戰三退鮑叔不以我為懦知我有老母也吾嘗與鮑叔賈分利多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此則是管鮑相知之交也遼曰兄與劉玄德交何如公曰吾與劉玄德結生死之交耳生則同生死則同死非管鮑之可比也遼曰吾與兄交何如公曰吾與汝邂逅相遇若遇吉凶則相救逢患難則相扶有不可救則止豈比吾與劉玄德生死之交也遼曰向日玄德在小沛失利緣何不死戰以保之公曰吾此時未知是實若玄德死豈能獨生乎遼曰今玄德在河北兄從從之否公曰昔日之言安肯負之文遠須達其意然後稟丞相後人有詩曰

陳震持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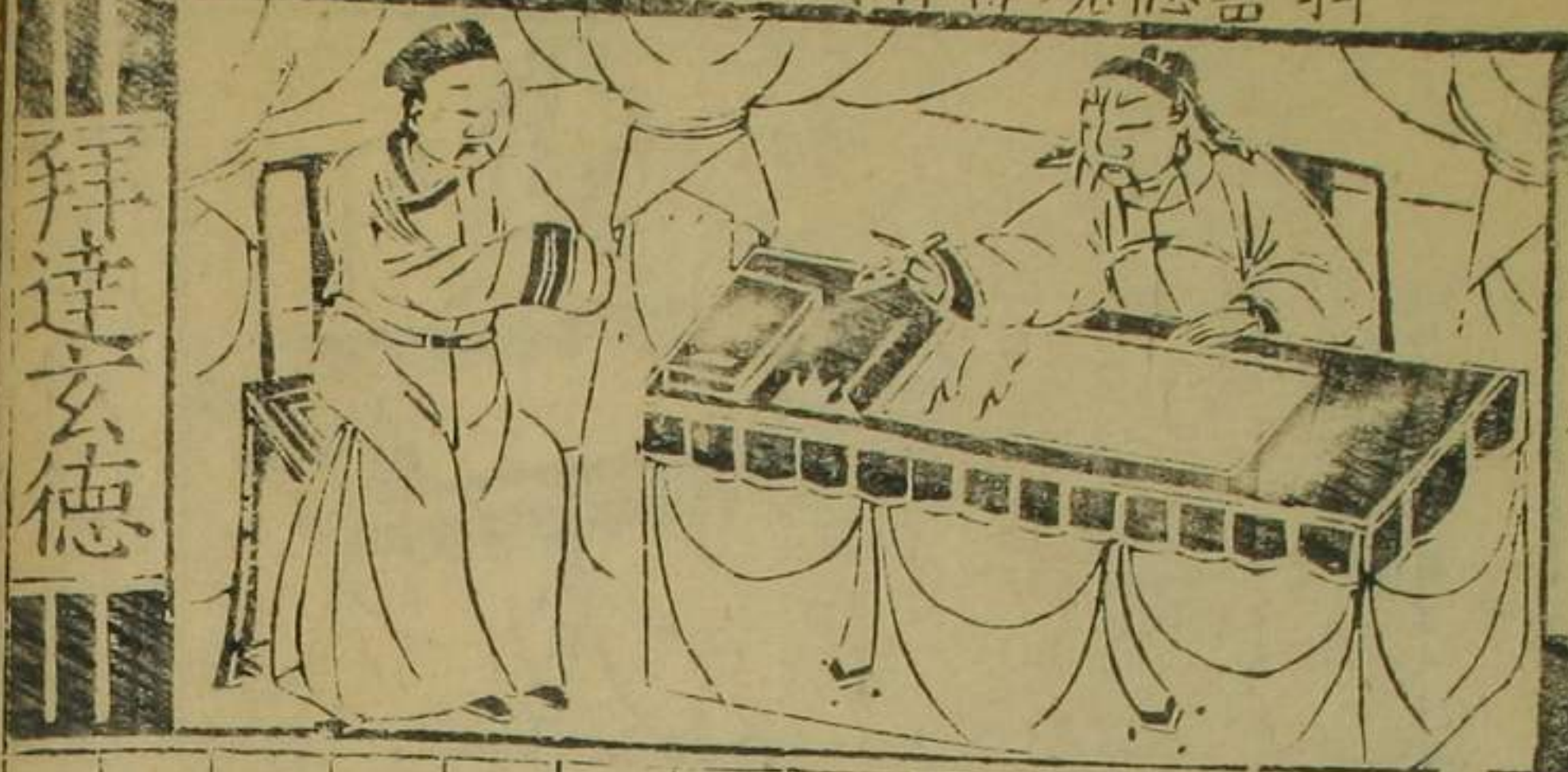


見關羽

月缺不改光 劍折不改鋼 月缺魄易滿 劍折復鑄長 勢利壓山岳 難屈志士腸 男兒有死節 可殺不可量 張遼將關公之言還白曹操曰吾自有計留之却說關羽正尋思間忽報有故人相訪及至請入公不識問之曰公何人也對曰某乃袁紹下南陽陳震也公大驚喝退左右問之曰先生此行必有所為震出書一緘度與關公公視之乃玄德書也書云 備嘗謂古之人恐獨身不能行其道故結天下之士以友輔仁得其友則益失其友則損備與足下自桃園結義之交雖不同生誓以同死今何中道而割恩斷義君必欲立功名圖富貴願獻備級以成全之書不盡言死待來命 關公看書畢大哭曰某非不欲尋兄奈不知其所也吾安肯事曹公而圖富貴乎震曰玄德望公淚不曾乾公既仗

看備 以書 何幸 凡口

評羽
回書
玄德
忠肝
此書
義氣
淋漓
楮上



關羽備書

拜達玄德

義何不歸之公曰人生於天地之間無始終者非男子也
吾當日曾對曹公道及此事來公已從之吾已立功三件
上報其恩吾來時明白去不可不明白也吾作書煩公先
達知兄長辭了曹公奉二嫂回見也震曰倘曹公不放將
軍當何如耶公曰吾寧死豈肯久留于此乎震曰公速作
回書免致玄德之望關公作書云

羽切聞義不負心忠不顧死是大丈夫之志也羽自幼
讀書粗知禮義至於觀羊角哀左伯桃之事論張元伯
范巨卿之約未嘗不三嘆而流淚也昔羽守下邳內無
積粟外無援兵欲死節奈有二嫂之重未敢斷首碎
軀死于溝壑也近自汝南回方知信息須當面辭曹公
奉送二嫂回也昔日降漢之時已曾預言今已有微功
報之不容不從也忽得兄書視之若夢羽但懷異心天
地可表披肝瀝膽尽力以報筆楮雖窮瞻拜有期伏惟
照鑒

五

此書
深明
君臣
之義
操雖
奸雄
竟之



關羽辭操

府門閉上

陳震得書自出關羽乃入相府求見曹操曹操知來意乃
懸迴避牌於門首公快然而回收拾下一輛小車選僮跟
從者二十人早晚侍候其夫人問關公曰叔近日行藏
若何公曰只在早晚辭了丞相便請嫂上車堂中所有
原賜之物尽皆留下寸絲亦不帶去其夫人曰叔宜上緊
請勿遲滯公又往相府辭門首又掛迴避牌連往數次皆
不放泰公往張遼家相探欲言此事遼托疾不出公思之
曰此是曹相不容我去之意也大丈夫既已欲去而不動
非大丈夫也即寫辭曹公書云

漢壽亭侯關羽謹沐浴再拜奉書某聞有天而有地有
父而有子有君而有臣天氣應乎陽地氣應乎陰陽
若順時方可養育群生而成三綱五常之義也羽生于
漢朝少事皇叔劉備誓同生死前者下邳失劫許降丞
相所請三事已曾慨然須頌恩諾羽所以歸焉拔擢過
望量實難當只今探知故主劉皇叔見在袁紹軍中身

能不動情



關羽護車

奪門而出

為寄客使羽旦夕不安三思丞相之恩深如滄海返念故主之意重若丘山去之不易住之實難事有先後當還故家尚有餘恩未報候他日以死答之乃羽之志也謹書告辭幸希鈞鑒

建安五年秋七月

日書

遂將累次所受金銀一封記懸壽亭侯印于庫中平明請二夫人上車男女二十餘人伏事另遣人于相府下書公上赤兔馬提青龍刀護送車行逕出北門吏當之關羽瞋目橫刀大喝一聲門吏皆避而退關公出門喝從者曰汝等護送車先行但有追趕者吾自當之勿驚動夫人從者推車望官道進發却說曹公正論關羽事未定左右報關公奪門有書呈上操看畢大驚曰雲長去矣北門守將飛報關羽奪門而去車仗鞍馬二十餘人皆望北行又家中人來告說將軍封所賜金銀等物美女十人另居內室壽亭侯印懸于庫內先捺伏事人眾不帶去止與元

操止蔡陽



休追關羽

評曹 操全 義程 數罪 三罪

跟從人二十小車一輛隨身行李平明去了眾皆愕然一將挺身出曰某愿將三千鐵騎當生擒關羽獻上丞相眾視之乃虎賁將軍蔡陽也蔡陽要趕雲長不知如何

關雲長千里獨行

第五十回

曹操部下諸將中只有蔡陽不伏關羽常有說謔之意故要去趕曹操曰事主不忘其本乃天下之義士也來明白去明白乃天下之大丈夫也汝等皆可孝之也李兩府覽關公傳言曰兩其忠世稱義勇遂賦詩曰

刺良恩已報曹公

辭魏歸劉兩盡忠

威鎮許昌謀涉遠

當時義勇有誰同

曹操叱退蔡陽不肯交趕程昱曰關羽不辭丞相不奉鈞旨何如操曰使婦故主以全其義程昱曰丞相能全吾之諸將皆不平也操曰何為不平昱曰關羽有三罪以致眾怒且關羽昔在下邳事極來降丞相拜為偏將軍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馬金下馬銀雖建微功即拜壽亭侯

公終不肯
聽成
欲其
去志
此亦
是會
公之
好處

程昱諫操



要趕關羽

之職恩宥極矣一旦棄丞相而去不能死忠其罪一也
不得丞相之命飄然便行欲殺門吏不遵國法其罪二也
故主之微音忘丞相之大德亂言片楮冒瀆鈞威其罪三
也今關羽若歸袁紹是縱虎傷人也不若遣蔡陽趕上誅
之絕此後患操曰不然吾昔曾許之今日故舍之若追而
殺之天下人皆以我為爽信也彼各為其主遂喝退之後
史官裴松之曰曹公知羽不知其心嘉其志不遣追以成
其義自非有王霸之才孰能至于此乎宋賢有詩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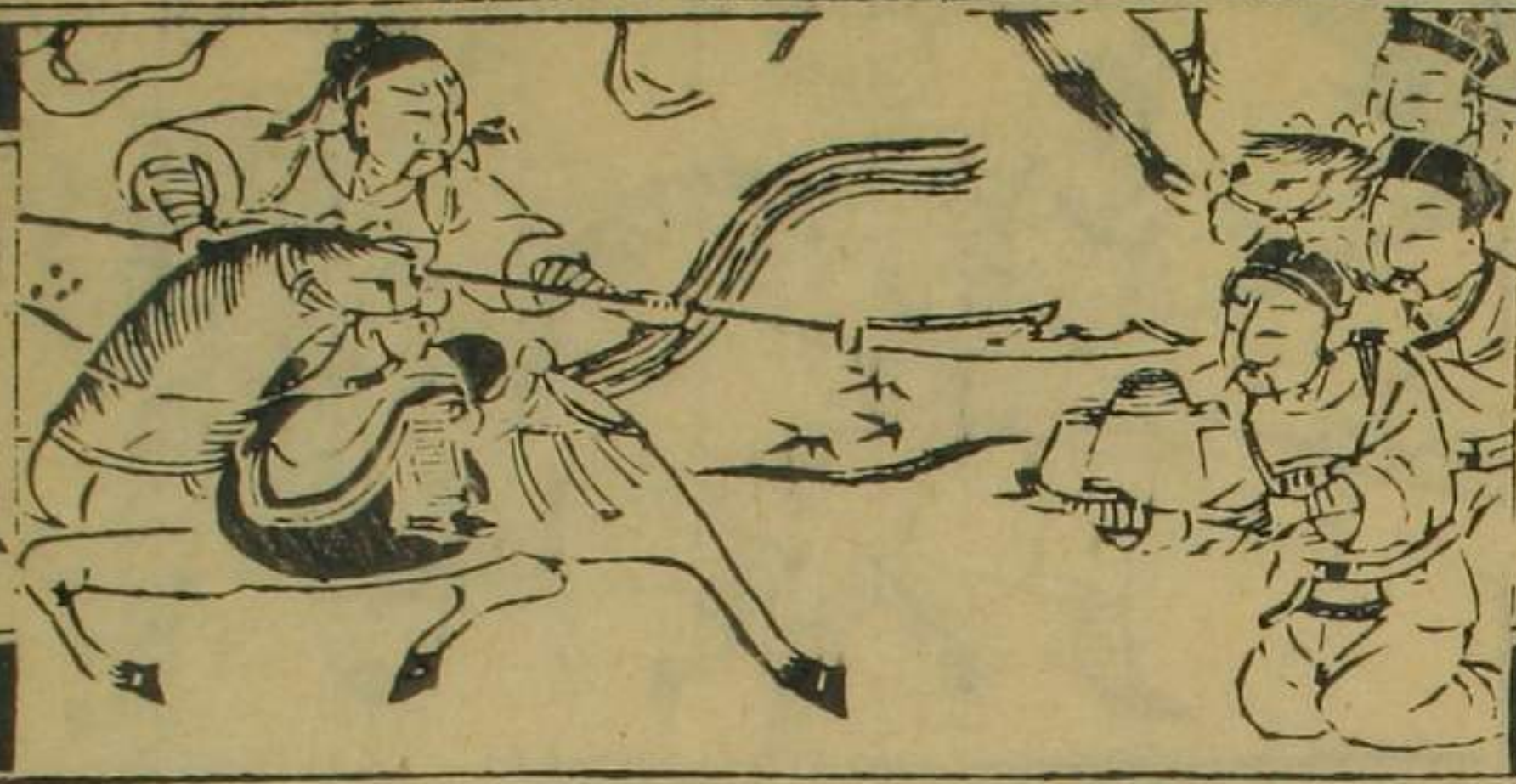
功成自合歸玄德
不羨金銀光照室
人言俊傑千年少
不是追兵無鐵騎
鮮印封金誰許都
為思恩義走長途
我道將軍千古無
曹公元重去時書

又詩曰

三國初爭勢未分
獨公謀策最機深
不追關羽去歸主
便是中原伯業心

評操
送金
袍不
既其
追其
去又
贈金
袍即
此可
見操
有寬
人乃
大之
心可
作中
王有

操親往與



關羽餞行

全宋三國平本

此是言曹公好處平生為不殺玄德不追關羽
程昱曰雲長不辭而去終是缺禮操曰吾所賜金帛皆留
還我此是雲長千金不可易其志也此詩之人吾甚敬之
程昱曰今後為過丞相休怨操曰雲長非負義之人也程
昱曰彼各為主豈容人情耶操曰想雲長此去不遠吾一
發結識他做個大人情耶先交張遼去請住他我與他送
行將一盤金銀為路費一領綉袍作秋衣交他時想我
程昱曰雲長必不回來曹操曰吾引十數騎先使張遼單
騎前去請却說雲長所騎赤兔馬日行千里本是趕不上
須要相傍車馬行不敢放轡頭按住絲韉緩而行背後
有一人叫雲長緩行關羽自思呼我字者必不害吾人也
交車仗人從只顧大路紮行吾自理會回頭視之見張遼
拍馬而至關公勒住赤兔馬按定刀曰文遠莫非來擒我
耶遼曰吾身無寸甲手無軍器何必生疑丞相相知兄遠行
特來相送並無相害之心關公曰丞相此來必有他意遼

三國五

釋義 橋陵 陝西 西安 府城 東霸 水上 送行 者多 至此 折柳 贈別

曹公送金



羽辞不受

曰丞相已言彼各有主勿追容兄自去以全其義為不曾相送自輕身而來也故先令小弟請住兄長關公曰便是丞相鉄騎來吾愿單騎决一死戰公回數十步立馬于橋上望之見曹公引二十餘騎飛奔前來背後皆是許褚徐晃于禁李典之徒操見關公橫刀立馬于橋上令諸將約住馬左右擺開關公着了手中皆無軍器因此放心操曰雲長何故行之太速耶公馬上欠伸施礼曰關羽日前曾蒙丞相今故主在袁紹處不容不星夜去也累次不得參見故拜書告辞封金解印納还丞相望丞相不忘舊日之言也操曰吾欲取信於天下安肯有負前言恐將軍於路欠盤纏特具路照相送一將馬上托過黃金一盤公曰累蒙恩賜尚有餘資留此黃金以賞戰士關某途中不勞恩賜操曰別無他意少酌大功万之一耳關公曰感丞相大恩徵勞不足補報異日雲萍相會別當酌之操嘆而答曰雲長忠義士也恨吾無福不得相從錦袍一領聊表寸

評廖 化知 人遠 杜奪 劫伏 車仗 被殺 化殺

廖化下馬



拜見關羽

心許將軍下馬双手捧袍過來關公恐操有變不下馬用青龍刀尖挑却錦袍被於身上勒馬回頭轉身稱謝丞相袍下橋望北而去許褚曰此人無礼太甚可以擒之操曰彼一人一騎吾二十餘人安得無疑乎吾言既出不可追之曹操自引眾將回城於路嘆曰汝等當效雲長以成萬世之清名也有詩為証
將軍降漢不降曹 千里尋兄豈憚勞
送別許都城外路 刀尖曾受錦征袍

關公來趕車仗約行三十里不見雲長正慌走馬回四下尋之忽見山頭一人高叫雲長且住公迎視之見一人約年二十有餘黃巾錦衣持鎗疋馬引百餘軍卒下山關公問曰汝何人也少年扎鎗下馬拜伏于地雲長恐是詐勒馬停刀而問曰壯士原通姓名答曰某世本襄陽人也姓廖名化字元儉因漢末世亂流落江海劫掠自給聚義五百餘人却才同伴杜遠下山巡哨誤將兩院夫人劫擄上

之保 二人 公前 請罪 公之 威名 可謂 風猛 廖化 又欲 隨公 同去 可謂 壯士 識壯 士英 雄識 英雄 信哉

廖化送還



夫人車仗

山吾問從者云是大漢劉皇叔夫人吾即拜於地下問其來意為說將軍盛德吾欲送下山來杜遠其言不遜被某殺之今獻頭與將軍請罪公曰二夫人何在化曰恐人傷害留在山中公交急取下山須臾百餘人簇擁車仗到來公下馬提刀叉手於車前問候曰嫂受驚關羽之罪也二夫人曰若非廖將軍保全我杜遠之辱公問左右曰廖化怎生救夫人左右曰杜遠劫上山去要與廖化各分一人為妻廖化問根脚好生拜敬杜遠不從已被廖化殺之關公來拜謝廖化欲以部下人護送關公尋思此人終是群盜若用為伴人必耻笑公辭謝曰感謝厚恩爭奈曾與曹公說口誓愿千里獨行日後相逢必當重酬廖化拜送金帛雲長不受化拜辭而退自引人伴投山路去了廖化后未諸葛六出祁山時用為將雲長將曹公贈袍事告與二嫂遂隨車仗而行漸天晚投一孤庄安歇庄主出迎頭鬚皆白問曰來的將軍姓名甚名誰關公向前施禮曰某乃劉玄德

秉燭 坐待 天曉 此正 雲長 之大 節

雲長投宿



胡華接見

弟關羽也老人曰莫是斬顏良文醜者乎公曰便是老人大喜便請入庄公曰車上有二嫂夫人老人喚妻女出迎其嚙二夫人下車上草堂關公叉手立于二夫人之側老人請坐關公曰尊嫂在上安敢坐也老人曰公乃異姓何如此之敬也雲長曰某曾與劉玄德張翼德結義兄弟誓同生死二嫂相從於刀兵之中未嘗敢缺礼老人曰將軍天下之義士也遂教妻女於草堂中相待二夫人老人於小齋款待關公問姓名老人曰吾姓胡名華拒帝朝為諫即致仕歸鄉今有小兒胡班在洛陽太守主植下為從事將軍必從此處經過就付書與小兒相會公求胡華書遂告以辭曹公之事胡華感嘆不已當夜二夫人宿於王房關公秉燭以坐待天曉胡華餽送飲饌關公請二嫂上車辭別胡華披甲提刀上馬投洛陽來前至一關名東嶺關把關將姓孔名秀是曹操部下將引五百軍在嶺把隘苦不甚高是三州隘口關公押車仗至嶺上軍士報知

釋音 至當 去聲



關公刀斬

孔秀落馬

孔秀提劍出關喝關公下馬關公只得下馬與孔秀施禮
秀曰君將何往公曰已辭丞相往河北去尋兄長劉玄德
孔秀曰河北表紹正是丞相對頭將軍此去必有來文公
曰因行慌速不曾討得來文孔秀曰若無來文將軍且在
關下住待我差人稟過丞相方可放行公曰汝去稟丞相
誤了我行程秀曰一日不稟且住一日一年不稟且住一
年雲長怒曰何如此也秀曰法度所拘不容不如此當今
亂世龍爭虎鬥之時若無文憑枉說英雄雲長曰汝不容
我過去秀曰汝要過關留下老小質當雲長大怒拿刀欲
殺孔秀閉上關門去住若何

關雲長五關斬將

第五回

孔秀慌忙退入關閉上關門鳴鼓聚軍俱各披掛手執兵
器分布左右孔秀全付衣甲綽鎗上馬放開關門大喝曰
汝敢過關麼雲長約退車仗縱馬提刀更不打話直取孔
秀挺鎗來迎兩馬相交鋼刀起處孔秀落馬死於地下



關羽韓福

二人打話

衆軍便走公曰軍士休走吾殺孔秀不殺汝也吾與汝等
無干衆軍拜于馬前公曰借汝衆將口往許昌告說丞相
尚猶親自餞行孔秀故來攔截欲殺害吾故斬之先說
二夫人車行過關望洛陽進發元來先有軍士去洛陽報
知太守韓福急聚衆將商議手下牙將孟坦曰既無丞
相文憑即係私行若不阻當必有罪責韓福曰關羽勇猛
難以迎敵顏良文醜尚自被誅以何計可以擒之孟坦曰
先將鹿角又住關口待他到來小將引軍和他交鋒太守
於高阜處暗箭射之仍伏兵士于左右如墜下馬即擒之
解赴許都必有重賞商議定了人報關羽車仗已到韓福
引一千人馬擺布關口這關是平地上荆立晨昏守禦往
來奸細關公見豎立旌旗密布刀劍韓福灣弓帶箭立馬
揮鞭問來者何人公于馬上欠伸施禮曰壽亭侯關羽
聊借過路韓福曰汝有曹丞相來文否公曰事冗不曾取
得韓福曰吾奉丞相鈞命鎮守故都專一盤詰往來奸細

沂水 關春 秋時 為却 洪置 成皇 縣東 沂水



雲長斬韓

福于馬下

汝無文憑即係逃竄公怒曰東嶺孔秀被吾斬之汝等當
我欲尋死也韓福曰誰人與吾擒之孟坦出馬輪双刀來
取關公約退車仗拍馬來迎孟坦戰於兩合撥回馬便
走公趕來孟坦只指望誘引關羽誰知公馬乃赤兔馬日
行千里走如星飛坦馬尾相交趕上腦後一刀砍為兩段
公勒馬回來韓福因在門首俛力放箭正射中關羽左臂
公口咬箭出血流不止飛馬逕取韓福喝開眾將韓福急
退不迭關公刀起帶頭連腮斬于馬下衝散眾軍保護車
仗出關公剖帛止住箭瘡於路恐人暗算不敢久住連
夜投汜水關來把關將并州人氏姓卞名喜善使流星鎗
元是黃巾餘黨後從曹操撥來守關早有人報在先却不
說關公殺了韓福卞喜尋思一計就關前一座寺名鎮國
寺是漢明帝御前香火院董卓時廢了曹操使韓福新修
卞喜就寺中埋伏下群刀斧手二百餘人擊盞為號要害
關公卞喜離關迎接關公見喜殷勤下馬相見喜曰將

信勿心那自韓韓冀不韓言考水府開關縣
箇死疑慶張在任駿驤州是寫寫証心孫沂封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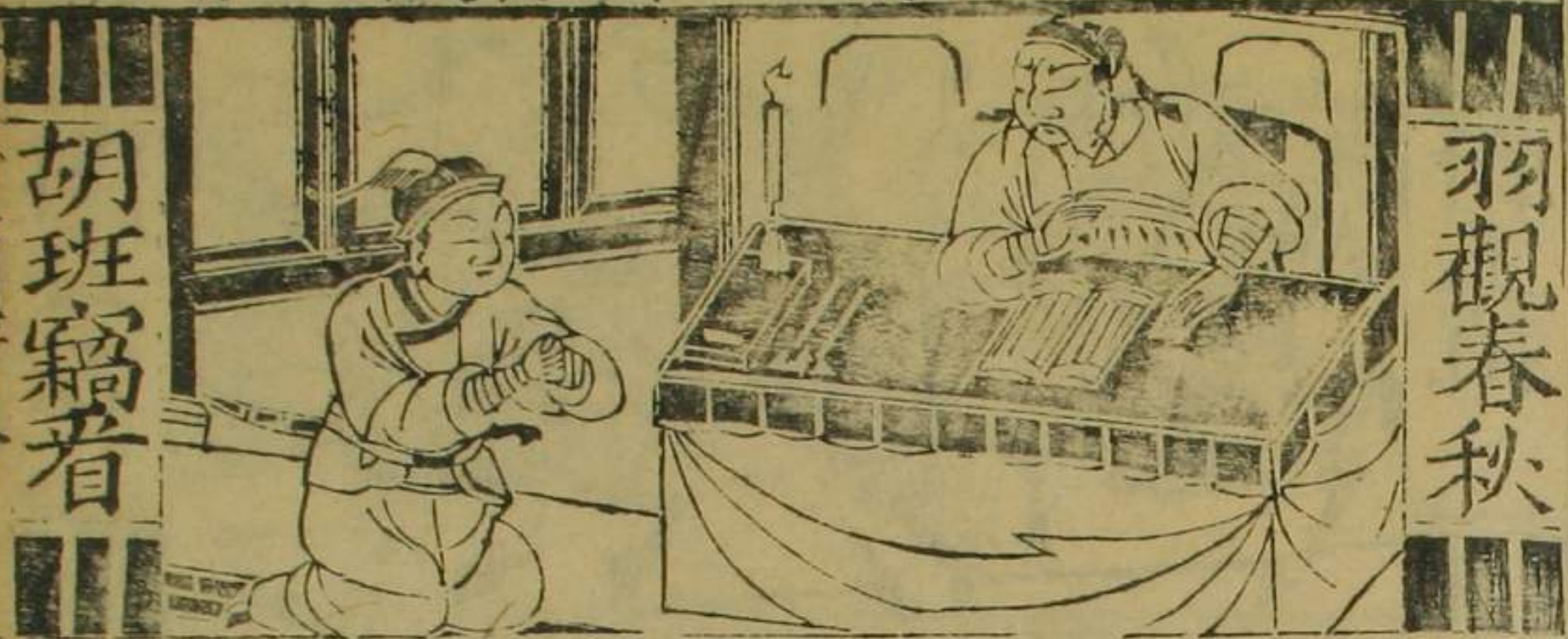


普靜長老

迎羽入寺

軍名震天下誰不仰慕今歸皇叔以全大義雲長斬孔
秀韓福事喜曰將軍殺者是也某見丞相督票此事關公
甚喜同上馬過了汜水關到鎮國寺前下馬眾僧鳴鐘出
迎本寺有僧三十餘人數內長老正是雲長同鄉法名普
靜普靜長老已知卞喜之意向前來與關公問訊公下馬
答之靜長老曰將軍離蒲東幾十年關公曰近二十餘年
矣靜曰還認得貧僧否公曰因離鄉多年不曾相識靜長
老曰貧僧與將軍家只隔一條溪卞喜見靜長老說鄉曲
故事只恐漏泄叱之曰吾欲請將軍赴宴汝僧人何多言
也雲長曰鄉人陡見鄉人安得不叙舊也長老請入方丈
會茶公曰二夫人在車上可就先獻之長老教取茶先送
夫人請公入方丈以手携挈以目顧盼公知其意喚左右
將刀近隨卞喜請于法堂筵席公見壁衣密布掣劍在手
與卞喜曰君請關某无歹意麼卞喜曰安有他故公于壁
衣中窺望見群刀斧手公大喝曰吾以汝為好人輒敢如

評王植用人之計
植定王植用人之計
植定王植用人之計
植定王植用人之計
植定王植用人之計
植定王植用人之計
植定王植用人之計
植定王植用人之計
植定王植用人之計
植定王植用人之計



胡班竊看

羽觀春秋

嫂正房歇定從者各自安歇飽喂赤兔馬并駕車馬廷公亦解甲少歇却說王植密喚從事胡班听令曰關羽背丞相而逃又於路殺太守并把關將死罪不輕此人勇猛難敵汝今晚占一千軍圍住館驛一人一個火把先燒斷外門四圍放火不問是誰盡皆燒殺今夜二更率軍吾亦自引一軍接應胡班領了言語便去點軍各人要火把一束又取乾柴引燥之物先搬于館驛門首胡班尋思我不識雲長如何模樣當往觀之胡班至驛中問驛吏曰關將軍何處答曰正廳上觀書者是也胡班往觀見之左手綽髯凭几於灯下看書班看了大驚曰真天人也語言頗高公問何人胡班入拜曰蒯陽王太守下從事胡班雲長曰莫非城外胡華之子否班曰華乃班之父也公喚從者取書付班看畢笑曰險害忠良遂入密告曰王植要害將軍今四面一千火把約二更放火某今砍開關門將軍急收拾出城雲長大驚恐慌忙請二嫂上車雲長披掛提刀上

是納糧官的
信僧
後果
有相
會處



喜于寺中

雲長斬下

此下喜知事泄大叫左右下手教人膽大者向前皆被關公砍倒下喜下堂遶廊而走公棄劍取大刀步行趕來下喜暗取鐵飛擲打公把刀背撥開趕將入去一刀砍碎腦蓋死于廊下公急出來看二嫂早有軍人遠圍住見公來皆四散奔走公皆趕散謝靜長老曰若非吾師我亦往他處去遊後會有期將軍保重後來還有相會處普靜去了關公護送車仗望蒯陽而進却說蒯陽太守王植却曲韓福是西親家比及雲長未到韓福家先使人通報了雲長比到蒯陽王植使人關口當住關吏問了姓名報王植上日出關喜笑而相迎雲長說尋兄之事植曰將軍於路驅馳夫人車上勞困暫請入于館驛中安宿一宵來日登途未遲云長見王植意甚殷勤故請二嫂入城驛庭中皆以鋪陳了當王植請赴宴云長曰尊嫂在上不敢飲酒植堅請不去酒食皆送至驛中關公見於路辛苦請二

考証
後關公
知胡班
班被王植
所殺



關公刀

斬王植

馬盡出駟庭果見軍士各執火把听候公出城門遙門已
砍開公催人伴急行城中胡班放火行不數里背後人馬
趕來當先王植大叫關羽休走公兜住馬大喝匹夫吾與
汝无冤何令人來燒我王植飛馬挺鎗來迎火光之中被
雲長一刀攔腰砍為兩段人馬皆散關公不趕自隨車行
後知胡班被王植家人所殺關公催促趨行過滑州界
首人報劉延知劉延慌忙引數十騎出迎公馬上欠伸而
言太守別來无恙劉延曰公今何往云長曰辭丞相去尋
吾兄劉延曰玄德在袁紹處袁紹乃丞相仇人如何容公
去公曰昔日曾言定來劉延曰即日黃河渡口關隘交侯
亭部下秦琪把守恐不容將軍過渡公曰太守應付船隻
若何延曰船隻雖有不敢應付關公曰前者斬顏良文醜
亦曾與足下解圍今日求一隻渡船不付何也延曰夏侯
惇將軍知必見罪公知其无用之人遂自催車仗前進秦
琪引軍出關問來者何人公曰汝壽亭侯關羽也琪曰今

評雲
長知
信



關公斬秦

琪為兩段

欲何往公曰欲投河北尋兄劉玄德去乞借渡船琪曰丞
相公文何在關公曰吾不受節制有吾見在琪曰吾奉夏
侯將軍令守把關隘你便插翅也飛不過去關公大怒曰
汝知吾於路斬攔截者么琪曰你只近得無名下將馬柰
我何關公曰汝比顏良文醜若何琪大怒縱馬提刀直取
關公兩馬相交青龍刀起秦琪落馬關公曰當吾者已死
餘者不必驚走快備船隻送我過河軍士急尋船傍岸公
請二嫂下船渡過黃河望北進發便是袁紹地面雲長所
過關隘五處斬將六員有詩為証

掛印封金辭漢相

尋兄遙望遠途還

馬騎赤兔走千里

刀偃青龍出五關

忠義慨然冲宇宙

英雄從此定江山

獨行斬將應無敵

今古留題翰墨間

關公馬上自嘆曰吾非欲沿途殺人奈事不得已也曹公
知之必懷痛恨看承我為無恩義之人也嗟咨不已正行

雲長過河北而得孫乾信兄弟會聚有期宜未整理一番江山笑矣

孫乾路見



雲長言信

之間忽見一騎自北而來大叫雲長且住關公勒馬觀之乃孫乾也公曰自汝南相別一向消息若何孫乾曰汝南劉辟龔都使某往河北結好袁紹請玄德同謀曹操之計不想河北眾謀士自相妬忌田豐尚囚獄中祖受黜退不用審配郭圖等各自奪權袁紹多疑主持不定知雲長欲回必然陷害某與劉皇叔商議欲先求脫身之計今皇叔已往汝南會合劉辟去三日了想雲長不知落在勾中故遣某於路相迎將軍天幸於此接見將軍可就往汝南與皇叔相會雲長交孫乾拜二夫人問其動靜皆掩面垂泣不投河北去遂取汝南來正行之間背後塵埃起處一彪人馬趕來當先夏侯惇大叫關羽休走畢竟如何

關雲長搗鼓斬蔡陽

第五十二回

夏侯惇趕來畧有三百餘騎雲長令孫乾保車仗一面行遂勒回馬按住刀曰汝來趕吾有失丞相大度夏侯惇曰丞相又無明文汝于路殺人又斬吾部將吾特來擒汝早

評曹公遣將曹公遣三使送文書來又命張遼放行固寬

夏侯惇與



關羽大戰

下馬受縛雲長曰吾未降時曾說應有殺戮不須稟覆於路守關生事攔截吾皆斬之惇曰吾欲為秦琪報仇躍馬挺鎗欲出背後一騎飛到大叫不可與關將軍交戰公亦按轡不動來使懷中取出公文於馬上大叫曰丞相怜愛關將軍忠義恐于路關上攔截故遣某特將文書通行諸處也惇曰關羽於路殺把關將丞相知否來使曰未知惇曰活擒將去見丞相自放他關羽大怒曰吾與汝非大丈夫也拍馬輪刀直取夏侯惇挺鎗去迎兩馬相交約戰二十餘合又一騎飛至大叫曰二將軍罷戰各自分開夏侯惇問曰汝來何故使者曰曹丞相恐于路阻當關將軍特來告報惇曰丞相知於路殺把關將否使曰未知也惇曰如此不可放去兩將又戰到十餘合又一騎至大叫曰非也丞相三使誠恐路上人當關將軍故送公文交行惇曰既未知於路殺人必當擒下指揮手下馬軍圍之圍

情而實與公之忠勇以服其心者也

關羽孫乾



保車而行

住休交走脫背後軍馬又來關公無半分懼怯若雷
大鳴欲衝陣前夏侯惇挺鎗來迎陣後一人飛馬而來大
呼兀讓雲長休得爭強衆皆視之乃張遼也二人各勒住
馬張遼曰奉丞相公文為雲長斬了孔秀恐于路有阻特
差我來交於路關隘任便送行夏侯惇曰秦琪是蔡陽外
甥蔡陽我薦見丞相他分付在我處今無罪斬之於理恐
有未然遼曰我見蔡陽自有分解丞相教雲長去不可
廢寬洪之意惇交軍馬退去後人有詩贊曹相云
為愛英雄越古今 三番迫使意何深
應非孟德施奸狡 正是軍籠天下心

評關公寓兩關寓郭常借宿此是得周倉之本

羽乾投宿



庄主出迎

沱行裝盡望遙望山莊邊一所庄院關羽先往借宿庄主
出迎羽言來意了庄主曰某姓郭名常世居於此久聞大
名幸得瞻拜遂宰羊置酒相待請二夫人于後堂暫歇郭
常與關羽孫乾三人於草堂飲酒一面烘焙行李一面喂
養馬足黃昏左側一後生引數人入庄逕透草堂郭常喚
曰吾兒來拜關將軍羽問之常曰此愚男也羽問何來答
曰射獵方回常流涕曰老夫世本儒流務農以為生計止
有此子不習儒業專務遊獵為樂是家門之大不幸也羽
曰方今亂世若使棄文就武善熟方馬亦可以取功名何
不幸也常曰若使肯習武藝亦是善事此子專務遊蕩無
所不為羽亦嘆息久之郭常相陪至更深各思止宿郭常
辭去關羽與孫乾曰此老如此之賢此子如此之愚何天
意之不齊也方欲就寢忽聞後院馬嘶人鬧羽提刀往視
之見郭常之子跌倒在地從者與庄客相打羽急問之從
者曰此人來將赤兔馬牽出欲備鞍被馬一脚打倒方知

評公 感郭 常 郭常 之子 偷雲 長之 馬雲 長捉 獲感 其父 之重 敬而 不忍 殺之 此常 之夫 妻所 以拜

雲長不殺



郭常之子

其事我特趕起奪馬庄客盡來強奪因此相打孫乾勸閉羽殺之羽責之曰吾獨行天下全仗此馬汝欲盜之是絕我去路矣却待殺之郭常奔至告曰不肖之子為此逆事罪合於死奈老妻素愛此子若殺之老妻必憂悶死矣乞望將軍仁慈寬恕幸甚關羽平生是仗仁義之人思之老人先曾實生故釋之而不殺坐而待旦平明收拾行裝郭常夫婦拜於堂前謝罪辱子冒瀆威顏深感將軍不殺之恩羽令喚出吾以善言慰之常曰辱子四更時分又引四個無徒不知何處去了乃前生之冤孽也羽謝郭常遂請二嫂上車羽與孫乾離庄並馬取山路而行不到三十里山背後兩馬略有一百餘人隨來為首者頭裹黃巾身穿戰袍後面者乃郭常之子也攔住去路為首者大叫曰吾乃天公將軍張用大方裴元超也來者快留下赤馬放你過去關羽大笑曰狂猾匹夫汝從張用為盜還知劉備兄弟三人名字以為首者曰我只聞有個赤面長髯有姓

謝不

周倉跪



見關羽

關字雲長不識其面汝何人也羽乃解開鬚視之其人滾鞍下馬腦揪郭常之子拜獻於馬前羽問姓名裴元超曰某自張用死後一向無主稍聚山林權於此處藏伏今早這廝報道有一客人騎一疋千里馬在我在上投宿故六某來強奪却是將軍可殺此人明正其罪關羽曰吾看郭常相敬甚重不忍殺之就馬前放回抱頭鼠竄而去雲長曰汝不識吾何以知我名字元超曰離此二十餘里地名新坡有一卧牛山之上有一関此人姓周名倉兩臂有千斤之力拔筋虬髮形容甚醜元是黃巾張宝部下為將後因寶死哨聚於山林多曾與其說將軍盛名恨無門相見雲長嘆曰山林之中亦有信義之士為盜耳今後可去從正勿陷此身裴元超拜謝却欲分別遙望一彪人馬來到元超曰此必周倉也立馬候之果是周倉一見雲長下馬俯伏於道傍雲長請起曰壯士何處曾識某倉曰舊有黃巾張宝曾識尊顏恨失身於賊寇之內不得相隨今

釋義 新版 地名 也 虬音 末

評公 得周 倉 引軍 拜見 關公 而白 願不 捨非 公素 有威 名

收留周倉



羽票二嫂

日天賜機會得拜於此將軍不棄收留周倉為軍前一小卒早脫執鞭墜撻死亦甘心雲長曰汝願隨吾汝手下之人伴若何周倉曰听其自便願隨者隨之遂問一声原皆隨順雲長遂下馬于車前問二嫂其夫人曰叔自離許昌于路獨行至此歷過多少艱辛未嘗要軍馬相隨前者廖化叔尚卻之今次又容為盜者相從恐致人議論曰非是寡情奈二夫人未允汝守且于此寧奈待吾尋見兄長必來相招也周倉頓首而告曰周倉乃一粗鹵匹夫失身為盜今遇將軍如重見天日似此等英雄挫過別無門路也如將軍不容不欲眾隨都令跟裝元超去某步行跟將軍雖千里不辭也雲長以此言告二嫂其夫人曰一二人相隨又且何妨雲長令周倉撥人伴隨裝元超元超曰哥跟將軍去弟亦願隨周倉曰汝若去時人伴皆散汝可權時部領若我但跟將軍有住扎處便來取你裝

屬之

孫乾入城



報知翼德

評飛 羽 張飛

元超快相別周倉跟雲長望汝南進發行了數日將至界口正行之間進望相近山城問土居人此何處也土人答曰此是古城數日前有一將軍姓張名飛引數十騎到此將縣官趕退別處去了此人在古城中招軍買馬積草屯糧聚四五百人到處無人敢當關羽喜曰自徐州失散今已半年誰想兄弟在此先令孫乾入城報知交接嫂却說張飛自芒碭山中飄蕩落草待投河北去路徑過古城入縣借糧縣官不肯就殺入去奪了縣治縣官皆道張飛就此安身忽見孫乾便問其故乾說劉皇叔離了袁紹投汝南劉辟處會合軍馬今關將軍送二嫂離了許昌尋覓到此請將軍出郭迎接張飛听罷也不回言隨即披掛綽丈八蛇矛飛身上馬引一千餘人逕出北門雲長望見翼德到來若雷刀付周倉把了拍馬來迎張飛睜圓環眼倒豎虎鬚聲如雷吼揮矛望雲長便搠雲長大驚慌隔過鎗便叫兄弟如何忘了桃園結義飛喝曰你無義

見雲長而欲以鎗殺之蓋羽之降曹而來擒已也

張飛挺矛



欲殺雲長

之人有何面目相見雲長曰我如何無義飛曰你順了曹操今為壽亭侯自享富貴又來賺我我與你併个你死我活雲長曰你元來也不知難說許多見送着嫂在此你自請問其糜二夫人所得揭車帷呼曰翼德叔何故如此飛曰嫂之休怪我先殺無義的人請嫂入城其夫人曰雲長叔並不知你待下落不得已而降漢不降曹今知哥在袁紹軍中故千里獨行送我至此你休錯見了張飛曰大丈夫在世豈有爭二主之理嫂之休被他瞞過了其夫人曰在下邳時出於無奈飛曰寧死而不辱你既降曹有何面目相見雲長曰兄弟休屈了我心孫乾曰特來尋將軍張飛喝曰你也胡說他那里有好心必是來捉我雲長曰我來捉你須要帶軍馬來飛把手一指兀的不是軍來也雲長回頭果見塵埃起處一彪人馬來到上面風吹動曹操軍馬旗號張飛大怒曰尚敢誘吾一條丈八蛇矛搠來雲長止住曰兄弟且住看斬來將以表我真心曹

釋義 旗名 旗為名 旗也 認姓也

羽斬蔡陽



死於馬下

兵擺開蔡陽提刀疋馬立千門旗之下猛見雲長大喝曰汝殺吾外甥奉瑛元來却在這里奉曹丞相鈞命特來捉你捉住你我便為壽亭侯叫搥搥之總拿動雲長早騰到面前一声鼓震刀起處蔡陽頭已落地有詩為証
將軍氣槩與天平 匹馬單刀獨自行
千里尋兄恩義重 五關斬將鬼神驚
鼓声响處人頭落 旗影開時血刃橫
堪笑蔡陽無計算 山鷄要與鳳凰爭
又詩曰
千古令人咲蔡陽 提刀幾欲戰雲長
古城偶遇交鋒處 盡鼓才搗一命亡
衆軍便走雲長趕上活揪馬上拿蔡陽認旗的過來問取消息拿認旗軍告說蔡陽知道將軍斬了他外甥心中忿怒要來河北與將軍交戰報仇丞相不肯故差他汝南來攻劉辟不想這裡撞着將軍雲長交去張飛馬前告說實

評雲長接兄雲長令張飛固守



張飛迎二

嫂入古城

事張飛問雲長在許昌行止那人從頭至尾說了一遍張飛方才信其真實却欲下馬于二嫂前施禮城中又報城南門外十數騎來尋甚緊不知何人飛心中大疑便引兵轉城來迎畢竟是誰

劉玄德古城聚義

張飛看時果見十數騎而來見了張飛滾鞍下馬視之乃糜竺糜芳也張飛亦下馬問之竺曰自從徐州失散吾兄弟二人逃難回鄉使人遠近打听知雲長降了曹操主公在於河北並不知將軍在此昨者道上遇見一夥客人言稱有个姓張的將軍如此模樣見今據守古城吾兄弟思量必是將軍故來尋訪張飛曰雲長兄送二嫂今日方至此孫乾亦已知哥之下落糜竺大喜飛遂迎請二嫂入進城眾人解甲請二夫人坐定皆哭拜於階下二夫人感傷不已張飛却才備問仔細其夫人說雲長前後經過之事張飛遂下拜雲長飛等各言其事乃宰羊殺猪為宴雲長

城河北河元接文德又袁紹之仇周令倉取軍馬接應自此大勢日長矣



關羽孫乾

往尋玄德

曰兄長未至甚酒食可充肺腑也孫乾曰此去汝南不遠明日共往尋之當日權且將息次日雲長孫乾二人分付眾人皆在古城等候二人引十數騎從者逕奔汝南而來劉辟龔都接着便問皇叔下落劉辟曰皇叔到此住了已日為見軍馬缺少再回河北袁紹處商議三日前去了雲長悒悒憂悶孫乾曰將軍休憂只做某一番馳驅再往袁紹處走一遭報知皇叔同到古城便了雲長辭了劉辟龔都還古城與張飛說知此事飛欲自往雲長曰有此一城便是我苟安身之所未可輕棄我與孫乾同去取兄汝可牢守古城飛曰汝斬他顏良文丑如何去得雲長曰汝但放心我見机而變收拾二十餘騎隨行雲長喚周倉曰卧牛山裴元超處共有多少人馬倉曰人有五百餘馬有四五十疋雲長曰我尋抄近路去取兄長你可去卧牛山招此一路人馬於大路來接切勿有誤周倉欣然上馬而去雲長孫乾投冀州來至界首孫乾曰將軍只在此間尋个

評間 雍定 計 簡雍 教玄 德車 結劉 表以 為脫 身之 計也

孫乾劉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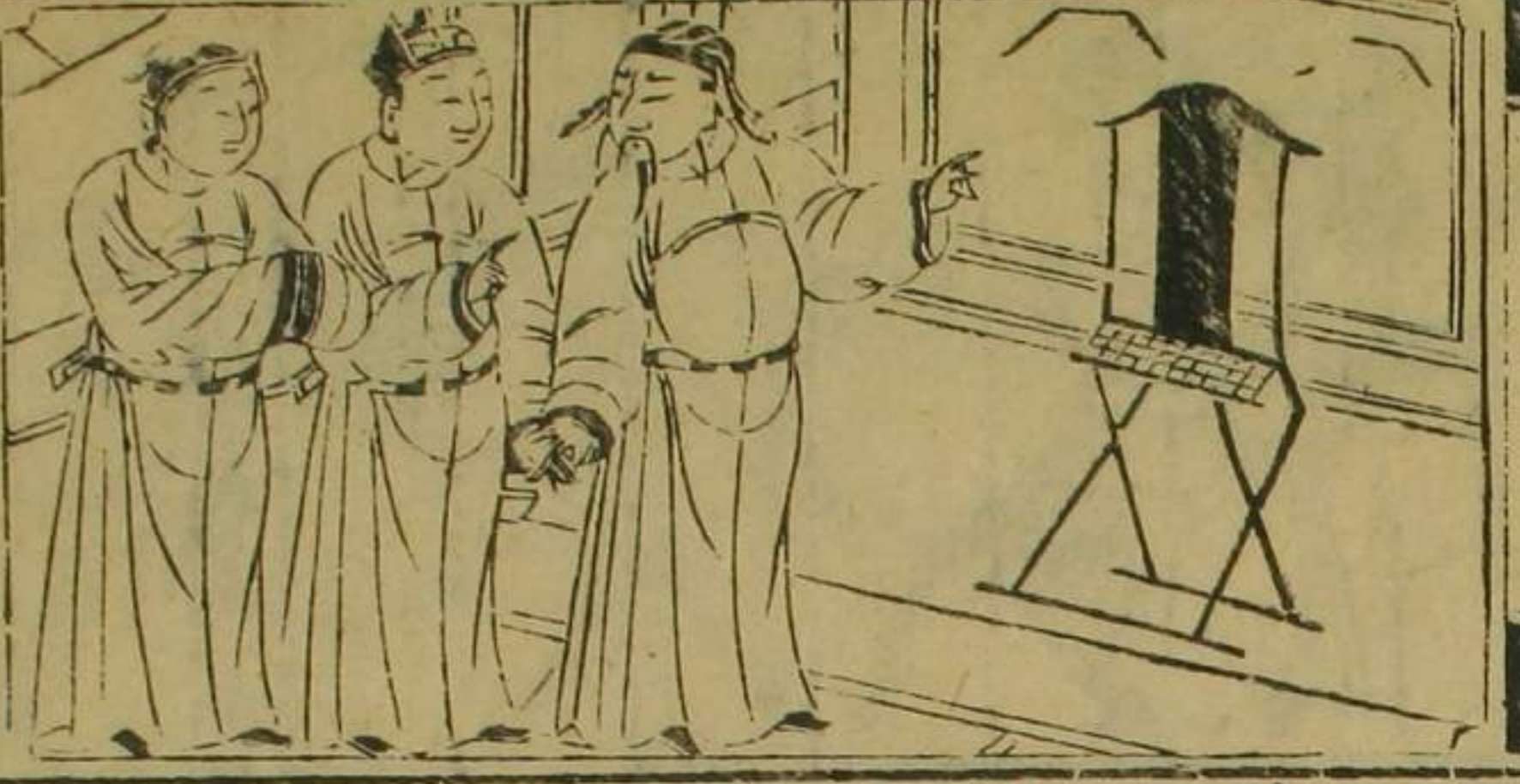


簡雍議事

去處歇泊某自入城見皇叔報知便求脫身之計雲長於道左見一村庄同往覓宿庄上一人出迎雲長實姓口知庄主曰某亦姓關名定父聞將軍大名今得瞻拜如撥雲霧見青天隨喚二子出拜長曰關寧李譜書次子關平李武藝關定留雲長在庄人伴盡藏于家孫乾疋馬逕來冀州入見玄德把上項事說知玄德曰簡雍不在此間可暗請來密室商議簡雍到孫乾相見共議脫身之術雍曰主公明日見袁紹可請親往荆州結連劉表共破曹操王公乘此而去可也雍亦自有脫身之計商議定次日玄德入見袁紹曰劉景升鎮荆襄九郡兵精糧足可以結為唇齒共破曹操紹曰吾已遣人往結好了此人未肯相從玄德曰此人是備同宗之兄備往說之必無阻矣紹曰若得劉表勝劉辟多矣遂交玄德行紹又曰近有人說汝兄弟關雲長已離曹操必來尋汝吾欲殺之以雪顏良文丑之恨耳玄德曰顏良文丑比之二鹿矣關羽乃一虎也若失二鹿

評羽 得關 平 君臣 相會 于闕 完家 而玄 德親 求定 子與 公為 嗣則 羽又 添一

玄德雲



長相見

得一虎足可以拒曹操何故欲殺之紹笑曰吾實愛之故戲言耳玄德出簡雍曰劉玄德此去必不回矣紹曰當如之何雍曰某愿同行一以同說劉表二以監住劉備紹曰甚妙玄德先交孫乾行次日來辭袁紹曰恐汝隻力難成吾使簡雍相輔同往玄德與簡雍同辭袁紹上馬出城郭面入見紹曰劉備前者去說劉表未見其功今又與簡雍去說劉表此行必不還矣紹曰汝勿多疑簡雍自有見識也郭面吁嗟而出玄德簡雍二人行出界口孫乾接着共至闕定家關羽迎門接拜執手啼哭不已闕定令二子拜於草堂之前玄德問其家雲長曰此人與弟同姓欲令次子跟弟同去玄德曰幾歲矣闕定曰次子關平年十八歲矣玄德曰既老丈有心令子跟雲長吾弟又無子嗣某愿求令即與雲長為子若何闕定曰若蒙主盟願听尊命玄德致謝闕平自此拜雲長為父玄德恐袁紹追之急收拾起行去闕定送了一程雲長交取路投卧牛山來正行

吳牙

評子倫
龍得子
備過
卧牛
山又
得龍
子龍
玄德
之興
自此
此矣

趙雲下馬



拜迎玄德

之間忽見周倉引數十帶傷軍而來，雲長引見玄德，忙問其故。周倉曰：「自到卧牛山，誰想有一將軍騎馬而來，和裴元超交鋒，只一合拗死裴元超，盡數招降了，占住山寨。周倉到彼招誘人伴，止有這幾個過來，餘者俱怕不敢擅離。某親自與他交戰，被他連贏數次，身被三鎗，因此逕來專待主公。玄德問曰：「此人模樣如何？」姓甚名誰？倉曰：「極是雄壯，不知姓名。雲長提刀躍馬前去，玄德在後逕投卧牛山下。玄德揮鞭出馬，大叫曰：「來者莫非子龍否？」那員將滾鞍下馬，拜於道傍。玄德等一齊下馬迎之，乃常山真定人也。姓趙名雲，字子龍。玄德問其所從來，雲曰：「自離主公，不孫瑛不從諫，以致喪敗，放火自焚，素紹累次招諭，雲不想紹非成立之人，棄而遠投北方。後知主公在袁紹處欲來相投，又恐袁紹見怪，四海無家，無容身之地，因從此過裴元超下山奪馬，某殺之，借此安身。今知張翼德在古城，又欲投之，恐非真實。今天幸得遇主公，正應昨夜之佳夢也。」玄德大喜，盡訴從前之事。趙雲隨玄德去，玄德曰：「吾一見子龍，便有留戀不舍之情，誰想今日相會。」雲曰：「雲奔走四方，尋主事之今，隨皇叔大稱平生，雖肝腦塗地，無少恨矣。當日即燒毀山寨，部領人眾，盡隨玄德前赴古城。張飛糜竺糜芳出郭迎入，各相拜訴。二夫人出言，雲長之德，玄德感嘆無盡，乃殺牛宰馬，大作聚義筵會，先祭天地，遍勞諸軍，眾皆歡悅。文武仍舊相聚，又添子龍，玄德歡喜不勝，連飲數日，以慶再見之喜。後人有詩曰：

欲投之恐非真實，今天幸得遇主公，正應昨夜之佳夢也。
玄德大喜，盡訴從前之事。趙雲隨玄德去，玄德曰：「吾一見子龍，便有留戀不舍之情，誰想今日相會。」雲曰：「雲奔走四方，尋主事之今，隨皇叔大稱平生，雖肝腦塗地，無少恨矣。當日即燒毀山寨，部領人眾，盡隨玄德前赴古城。張飛糜竺糜芳出郭迎入，各相拜訴。二夫人出言，雲長之德，玄德感嘆無盡，乃殺牛宰馬，大作聚義筵會，先祭天地，遍勞諸軍，眾皆歡悅。文武仍舊相聚，又添子龍，玄德歡喜不勝，連飲數日，以慶再見之喜。後人有詩曰：

當時手足似瓜分，信斷音稀杳不聞。
今日古城重聚處，正如龍虎會風雲。

又詩曰

玄德關張離散後，古城天遣再相逢。
從來良相隨明主，又得常山趙子龍。
周倉馬步軍校四五百人，玄德議棄古城去守汝南，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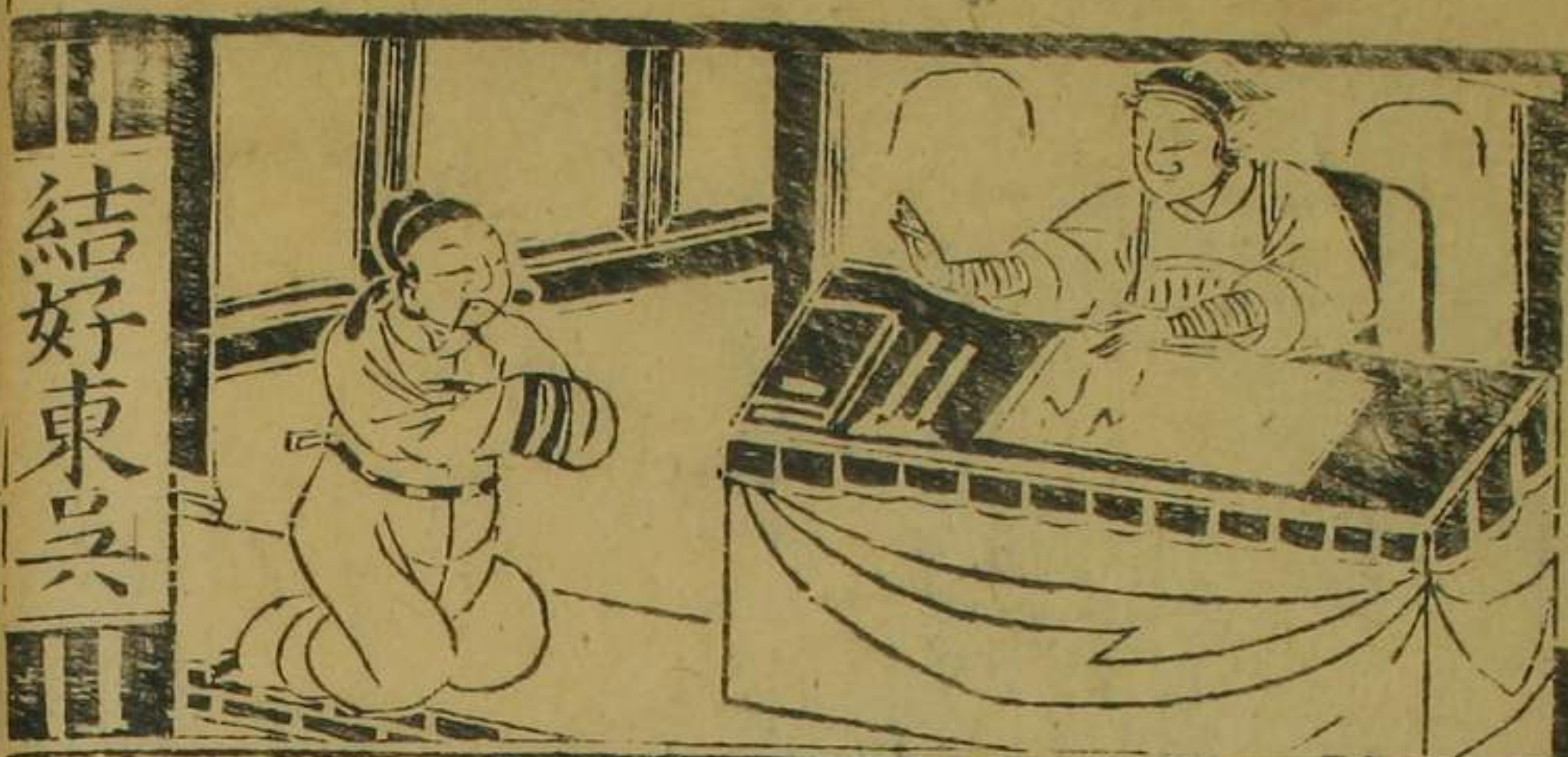
評古城大會
會城大會
一今分於
分今分於
一今分於
一今分於
一今分於



城會玄德

一夫人古

袁紹修書



結好東吳

劉辟龔都遣人相請玄德遂引軍前住汝南屯扎招軍買馬漸自崢嶸却說袁紹見玄德不四大怒欲引兵伐之郭備諫不可劉備乃疥癬之疾耳曹操乃是對敵不可不先除也劉表不足為強江東孫伯符威鎮三江地連六郡謀士有周瑜張昭之輩武將有程普黃蓋之流糧積五七年甲兵數十萬可遣人相結好之共破曹操南北相攻唾手可得紹從其議那時修書遣陳震為使來會孫策會兵共破曹操還是如何

孫策怒斬干神仙

第五十四回

先說孫策自霸江東兵精糧足因建安四年為襲取庐江後復數郡破黃祖敗劉勳豫章太守華子勳華歆降聲勢大振張紘請許都上表云臣討黃祖以十二月八日到祖所屯沙羨縣劉表遣將助祖並來趨臣以十一日平旦部領江夏太守行建威中郎將周瑜領桂陽太守行征虜將軍呂範領零陵

孫策遣使



賈表上聞

太守行蕩寇中郎將程普行奉業校尉韓當行武鋒校尉黃蓋同時俱進躍馬臨陣手擊急鼓以齊陣勢吏士奮激踴躍百倍心精意果務競用命越渡重壘迅疾若飛火放上風兵激烟下弓弩並發流矢雨集日加辰時祖乃潰漫鋒刃所截斂火所焚前無生寇惟祖逃出獲其妻妾男女七人斬虎即韓稀以下二千餘級其赴水溺死者一萬餘人獲船大小六千餘艘財物山積雖劉表未擒祖夙狡猾為表腹心出作爪牙表之鴟張以祖氣息而祖家屬部曲掃地無餘矣表為孤注之虜滅為鬼尸陛下聖神文武威振天下臣待罪戰慄謹表奏聞伏望天監此表乃破黃祖後來不必重說

曹操知孫策強盛乃嘆曰獅兒誰與爭鋒也遂以曹仁之女配嫁孫策小兄弟孫由是結親留張紘在許昌孫策此時欲為大司馬曹操不許策其恨之常有襲許昌之心吳郡太守許貢暗遣使上表與漢帝表云孫策驍勇典項

評許 貢被 誅 許貢 不密 竟至 殺身 可為 後戒



許貢家人

槍搦孫策

籍相似，宜加責寵，可召還京。若被詔不得，不還。若放於外，必作後患。當速制之。貢使渡江，被把江守將所獲，解赴孫策。觀表大怒，請貢說話。責之曰：汝欲送吾於死地，何也？貢辭無此意。孫策將出表示之。貢無言。可對策令武士絞殺之。貢家盡皆逃散。有奴客三人，要與許貢報仇恨。無其便。孫策專好射獵。一日引軍會獵於丹崖之西山中。趕起群鹿，各爭追射。策所騎五花馬，走似飛，走山中如登平地。正趕之間，道傍見三人持鎗帶弓，立于竹篠之內。策勒馬問之曰：汝等何人？答曰：乃韓當軍士也。在此射鹿。策方牽繩而行，一人撚鎗望策左腿，便搦策大喝一聲：掣所佩之劍，就馬上砍去。劍鋒忽墜，止存劍靶在手內。一人拈弓搭箭，射中孫策面前。策就拔下箭，掣空雕弓，四射放箭。之人應絃而倒。二人牽鎗向孫策身亂搦，大叫曰：我等是許貢家客，特來與主人報仇。策別无器械，馬上以弓打之。二人死戰不退。策身被數鎗，馬亦帶傷。正危急中，程普引

以謀 而恨 策則 策亦 江東 之雄 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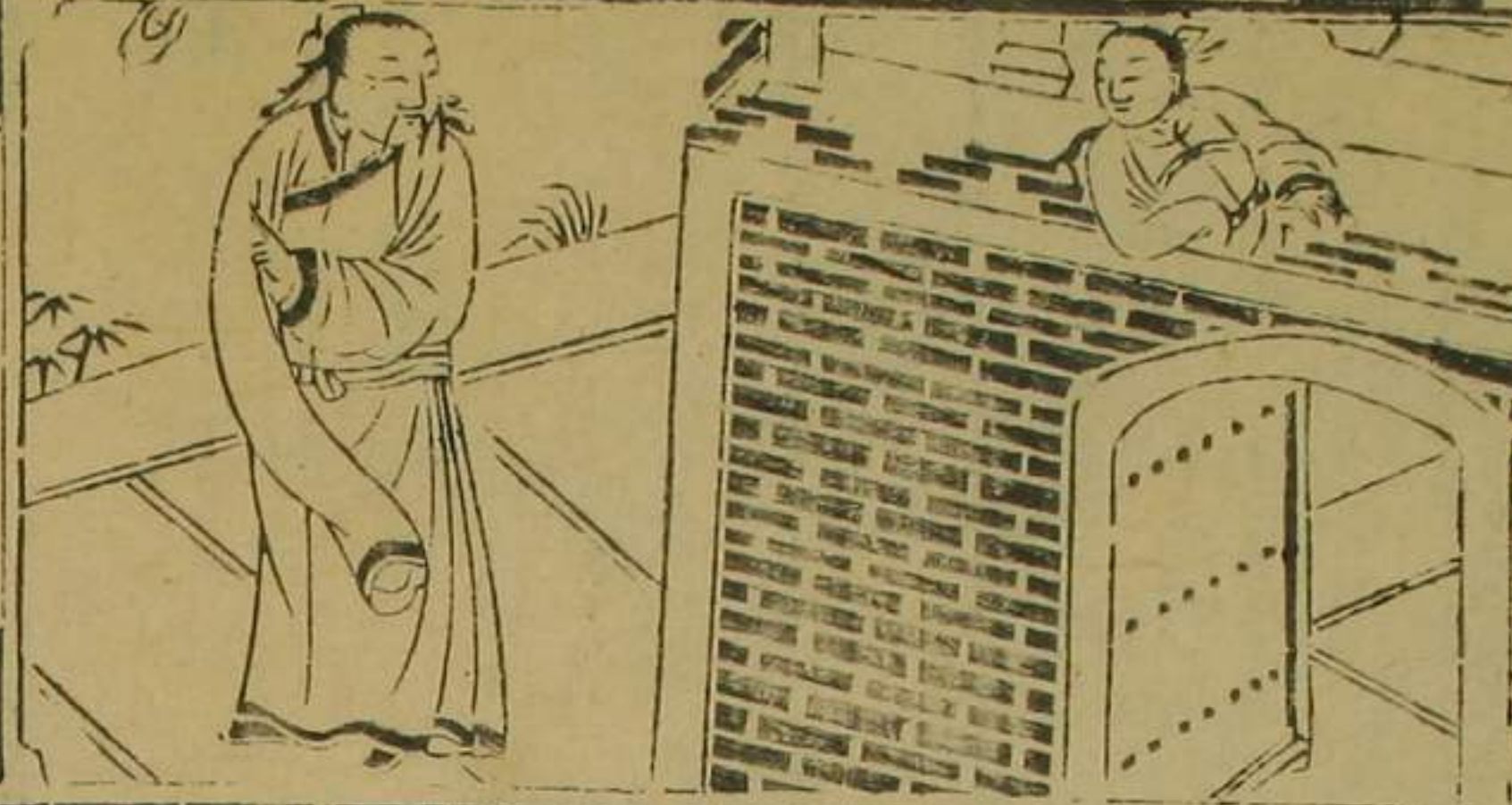
孫策養病

於吳會

數騎至，將許貢客三人，砍為肉泥。看孫策時，血流滿面，此傷至重。以呂勒之，救回吳會養病。靜軒詩云：孫郎智勇冠江湄，射獵坡心受困危。殺身豫讓未為奇，許客三人能死戰。尋華佗時，已往中原去了。止有徒弟在吳，命以治療。敷貼藥餌，訖醫者言曰：箭頭帶藥毒已入骨，可將息一百日，勿得妄動，以怒氣衝激，其瘡難治。孫策為人平生性急，恨不得三日无事。將息到二十餘日，忽聞許昌有人來，策喚而問之。來人曰：操每恨主公，常嘆曰：獅兒難與爭鋒。策笑曰：操帳下謀士，還皆惧吾否？來人曰：惟有郭嘉不伏。主公策應聲問曰：嘉曾有何說？來人不敢言。策怒欲殺之。來人只得從實告曰：郭嘉對曹操言曰：孫策不足惧也。雖有百万之衆，安敢橫行中原。性急少謀，乃匹夫之勇耳。倘有一刺客起，便為強暴之虜耳。他日必死於小人之手。策大怒曰：匹夫安敢料吾射吾者，必曹操之謀也。吾誓取許昌以迎

孫策 按一 云干 志 吉即 坤人 精苦 修道 忽得 痼疾 晨夕 告天 誠感 老君 令仙 翁授

孫策令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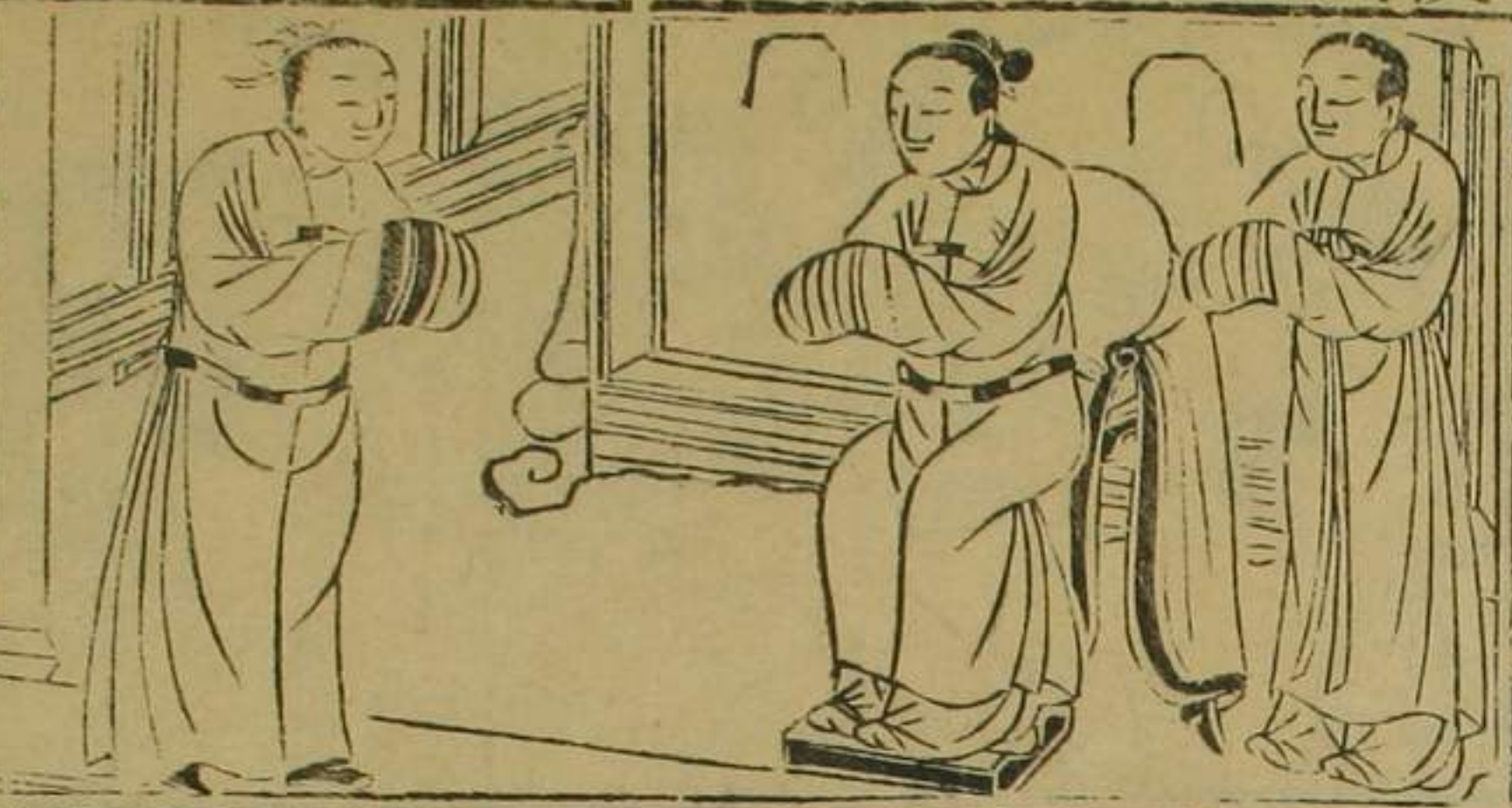


千古上樓

漢帝不待瘡可便出議事張昭諫曰醫者說主公百日休動何故以一時之忿自苦千金之軀也策曰匹夫料吾實難容誓取中原以彰英雄昭曰待主公瘡可而議之未為晚矣時值素紹使命陳震至言欲結外應南北攻曹共分天下策心甚喜於城門樓上會集諸將管待陳震正飲酒間忽見眾將下樓耳語紛然策怪而問之左右答曰干神仙千古從樓下過諸將皆往拜之策起身凭欄望之見一道人身長八尺鬚髮蒼白而似桃花穿飛雪鶴氅袍執過頭策杖立於當道上過孫策部下諸將下至城中男女皆焚香伏道而拜之策大怒曰此妖人也此吾擒來左右皆曰此人寓居東方往來吳会有道院在城外每夜靜坐日則焚香講道普施符水救人万病无不應驗當世呼為神仙是江東之福神也當致敬之策怒曰汝等敢違吾軍令策欲掣劍左右不得已下來推千古上樓策叱之曰你怎敢扇惑軍心耶千古對曰貧道瑯琊人也自先朝曾採

經曰 非但 愈疾 當得 長生 化行 天下 吉得 之疾 逐除 凡消 疾治 疾無 不驗 者後 老君 屢降 親授 其語 孫策

吳夫人勸



策放千古

藥山中得神書於曲陽瀑布泉上皆白表朱書號曰太平清領凡百餘卷皆治人疾病方術名之曰祀田書禁科疑十一三科有貧道得之惟務代天宣化普救世人未嘗取毫釐之物安得扇惑明公之軍心耶策曰汝毫釐不取于人衣食從何而得汝即黃巾賊張角之徒今若不誅必為國患叱左右斬之張昭諫曰干道人在江東數十年並無過失不可殺之恐失民望策曰此等山野村夫吾試寶劍何妨眾官皆諫策恨未銷命枷鎖下獄禁之眾官散後皆令妻女入告吳國太夫人夫人喚策入堂言曰我聞汝將干先生下獄此人多曾勸軍招福醫護將士不可殺之策曰此乃妖妄之人能以幻術惑眾之心遂使諸將不復相顧君臣之禮盡皆下樓拜之掌宿者呵禁不能止此等典張角無異不可不除也吳夫人再三勸之策曰愿母親勿听女流之言兒自有區處策急出喚獄吏取千古出來獄吏盡皆敬仰在牢中盡去枷鎖事之如父母策使人窺之旋

即孫策不信一事觀之其人何為



孫策得病

臥於房中

房昏迷不省母吳夫人來視疾須臾救醒說于吉之事母曰吾兒屈殺神仙以致招禍策笑曰吾自十六七跟父出征殺人如麻賢愚不知多少何曾有為禍之理今殺妖人以經大禍何足惧哉母曰因汝不信以致如此可作好事以讓之策曰吾命在天妖人豈能為禍也母親勸之不省自令左右暗修善事以讓之是夜二更策卧于房內忽然陰風將灯滅而復明灯鼎之下見于吉立于床前策於床頭拔劍即砍之鏗然有声策大喝曰吾平生誓誅妖妄以清天下汝為陰鬼何敢近吾忽然不見其母聞之轉生煩惱策乃扶病強行以寬母心母見孫策日漸黃瘦轉求修設大齋醮以讓策過聞之乃見母曰兒自幼從父縱橫四方未嘗見父敬何鬼神母親何故諂佞以事之母曰非也凡人主天地之間誰不有死但分清濁耳稟其清英魂不散升天為神稟其濁齒魂不散入地為鬼圣人尚云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又云禱尔于上下神祇神鬼之事不可

策往觀中



又見于吉

不信汝屈壞神仙豈無報應吾已令人設醮於郡之玉清觀內汝可親往謝罪自然安矣策不敢違母之命遂上轎至觀道士出迎策心不喜勉強而入觀內道士請策行香策焚香而下拜忽香烟起不散結成華蓋上立于吉策怒急離殿宇下廊廡行不數步又見于吉立于前面孫策拔從人所佩劍殺之一人着刃而倒眾視之乃前日下手殺于吉者劍入于腦也竅內迸流鮮血而死策乃令出埋之比及出觀于吉又當於觀門之前眾俱不見惟孫策見之策曰此即妖人之所也坐于觀前隨呼武士五百人折毀其觀武士上屋揭瓦皆墜于地孫策獨見屋上見于吉用手推之策轉怒令武士一齊放火烧毀觀宇火光中見于吉飛磚瓦擲之策急歸府又見于吉在府前策乃不歸府第點起三萬軍馬於城外屯扎野寨夜宿中軍帳令武士各執長鎗大斧透帳而立是夜獨見于吉披髮而來策於帳前叱喝過晚如狂若醉次日急歸府內城門之上

孫策
臨終
囑
事
無
固
而
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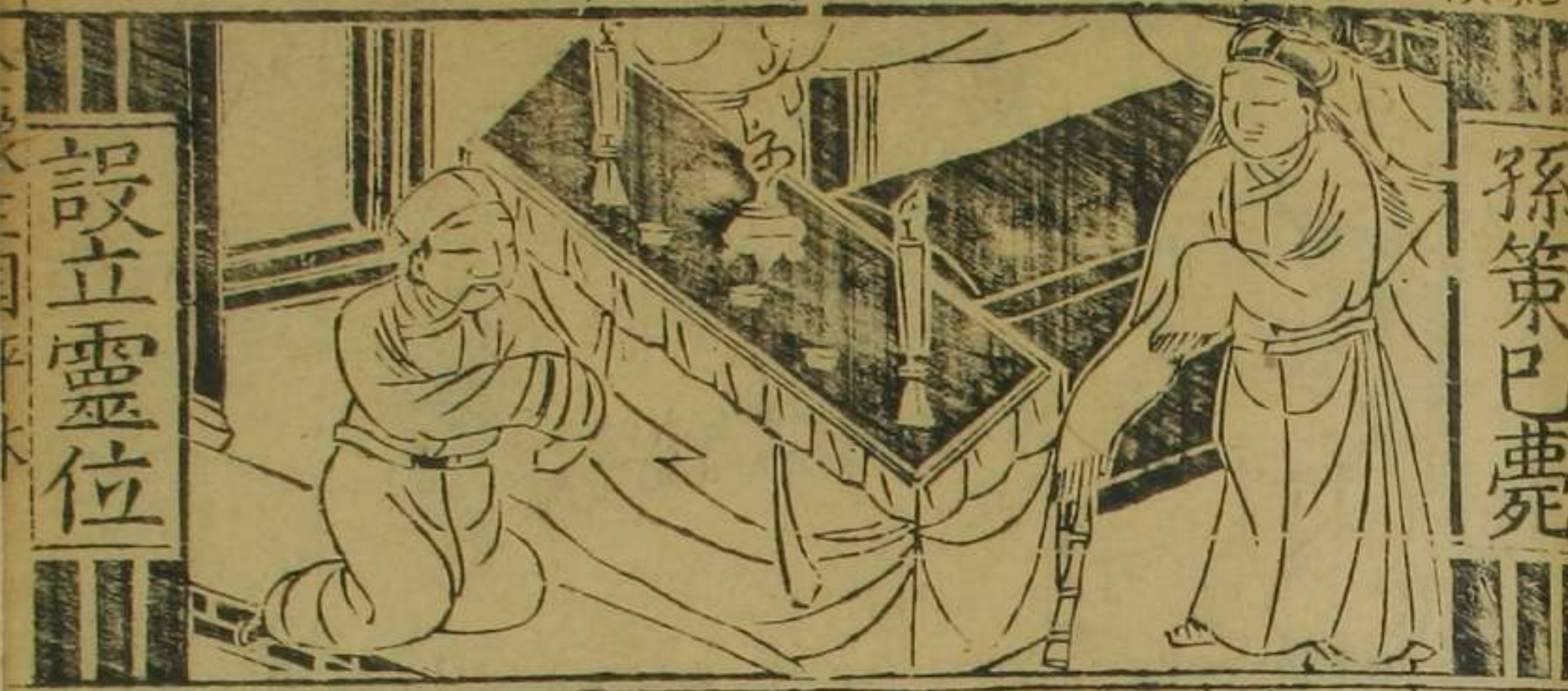


孫策將薨

囑付孫權

又見于吉策不顧而歸府母親見從者盡曰其事哭不能已。是夜策見于吉數十番眼不能合。比及天明母親至見策瘦弱。母曰：兒形容全換矣。策交取鏡照之，見形容自竟失驚。而顧左右曰：面色如此，當可復建功立事乎？忽見于吉立於鏡中，撲鏡大叫一聲，金瘡迸裂，昏絕於地。母交扶入卧房內，須臾策醒，見金瘡粉碎，乃嘆曰：吾不能復生矣。隨即請張昭等諸將皆入。策囑付曰：中國方亂，夫以吳越之眾，三國之固，足以規成敗。公等善相吾弟，乃取印綬喚弟孫權來，卧榻邊曰：若幸江東之眾，決机於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幸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汝宜想父兄勦業之艱難，勿輕易也。權拜受印綬。策與母曰：不孝男天命已盡，不能以奉慈母，今將印綬付兄弟，望母親朝夕訓之，父兄舊人慎勿輕忽。母乃痛哭曰：恐汝弟年幼不能立事，當復何如？策曰：吾弟勝我十倍，江東必然無失，但內事不決，可問張昭，外事不決，可問周郎。恨

吾死
後汝
等一
所權
孫權
此尤
有知
人之
明固
宜其
后嗣
之虎
視江
東也



孫策已薨

設立靈位

周郎不在左右，不游相托付也。喚諸弟曰：吾死之後，汝等一聽於孫權所使宗族中有異心者，眾皆斬之，骨肉為泥，不得入祖墳。廷瑛妻喬氏曰：吾與汝不幸中途相別，早晚汝妹入見，可囑付交周郎，說知在意相輔。吾弟休負我平生升堂拜母通家之義也。策又回顧文武曰：汝等善輔吾弟，各全忠義之名，再與孫權曰：汝若負功臣，吾陰魂于九泉之下，必不相見。言訖而亡。年二十六歲。史官有贊云：獨占東南角，人稱小霸王。運籌如虎踞，決勝似鷹揚。威鎮三江靜，名聞四海香。臨終遺大事，應是識周郎。

曾子固詩曰

兵跨三江敢戰爭
民連六郡喜安寧
光搖寒日金盔重
血染秋波寶劍腥
眼闊尚嫌天地小
心高不信鬼神靈
只恨東南落將星
誤誅千古渾閑事

孫策既亡權哭倒於床前張昭曰此非將軍哭時也且周
公立法伯禽不師非欲違文時不幸也周禮凡遇喪事即
罷政事時有徐或作亂伯禽罷啼而往征之蓋急於王事
不得已也伯禽不師蓋為不得已哭師也為天况姦雄競
逐豺狼滿道乃哀戚是願猶閉門而緝盜未可以為仁也
張昭言罷乃令孫靜理會喪事即改易孫權之衣服扶出
理論軍馬大事權生得方順大口碧眼紫髯昔有漢使劉
琬入吳見孫家昆仲曰吾徧觀孫氏兄弟雖然才秀各達
然皆祿祚不終惟孫仲謀形貌奇偉骨體不常有大貴之
表又享高壽眾皆不及也孫權既掌江東大事尚匆匆未
安人報中護軍周瑜自巴丘提兵回吳權曰公瑾已回吾
無憂矣周瑜守禦巴丘所知孫策中箭因此回來將過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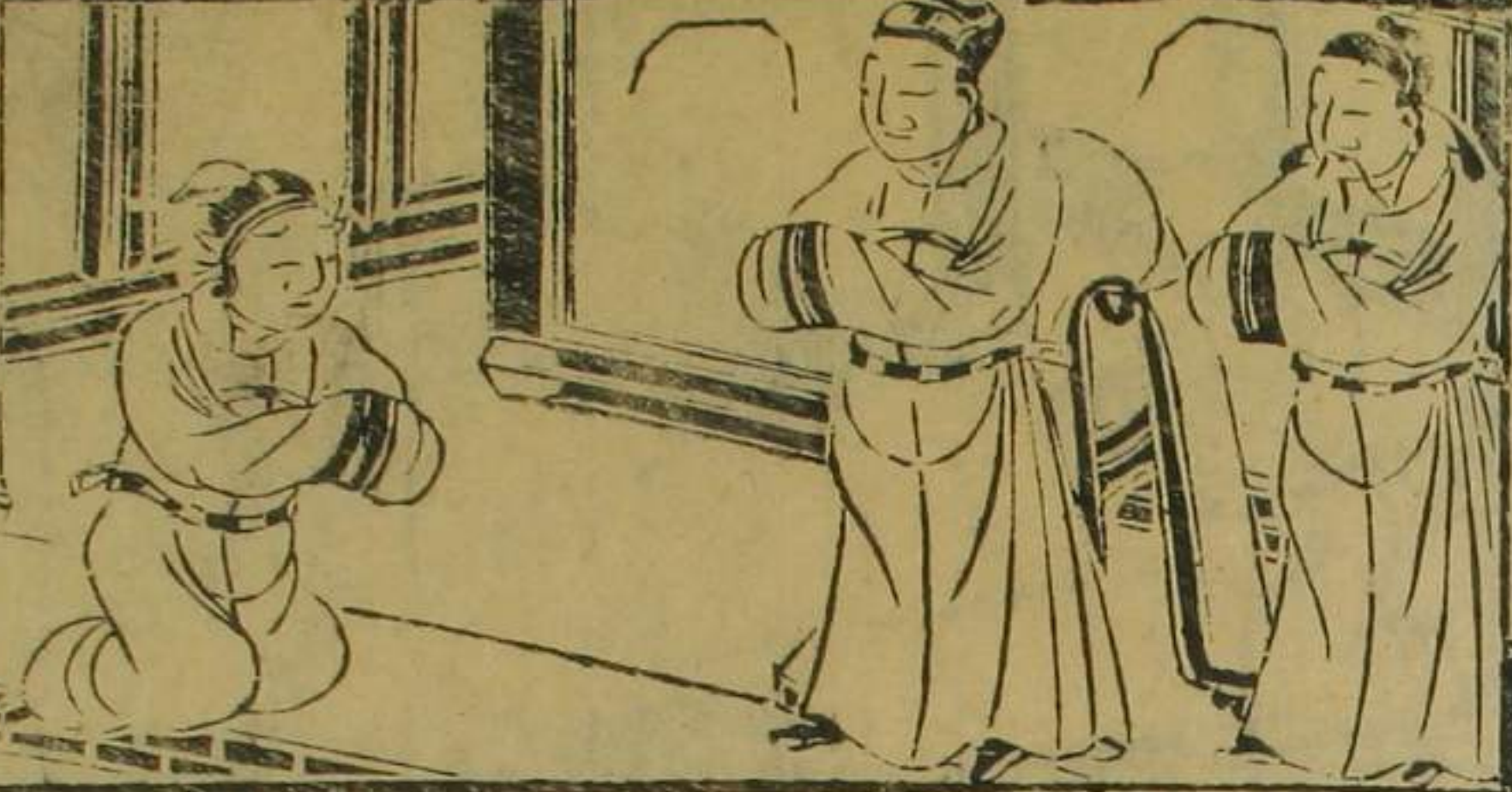
孫權執掌



江東大事

事不得已伯禽乃春秋魯王也
孫策既亡權哭倒於床前張昭曰此非將軍哭時也且周
公立法伯禽不師非欲違文時不幸也周禮凡遇喪事即
罷政事時有徐或作亂伯禽罷啼而往征之蓋急於王事
不得已也伯禽不師蓋為不得已哭師也為天况姦雄競
逐豺狼滿道乃哀戚是願猶閉門而緝盜未可以為仁也
張昭言罷乃令孫靜理會喪事即改易孫權之衣服扶出
理論軍馬大事權生得方順大口碧眼紫髯昔有漢使劉
琬入吳見孫家昆仲曰吾徧觀孫氏兄弟雖然才秀各達
然皆祿祚不終惟孫仲謀形貌奇偉骨體不常有大貴之
表又享高壽眾皆不及也孫權既掌江東大事尚匆匆未
安人報中護軍周瑜自巴丘提兵回吳權曰公瑾已回吾
無憂矣周瑜守禦巴丘所知孫策中箭因此回來將過吳

周瑜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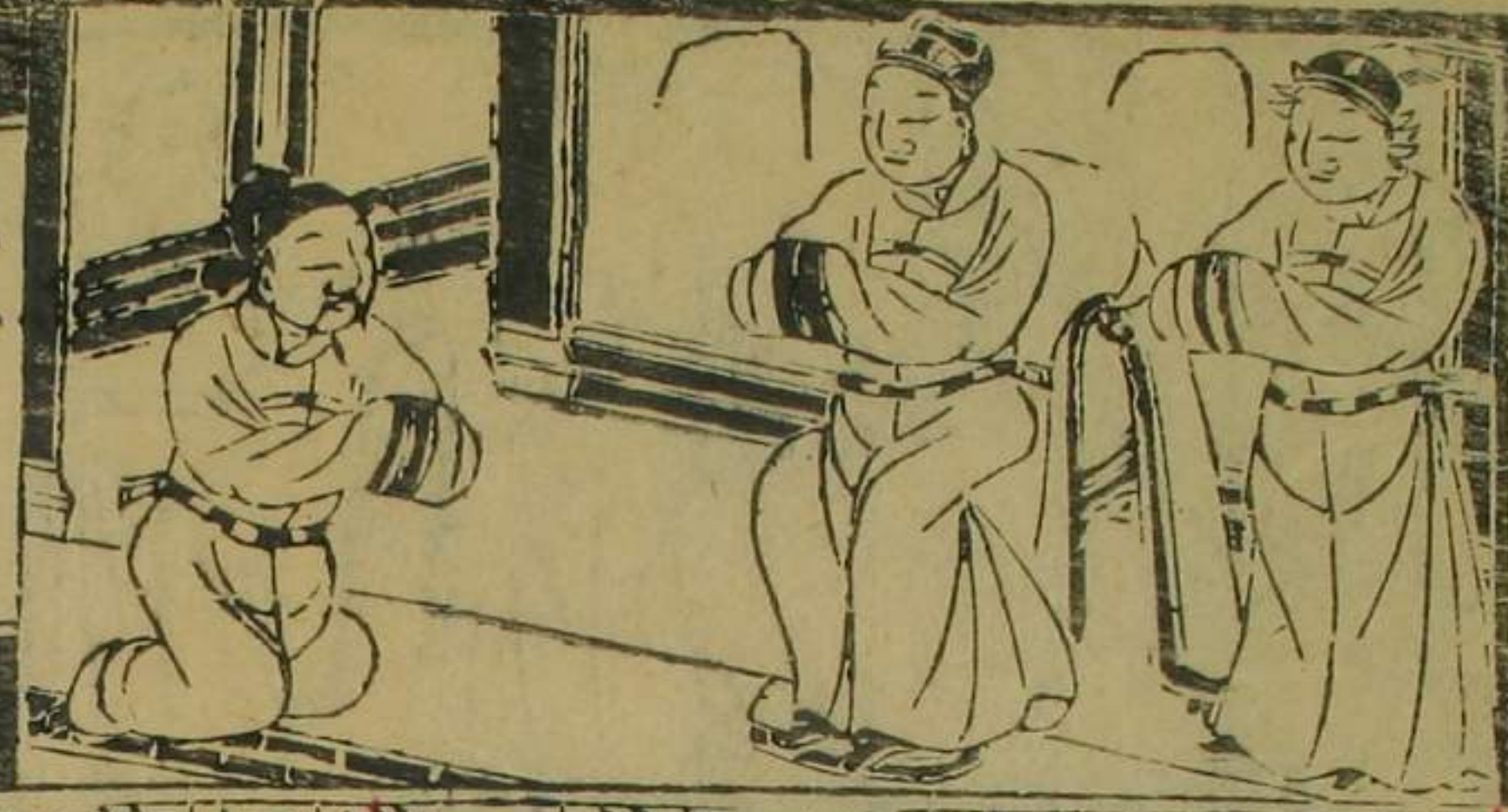


見孫權

周瑜得策亡星夜趕來奔喪哭拜於靈柩之前吳夫人出
以遺囑之言及訴周瑜曰某安敢當托付之重任乎夫
人曰江東之事全仗公瑾惟愿不忘伯符之言則孫氏幸
族荷戴矣周瑜拜伏於地曰敢不效犬馬之力繼之以死
乎權入拜謝瑜曰愿勿忘兄之言明以訓誨瑜頓首曰愿
以肝腦塗地以報相知之恩權曰今承父兄之基業將何
策以守之瑜曰方今英雄並起得人者昌失人者亡須得
高明遠見之士以輔將軍江東自定也權曰亡兄有言內
事委託張子布外事及賴公瑾為之瑜曰子布吳之達士
將軍可事之以師傅之禮瑜驚鈍不才恐負倚託之重愿
薦一人以輔將軍權問是誰瑜曰此人曾懷韜畧腹隱机
謀幼而喪父奉母至孝其家極富大散資財以濟貧乏瑜
為居巢長時將數百人經過因無糧食往來稍助其家有
兩困積米各三千斛見瑜言即指一困與之平生好繫財
射之引男子渡江見居曲河劉子揚數次書往庐江此人

釋義 困音 郡

曾肅拜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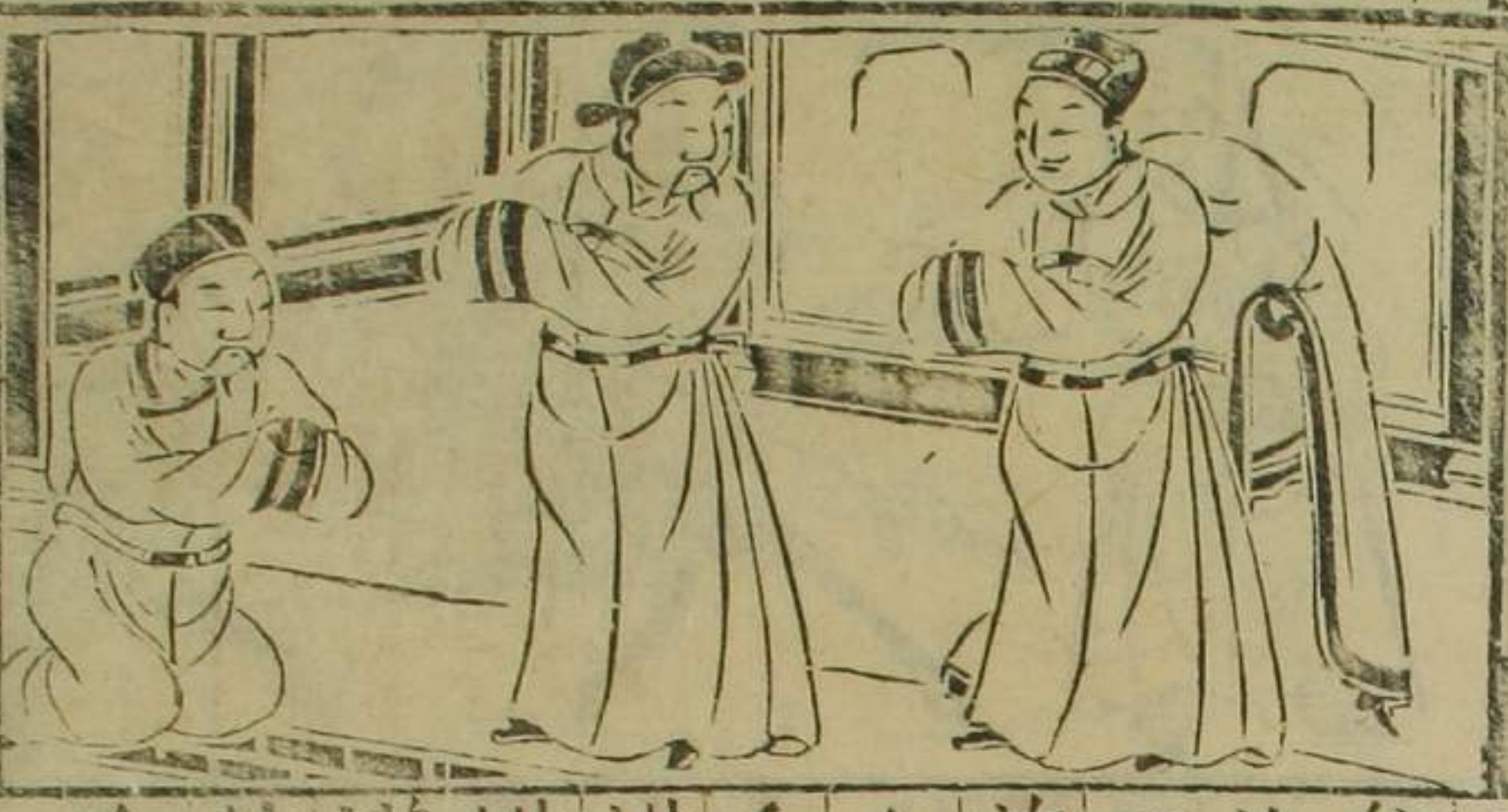
孫將軍

考証 桓文 乃齊 桓晉 事文之

未肯去將軍可速召之乃臨淮東城人也姓曾名肅字子敬權聞大喜遂交周瑜親往請之瑜奉命而往肅接其共坐肅問其故瑜言孫權相招待之意白之肅曰劉子揚父召吾往庐江吾欲就之瑜曰昔馬援答光武書云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亦擇君耳今吾主孫將軍親賢求士納奇錄異吾聞先哲秘論承天運代劉氏者必興于東南推步爭勢當其曆數終成帝業以協天時是烈士攀龍附鳳驅馳之秋吾逢此足下不須以子揚之言而介意也肅從其言遂同周瑜來見孫權其甚敬之與之談論終日不倦一日眾賓皆散權獨留肅共飲同榻抵足而卧過夜半權問肅曰方今漢室傾危四方雲擾孤承父兄基業思建桓文之功君既惠顧何以枯之肅答曰昔漢高祖區區欲尊事義帝而不復帝者以項羽為害也今之曹操可比昔之項羽也將軍何日得為桓文乎肅切料之漢室不可復業曹操不可及除今將軍權且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真

評論 魯肅 首見 孫權 便語 以帝 王之 大畧 誠好 議論 也

曾肅薦子



瑜見孫權

考証 三年 孫策 遣張

規模如此亦自無嫌何者北方誠多務也因其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意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畝天下此裔帝之業也權曰今尽力一方冀以輔漢室耳此言非所及也肅曰人皆可以為堯舜但恐將軍不肯為耳權大喜披衣起謝曰愿承教誨同享富貴自此權大喜曾肅賜肅母衣服帳帟居處受用如昔當時肅乃推薦一人見孫權其人因漢末避亂於江東冶毛詩通四書明左氏春秋事母過孝瑯琊郡人也覆姓諸葛名瑾字子瑜權甚敬之拜為上賓瑾勸勿通袁紹且順曹操後却畝之權用諸葛瑾之言遣陳震還以言絕之曹操知孫策死商議起兵下江南張紘諫曰乘人之喪而伐之既非古義若其不幸成仇棄好不好因而辱之曹操從其言即封孫權為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就委張紘為會稽都尉賈勅往江東孫權大喜又將張紘回吳會典張昭同理政事權既領會稽缺人管事張紘乃薦合肥長見居上廬吳郡人也

昭獻 方物 至許 都拜 侍御 史因 封孫 權仍 回吳 輔孫 權

陽武 古地 名漢 義 采

始置 陽城 縣今 屬開 封府 也

袁紹興兵



伐曹操

姓顧名雍字元愷乃漢中即將蔡伯皆從弟其人少言語不飲酒炭房正大權以雍為會稽丞行太守事因此孫權威震江東大得民心却說陳震回見袁紹說孫策已亡孫權領眾曹操封為討虜將軍結為前部矣袁紹大怒遂起冀青幽并四州軍馬五十餘萬復來取許昌戰曹操未知勝負如何

曹操官渡戰袁紹

袁紹起兵五十萬望官渡進發官渡在鄭州中牟縣北夏侯惇發奮告急曹操急引文武等官尺起兵得七萬人投官渡來迎敵留荀彧守許昌先說袁紹兵臨蒺田豐又上言曰務宜守靜以待天時若妄與兵必有大禍逢紀譖曰主公與仁義之師田豐出不利之言紹欲斬之眾官告免遂枷祖送獄恨曰吾破了曹操明正汝罪紹軍起發旌旗遍野劔戟如林行至陽武陽武在鄭州北紂下寨祖受曰北軍雖眾而勇猛不及南軍南軍雖精壯而糧草不如北軍南軍無糧利在急戰北

曹公聚



將議事

兵有靠宜且緩守若能曠引月日則南軍不戰自敗矣紹怒曰田豐慢我軍心吾已囚之明日必斬汝又敢如是也叱左右鎖禁軍中待吾破曹之後與田豐一体問罪紹前後新舊大軍七十五萬東西南北周圍安營連路九十餘里細作探知虛實報來官渡操軍新到聞之皆懼曹操與謀士商議荀攸曰北軍雖多不足畏也吾南軍皆精銳之士可以一當十也但利在急戰若遷延月日糧食不敷軍必散矣曹操曰此言正合吾机點軍校搖旗擂鼓而進北軍分一半來迎兩軍相會結成陣勢烟雨迷天征塵蔽日北軍中審配交撥弩手一萬人伏放于兩翼弓箭手軍馬五千伏於門旗內砲响齊發北軍中盡鼓三通袁紹金甲金盔錦袍王帶立馬陣前兩勢大將張郃高覽韓猛淳于瓊等旌旗節鉞甚是嚴整大叫請曹操打話南軍內門旗開處曹操出馬左右擺列張遼許褚徐晃李典于禁樂進諸將各持兵器勒馬听候曹操以鞭指紹曰吾於天子之

袁紹得勝



曹操大敗

前奏請汝為大將軍總督山後諸郡何故數次反亂耶紹怒曰汝托名漢相實為漢賊罪惡弥天甚于主莽董卓尚敢誣人造反耶操曰吾今奉詔討汝紹曰吾奉衣帶詔討操怒張遼出馬張郃來迎兩將于陣前聞到四五十合不分勝敗曹操暗稱奇許褚忿怒揮刀縱馬直出高覽挺鎗來迎四員將未見輪贏曹操陣內夏侯惇曹洪各引一軍兩將齊出衝北軍陣審配在將臺上見曹軍來交軍中放起號砲兩下弩手齊發中軍弓箭都湧出前面亂射曹軍如何當抵望南急走袁紹驅兵掩殺曹兵大敗尽退官渡去守袁紹移軍逕近官渡下寨審配言曰可撥兵去官渡曹操寨邊築起土山令軍人下視寨中放箭操必棄此而去若得此隘口許昌可得紹從之于各寨內選調生力軍人用鉄鍬土擔皆來曹操寨前壘土成山元來官渡寨柵如城一般周圍築三十餘里廣闊傍有河後有山為之險要因此難打曹軍見袁軍壘土為山張遼許褚等皆

審配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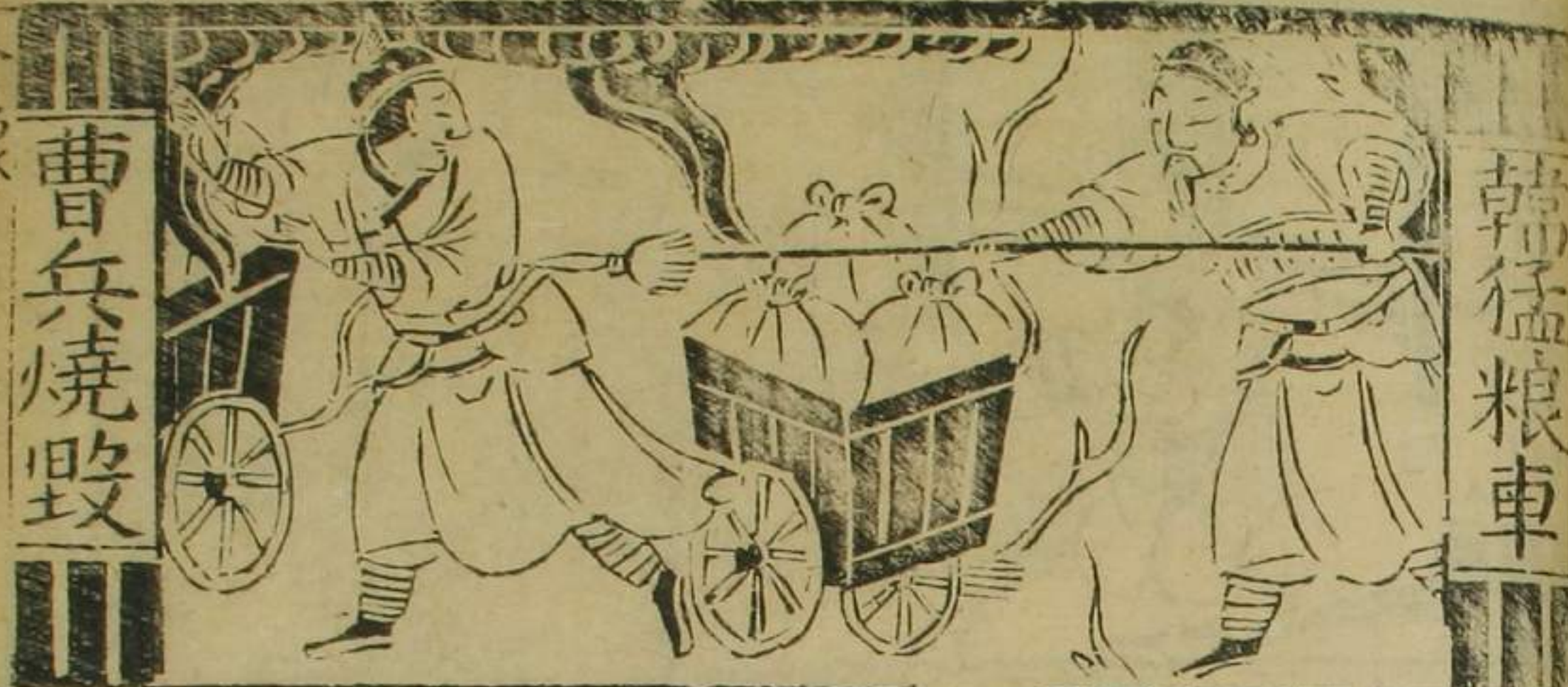


計與紹

要出戰却被審配弓弩手當住咽喉要路不能前進十日之內築成土山五十座上立馬槽即雲梯也分撥一半弓弩手於旗上亂射之曹軍大惧皆頂牌遮箭守禦一声梆子响處矢下如雨曹軍皆蒙楮伏地寨中尽乱竄出于寨外北軍呐喊而笑曹操見軍慌忙忙請謀士求計刘曄進曰可作石車以破之操令刘曄造樣曄連夜造發石車數百乘分布營牆內正對土山土山上雲梯候弓弩手皆上放箭營內一齊按動砲車車勢大砲石飛空打雲梯人無躲處擊碎其梯弓弩手死者無數北軍皆號其車為霹靂車南軍登高窺望審配又獻一計令軍人打鉄鍬打起直透曹營號為窟子軍營中望見山後又掘土坑操又問於刘曄曰此是北軍明不能攻其暗伏道必透營而入操曰何以防之曄曰透營內可掘長塹伏道無用也操連夜差軍掘塹伏道到塹边果不能入空費了多少軍力守官渡自八月至九月終紹軍不退操軍力疲乏粮草

楮即
牌也
音謂

釋義
烏巢今在
州有
屬河
南或
云此



韓猛糧車

曹兵燒毀

荀彧差人



持書達操

缺少意欲棄官渡還許昌持疑未決乃作書遣人來許昌
求救荀彧回書呈報之書云

奉承鈞命使決進退之疑愚意於袁紹悉得其眾於官
渡欲與明公決勝負以至弱當至強若不能制必為剪
除此天下之大幾也且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
用人如昔楚漢在荊陽之間神武明哲而輔以大順何
為不濟今穀雖少未若楚漢在荊陽成臯間也是時刻
項莫肯先退者則勢屈公以十分居一之眾畫地而守
之扼其危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
用奇之不可失也區區拙見尺竭忠誠惟明公裁察焉
曹操得書大喜令將士各效勇力守之紹軍約退二十餘
里操遣將出營巡哨徐晃部將史煥獲得北軍問其動靜
答曰早晚大將韓猛運糧至軍前接濟先令我持探路徐
晃捉其人見曹操言運糧事荀彧曰韓猛倚仗匹夫之勇
率易輕敵若遣一人引輕騎數十半路擊之可斷其糧紹

軍自亂操曰誰可往之荀彧曰徐晃足可辨也操差徐晃
將帶史煥并火炬先去後使張遼許褚接應六千兵分兩
隊行當夜韓猛押糧車數千輛來奔紹寨正走之間山谷
內徐晃史煥三千軍截出韓猛飛馬來戰徐晃兩騎才交
史煥殺散人夫放火燒着糧草韓猛當敵不住攔回馬走
袁紹軍望見西北上火起敗軍報來有人劫了糧車紹急
遣張郃高覽去截大路徐晃燒了糧回正撞見張郃高覽
人馬攔住却欲交鋒背後張遼許褚軍到兩下來攻殺散
北軍四將合兵一處回還官渡寨中曹操大喜賞勞了當
分出一軍於寨外紹營為犄角之勢却說袁紹敗軍救得
此小糧草回寨紹大怒欲斬韓猛眾將勸免打為小軍審
配曰糧食乃軍家之重事不可不用心烏巢乃屯糧草之
所必須得重兵守之袁紹曰吾已籌策定矣汝可回鄴郡
監督糧斛休交軍士缺乏汝便速行審配曰軍机至重不
可忽也紹曰吾行兵二十年非不能也汝掌蕭何之重任

即古
鳥巢

許攸勸紹



舉兵被叱

亦非小可休交我費心審配辭去紹大將淳于瓊部領驍
將睢元道韓愷呂威成璜趙毅共引二萬軍守烏巢屯糧
之所淳于瓊字仲簡平生好酒性剛軍士多畏之自至烏
巢以為閑逸之地終日與諸將聚飲却說曹操軍糧將
急發使往許昌交荀彧任峻措辦星夜解赴軍前接濟使
命出寨行不三十里被北軍抄掠捉見謀士許攸字子
遠是南陽人也為人多傲少時曾與曹操為友此時攸在
紹處為謀士逕取操書來見袁紹攸曰曹操急起軍馬
屯官渡與我軍相拒許下必空虛若分輕軍星夜從小路
掩襲許都可拔也則奉迎天子以討操可擒也如其未
潰着尾相攻必破之矣今操糧食已缺可乘時兩路擊之
紹曰曹操詭計極多此書乃誘敵之謀也紹不听攸頓首
請曰今若不取必為虜矣正勸紹卒兵之際忽有人自鄴
郡來呈上審配書先說運糧車後皆諧言許攸在冀州取
受民間賍蓋今與姪輩多科稅糧入已及此下獄詢問招

也

釋義
子遠
許攸
之字
也

許攸受耻



奔投曹氏

證明白袁紹大怒曰濫污匹夫尚敢干吾前敵便利也汝
與曹阿瞞有舊日之情與他行計撥賺吾軍耶本欲便斬
汝首又道我不能容人權且寄頭在項一声喝退許攸仰
天長嘆曰忠言逆耳監子不納吾子姪輩已遭審配之害
吾有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欲拔劍自刎左右抱住而勸
曰主何自尋死也袁紹非治世之人不納忠言父后必為
曹操所擒耳主與曹公有舊何不背暗投明以避殺身之
患只這兩句言語點着許攸來投曹操未知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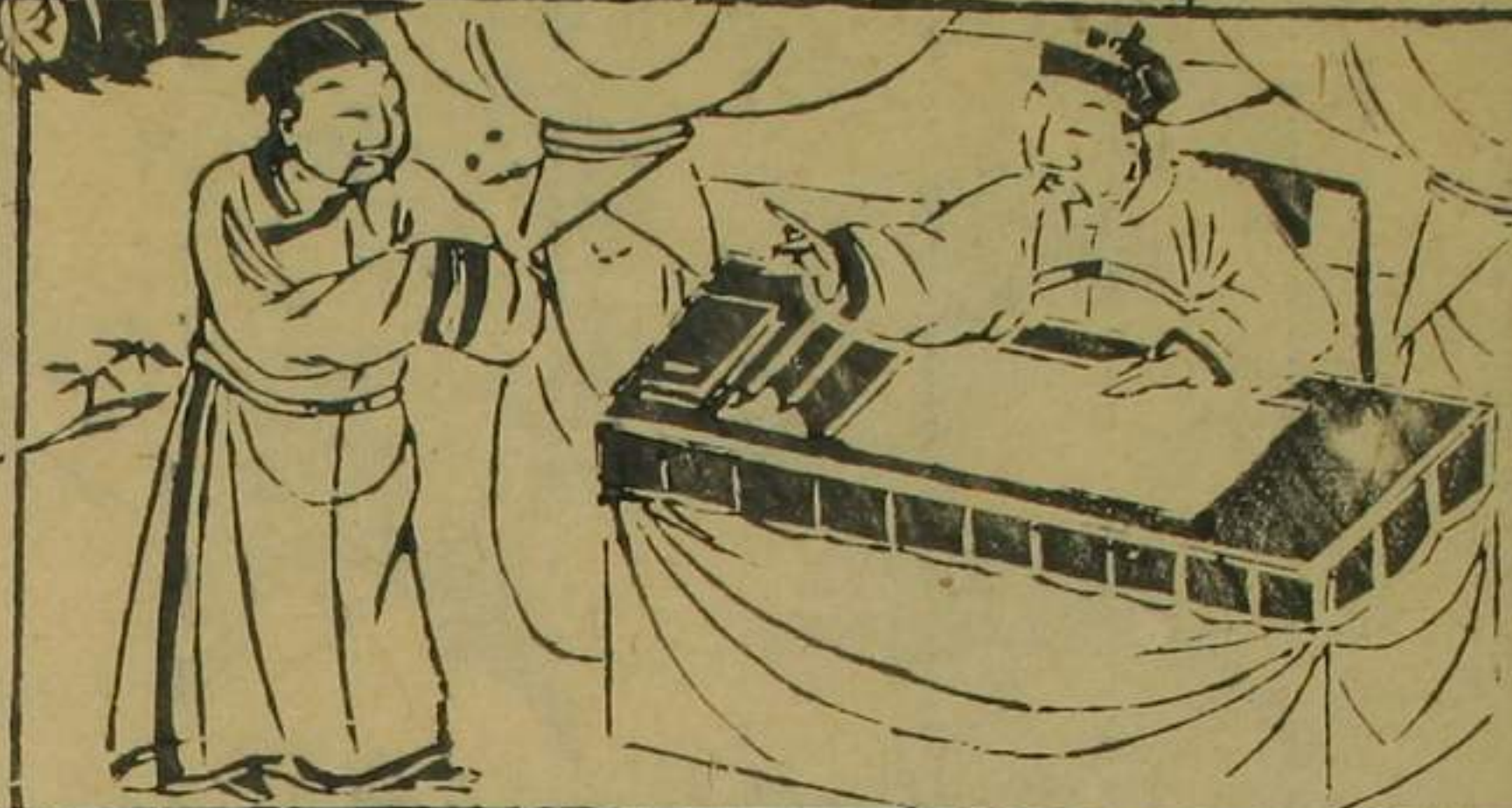
曹操烏巢燒糧草

第五十七回

許攸是夜引數個從人步行出營逕投曹寨伏路軍人拿
住攸叱之曰我是丞相故人快去報覆言南陽許攸來到
軍士慌報入寨操方解衣歇息听得帳前報許攸私奔到
寨操大喜不及穿鞋跣足出迎之筵見許攸撫掌大笑曰
子遠來吾事濟矣就扶攸入坐叙舊情先拜于地許攸
慌忙扶起曰公乃漢相吾乃布衣何謙遜如此操笑曰子

評操 敬許 一見 曹操 許攸 而尊 禮之 何也 蓋曹 之得 攸而 之計 定

曹操許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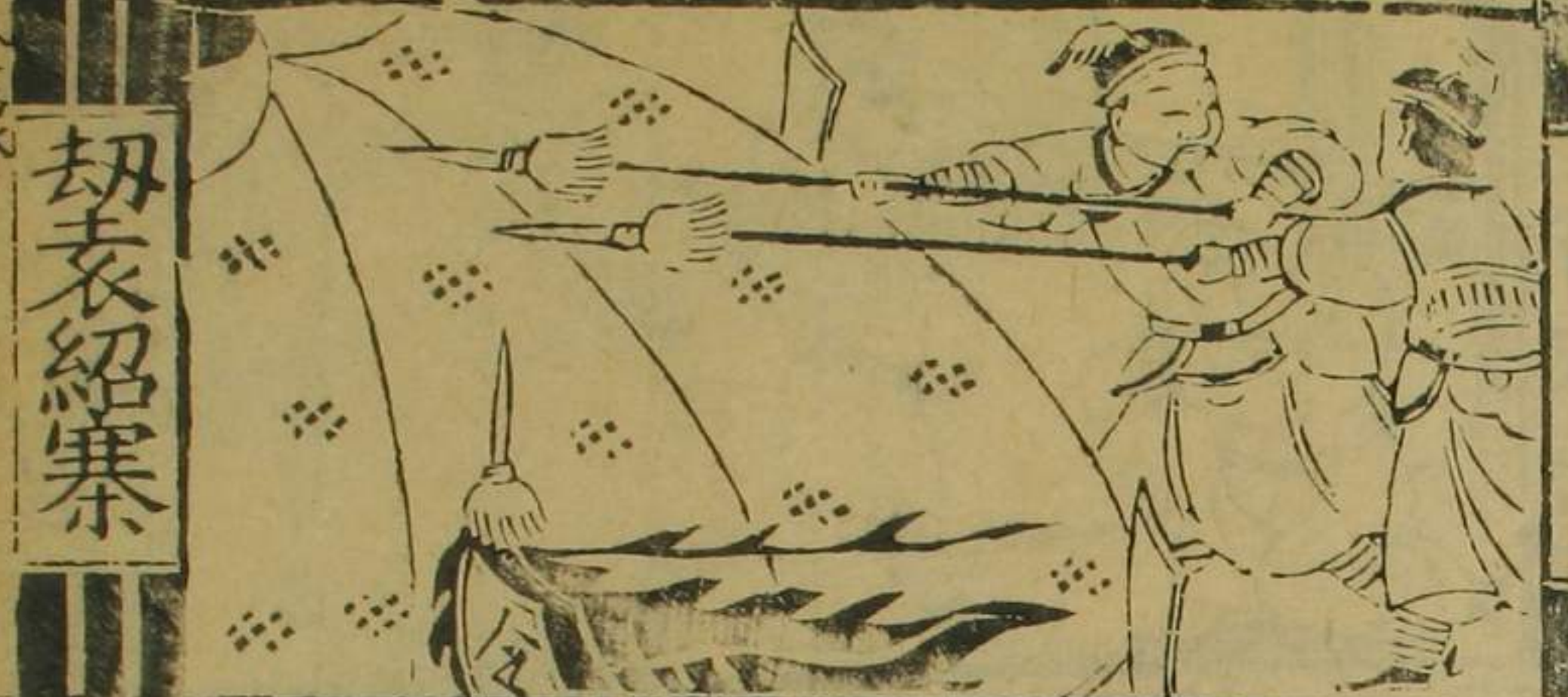


談論兵机

遠是操之故人豈以名爵上下論乎攸曰某有眼如盲屈身袁紹言不計不從今特棄之來見故人想無疑焉操曰吾素知子遠信義之士有何所疑願聞子遠教袁本初之計攸曰吾教袁紹差輕騎乘虛襲許昌首尾相攻操大驚曰若袁紹用子遠之言吾等皆死無葬身之地操下拜曰袁紹勢大不可當之願教破紹之策攸曰丞相軍糧尚有幾多操曰可支半年耳攸正色而起曰吾正心相待汝何相欺也趨出帳前操請住曰子遠勿嗔尚容再訴軍中糧食可支三月攸笑曰世人皆言孟德奸詐今信然也操亦笑曰兵不厭詐尚容剖露遂附耳低言曰寨中只有此月之糧攸應聲曰休得誑語汝糧已足操愕然曰何以知之攸取出與荀彧親書以示之曰親書何人作也操失驚問也何處得之攸告以獲使之說操執手曰子遠想舊日之交情願賜教誨攸曰丞相孤軍而抗大敵不求急勝之方此取敗之道也攸有一策不過三日使袁紹百萬之眾

古市 索隱 曰縣 名屬 河南 府也 評曹 操出 將 遣將 出師 而令 軍士 街枚

曹操遣將



劫袁紹寨

不戰而自回也擒紹父子宜在今日丞相還肯所之乎操大悅求計于攸曰袁紹軍糧輜重及積在古市烏巢袁紹營北四十里今撥淳于瓊為車運穀使監之瓊嗜酒而無備之人公選精兵詐作袁軍問之則曰吾將荀彧差使來護糧到彼掠其輜重斷其糧食不三日紹軍自散也操大喜置酒重待留于寨中次日操自選馬步軍五千人皆扮作北軍旗號張遼等與操曰袁紹屯軍之所安得無準備丞相未可輕信恐中許攸之計耳操曰非也許攸此來吾便知天敗袁紹也方今吾軍糧食不接難以久守若不用許攸之計則是坐而待困也若獻詐安肯留我軍中吾欲劫寨久矣諸君勿疑遼曰亦須防北軍乘虛却取于此操笑曰吾已籌策定了操交荀彧賈詡管待許攸與曹洪同守大寨夏侯惇夏侯淵一軍伏于左曹仁李典伏于右以備不虞曹操張遼許褚在前徐晃于禁在後操自引諸將居中人啣枚馬勒口前後五千人黃昏離官渡營進發是

黃夜 竟投 烏巢 不假 天人也

祖受見紹



言有敵兵

夜建安五年十月二十三日星光滿天祖受在軍中與監者曰今夜眾星開列我欲觀象可引吾出監者引出祖受仰面觀之忽見太白逆行侵犯斗牛三分受大驚求見表紹是夜紹醉中听得祖受有密事見報紹喚入問之受曰今夜仰觀天文見太白逆行於柳鬼之間流光射斗牛之分必有敵兵至劫寨於後烏巢屯糧之前不可不隄防速遣精兵猛將于路巡之免中曹操之機表紹叱之曰汝乃得罪之人敢以妄言惑吾眾耳大叱監者曰我令汝禁錮囚人輒敢放出乱言禍福一劍將監者斬了別喚人牽祖受去受出嘆曰我軍皆亡在旦夕吾尸骸未知汚何地土掩恨而去靜軒詩嘆曰

逆耳忠言反見冤

匹夫表紹少机謀

烏巢糧尽根基拔

猶欲區區保冀州

是夜淳于瓊持新接糧草还屯與諸將共飲醉卧帳中却說曹操令軍皆束草負薪而行二更左側前過表紹別寨

評曹 操劫 糧 曹兵 假扮 紹兵 賺過 直奔 烏巢 放火 燒草 殺及 紹將 曹

烏巢糧草



被火盡焚

守寨兵問之應曰大將蔣奇奉命往烏巢護糧北軍看之果是自家旗號從間道小路迤邐前進比過數次皆云蔣奇護糧你我相推更不阻當比及到烏巢時四更已尽操交束草軍士周圍放火大小將軍敲噪直入淳于瓊宿醉未醒躍起便問為何誼開早被饒鈞拖番晁无道趙毅運糧方回見屯上火起急來救應從軍告曹操曰賊兵在後請分兵拒之操大喝曰賊到吾後方可白之諸將奮力向前來殺火焰四起烟迷太空操勒兵回殺晁趙二將皆被斬之餘皆乱軍中殺了將淳于瓊等數人割去耳鼻截其手指縛於馬上放回紹營以辱之暗中表紹聞軍報說正北上火光滿天紹知烏巢有失急召文武救之張卻進曰其與高省急去烏巢救火就殺賊兵郭番曰張卻之言未是今欲劫糧曹操必然親到操一出寨必空虛可以縱兵先擊曹操營壘必可得矣操聞之必速还此孫臏圍魏救韓之計也張卻曰郭圖之言非也曹操用兵多算外出須

兵之
勝實
感許
彼也

張郃曹洪



二將大戰

內備以稽不虞今若攻操營不拔吾屬皆為虜矣烏巢一
失將軍大事去矣郭嵩曰曹操只顧劫糧豈留兵在寨耶
固請軍去劫曹營表紹使張郃高覽引兵五萬去劫官渡
寨遣孫奇引一萬兵選去救烏巢兵皆去了表紹不遣人
去接應投北尺榜却說張郃高覽攻打操營左迫夏候惇
出右迫曹仁出衝動北軍曹洪兵從正中引軍而出三下
攻擊北兵大敗比及接應軍到曹操背後殺來四下圍住
掩殺張郃高覽奪路走脫收兵還營表紹收敗殘軍馬退
歸營寨享于瓊耳鼻皆無手指尺落也還寨中紹問敗軍
如何失了烏巢軍言將軍醉中因此不能當抵紹怒立斬
之郭嵩恐張郃高覽回寨証對是非先于表紹前言曰張
郃高覽見將軍兵敗將亡心中欣喜紹驚問曰何如出此
言也嵩曰郃素有降曹之心去擊曹寨故不用心以致損
折士卒紹大怒遣使急召郃高覽回寨問罪嵩先使人報云
紹遣人收汝殺之郃高覽遇使問曰喚我等如何使曰不知

考証
春秋
時伍
子胥
楚人
也事
吳王
定越
有功
後被
吳太
宰伯
嚭之
謫王
賜子
胥屬

張郃高覽



投降曹操

其意覽拔劍斬來使者郃驚曰汝斬使者欲往何處覽曰
袁紹為上不寬听信說言必為曹公擒耳吾等豈肯坐而
待死不如去投曹公此為萬全之策張郃曰吾亦有此心
也二人領本部軍馬前來降曹夏侯惇曰張郃高覽來降
未保虛實操曰吾已知他之本心亦必變為善矣遂開門
接入郃覽郃覽皆棄戈卸甲拜伏于地操曰若使表紹肯
從二將軍之言不致有此敗也昔子胥不早去致使身危
今將軍來歸正微子去殷韓信歸漢也封張郃為偏將軍
都亭侯高覽偏將軍東萊侯郃字儁義河間鄭人也覽隗
西人也操待張郃待之甚厚表紹自去了郃覽又絕了烏
巢之糧軍心惶惶各寨軍多逃散許攸勸曹操宜速進兵
張郃高覽請為先鋒操許之當夜分軍三路去劫紹寨混
戰到天明斬軍將不計其數平明各自收軍紹兵折其大
半荀攸獻計于操可佯言調撥人馬分路過黃河一路取
酸棗去攻鄴郡一路也取河陽斷表紹歸路以此言達知

鏖之 劍以 自殺 也 微 子紂 之親 威也 見紂 无道 遂去 假以 全其 難 韓 信淮 陰人 初仕 楚為 執戰

曹兵大勝



紹兵大敗

曹操立

釋義 逆音 移連 音里 言慢 行也

祖受墓



則袁紹驚惶必分動兵勢越兵分動時一擊可擒紹也操用其謀被打草眾軍四边揚言故令紹軍所知軍來寨中報說曹操分兵西路一路取鄴都一路取河陽去也紹急遣子袁尚分兵五萬救鄴都遣將辛明分兵五萬救河陽連夜起行曹操使細作打听知袁紹兵動曹操分大隊軍馬八路齊出直衝紹營北軍奔動俱無戰聞之心東南不能相顧紹軍大潰袁紹披甲不迭單衣幅巾上馬其子袁譚後隨張遼許褚徐晃于禁四員將引一千餘馬軍早來趕紹急渡河四下兵合各自爭攻紹盡棄面書軍仗金帛而逃紹止引隨行軍八百騎而去操軍追之不及所得遺下之物不可勝數偽降者尽皆斬之所殺七萬餘人流血盈溝其溺水死者如芡芡相似紹軍七十五萬到此皆休操大獲全勝所得金帛給賞軍士于面書中檢出書信一束皆許下及軍中之人暗通之書荀攸曰可逐一點姓名收而殺之操曰當紹之強孤亦不能自保况他人乎

新刊京本校正演義全像三國志傳評林卷之六 晉 平陽 陳壽 史傳

曹操倉亭破袁紹

祖受被執曹操重待禮為上賓受但求死義不肯出放於軍中盜馬欲歸寨操恐為後患殺之而後甚悔親自設祭而與建墳於黃河渡口立碑曰忠烈祖君之墓操垂淚袁紹之敗操整頓軍馬迤連追襲冀州城中見聞操大破袁紹軍皆膽裂各詣軍前投降曹操皆撫慰之却說袁紹單衣幅巾引入百餘騎走黎陽北岸有大將蔣義渠出寨迎接紹以心腹事皆盡訴義渠乃招諭離散之眾聞紹在又皆議聚軍威復報議還冀州軍行之次夜宿荒山紹夜聞哭聲遂私往听之軍皆訴說喪兄失弟亡伴亡親者不可計數都搥胸而哭曰若聽田豐之言不交我等受此苦也紹大悔曰吾不听田豐之言兵敗將亡吾今回去何面目見田豐耶次日上馬正行之間逢紀引兵來接紹對逢

著証 逢紀 田豐 面斥 心中 常恨 至此 因紹 問故 發諸 別駕 官名 時田 豐居 此職



袁紹賜劍

田豐自刎

紀曰吾不聽田元皓之言致有此敗吾今歸去羞見此人逢紀數被田豐面斥心中常恨及聞紹言因譖曰昨聞田豐在獄中聞主公兵敗撫掌大笑曰不出吾之所料也紹怒曰監儒怎敢笑吾吾必殺之逢紀又曰田豐常對獄卒曰袁本初再求我時吾却不用謀矣却說田豐在獄中獄吏報曰與別駕賀萬全之喜豐曰何喜可賀獄吏曰袁將軍全師大敗而回必見重於君也豐笑曰吾死矣獄吏問之曰皆與君喜君何言死也豐曰袁將軍貌寬而內忌不念忠誠若勝而喜猶能赦之今戰敗則羞吾不望生獄吏不信忽使人賫劍取豐有級獄吏方驚乃具酒食與豐飲之豐曰吾知必死願借利刃獄吏皆不忍與之流涕豐曰大丈夫生於天地之間不識其主而事之是無智也不識嫌疑而進之是不明也今日受罪又何足惜遂自刎于獄中替云

鉅鹿田元皓

天資遇等倫

周朝齊八士

殷室配三仁

直諫干袁紹

忠心救兆民

堪嗟牢內死

黃土蓋麒麟

又有詩嘆袁紹云

今朝祖受軍中死

今日田豐獄內亡

河北棟梁皆折斷

本初焉不喪家邦

評紹 子立 紹 歸國 而款 立後 誠為 固國 本訂 也乃 故舍 長而 立幼



劉氏勸紹

立尚為後

田豐死於獄中聞者皆哭袁紹回冀州心煩意亂不理政事其妻劉氏勸其立後其掌軍權袁紹有三子一甥長子表譚字顯思出守青州次子袁熙字顯奕出守幽州外甥高幹出守并州又次子袁尚字顯甫是紹後妻劉氏所生尚生得形貌美麗紹愛之劉氏于紹前每稱尚有才德紹故留在身邊自官渡兵敗之後譚再往青州起兵熙幹皆不在劉氏勸紹立尚為後嗣令掌軍馬當初審配逢紀二人與袁尚為輔佐辛平郭圖與袁譚為輔佐四人各為其主常有不足之心當夜袁紹召審逢郭辛四人入議曰今吾命弱欲立其後為河北之主長子譚為人性剛好殺雖

全案三國平林

三國六卷

老人見操



俱賜衣帛

然聰明多燥暴中子熙善儒難成次子尚有英雄之表禮賢敬士吾欲立之汝意何如郭圖進曰昔日祖受曾諫主公言猶在耳受之言曰世稱萬人爭逐一兔一人獲之貪者遂止分定故也譚為其長今居於外此為亂之萌也自古越長立幼家邦不定廢嫡立庶天下不安今軍勢失挫曹操歷境又使譚尚爭之乃自取亂之道也主公且宜理會拒敵之策勿使家亂袁尚不決人報袁熙自幽州引兵二萬前來助戰高幹引五萬軍自并州來袁譚引五萬軍自青州來紹喜即將再整冀州人馬來戰曹操此時操引勝捷之兵陳列於河上有土人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操見父老數人鬚髮盡白皆拜于地操請入帳中賜坐問之曰老人多少年紀答曰近百歲操曰吾軍大驚汝鄉何喜之有答曰初桓帝朝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對值遼東殷馗善曉天文夜宿于此對老漢等言黃星現於乾象正照此間後五十年當有真人起于梁沛之間其鋒不可當天

袁尚射中



史煥左目

下無敵矣今以年記之整五十年袁本初重鎮千民皆生怨丞相興仁義之師甲民伐罪管渡一戰破袁紹百萬之衆正應當時殷馗之言兆民可望太平矣操笑曰如老丈所言吾何以當之取酒食絹帛以賜老人號令三軍如有下鄉殺人如殺人之罪於是軍民震服操心中暗喜人報袁紹聚四處之兵約有二十三十萬前至倉亭下寨操提兵前進下寨已定次日紹使人下戰書批迴曰下決戰使回西軍播鼓各披甲上馬布成陣勢操引諸將出陣喚紹打話紹引三子一甥擺於西邊操曰勢窮力盡不思投降立待刀臨項上恐不及悔紹大怒回顧眾將誰敢出馬袁尚欲於父前耀武揚威便舞雙刀飛馬出陣來往奔馳操指曰此何人也有識者答曰此袁紹次子袁尚也言猶未了將挺鎗出馬操視之乃徐晃部將史煥也兩騎相交不三合尚撥回馬刺斜而走史煥趕來袁尚拈弓搭箭奮身背射正中史煥左目落馬而死袁紹見子得

兵殺 馭足 之地 身帶 重傷 兵止 存萬 餘至 抱子 痛哭 昏倒 于地 亦與 及矣



曹兵大勝

紹兵大敗

勝揮鞭一指大隊人馬湧將過來兩邊混戰從午至酉各折軍校日暮分開鳴金收兵還寨操與眾將議破紹必勝之策程昱獻十面埋伏之計可擒袁紹令操退軍於河上先伏軍十隊紹若退至河上軍必死戰矣操然其說左右各分伍隊左一隊夏侯惇左二隊張遼左三隊李典左四隊樂進左五隊夏侯淵右一隊曹洪右二隊張郃右三隊徐晃右四隊于禁右五隊高覽中軍許褚為先鋒次日十隊先進左右埋伏已定操待夜半令許褚引兵前進偽作劫寨之勢袁紹五寨軍馬一齊都起許褚回軍便走袁紹引軍趕來喊声不絕比及天明趕至河上曹操軍無去路操大呼曰吾亦在此諸軍何不死戰軍將回身奮力向前許褚飛馬在前力斬十數將眾皆大亂袁紹退軍急回背後曹兵趕來正行之間一聲鼓响右邊高覽左邊夏侯淵兩軍衝出大殺一陣袁紹聚一子一甥衝血路走又行不到十里右邊于禁左邊樂進兩下殺出一陣殺得紹兵尸



紹令子甥

各歸本州

橫刺野血浸成河又行不到數里右邊徐晃左邊李典大殺一陣殺得袁紹三子膽喪心驚近寨交三軍造飯方欲待食左邊張郃右邊張遼透寨而入袁紹荒上馬前奔倉亭人困馬乏將欲歇息後面曹操大軍趕來袁紹捨命而走正行之間前面兩軍擺開乃曹洪夏侯惇當住去路紹大呼曰若不死戰必為所擒奮力衝突得透重圍袁紹高幹皆被重傷紹連夜走百餘里方脫止存所跟馬部萬餘大半自行潰散小半皆被殺戮紹抱三子大哭一場不意昏倒諸將急救紹口吐鮮血不止紹曰吾自歷戰數十場未若官渡倉亭之失乃天喪吾也操必來追汝等各回本州大起人馬誓與曹賊共決雌雄譚曰青州兵糧尚多兇去請兵為整頓紹交引辛平郭圖火速隨袁譚而去拾人馬伺候調用袁紹引袁尚等入冀州養病與審配逢紀暫領軍事城中廣積糧草準備曹操來打却說曹操自

此是操實心也

曹操引兵



迎敵劉備

倉亭大勝重賞三軍徐察冀州虛實然後進取細作探知回報紹卧病在床表尚審配緊守城池表譚表與高幹皆回本州衆皆勸操可急攻之操曰冀州糧食極廣審配極有機謀忽未可接方今禾稼在田民為邦本本固邦寧若廢其民縱得空城何用正待遲疑未決之間忽報劉備在汝南守劉辟龔都數萬之衆所知丞相盡提軍馬河北出征見今令劉辟守汝南備引軍乘虛來襲許昌也少時荀彧書到亦言此事操留曹洪屯兵河上遣張吉勢操自提大兵來汝南迎之勝負如何

劉玄德走荆州

第五十九回

評玄德分

玄德分三路以待明操知有遠來之勢也

子龍許



褚大戰

德曰汝托名漢相實為漢賊吾漢室宗親故討又臣下操曰吾奉天子明詔四方招降討逆汝敢亂言耶玄德曰汝詔乃虛誑之言吾有天子密旨在此操曰汝休亂言玄德遂誦衣帶詔操大怒便交許褚出馬玄德背後一將挺鎗而出乃常山趙子龍也曹操指曰此即昔日偷過吾寨之人也許褚與趙雲兩馬相交二十合不分勝負忽然東南角上喊聲大振關羽引軍衝突而來操欲分兵迎之西南角上喊聲又舉張飛一軍衝突而來三處一齊掩殺操因遠來疲困不能當抵大敗而走玄德三軍趕二十里方回玄德勝操一陣心中大喜使人探听操兵退五六十里玄德與衆曰不意今番挫動操之銳氣也關羽曰兄長不可輕視操奸謀極多恐必有計玄德曰此退即怯戰也玄德使趙雲搦戰操兵旬日不出玄德又使張飛搦戰操兵亦不出玄德亦疑忽報龔都運糧至半道被曹軍圍住玄德急令張飛去救流星馬又報張綉引軍抄背後還取汝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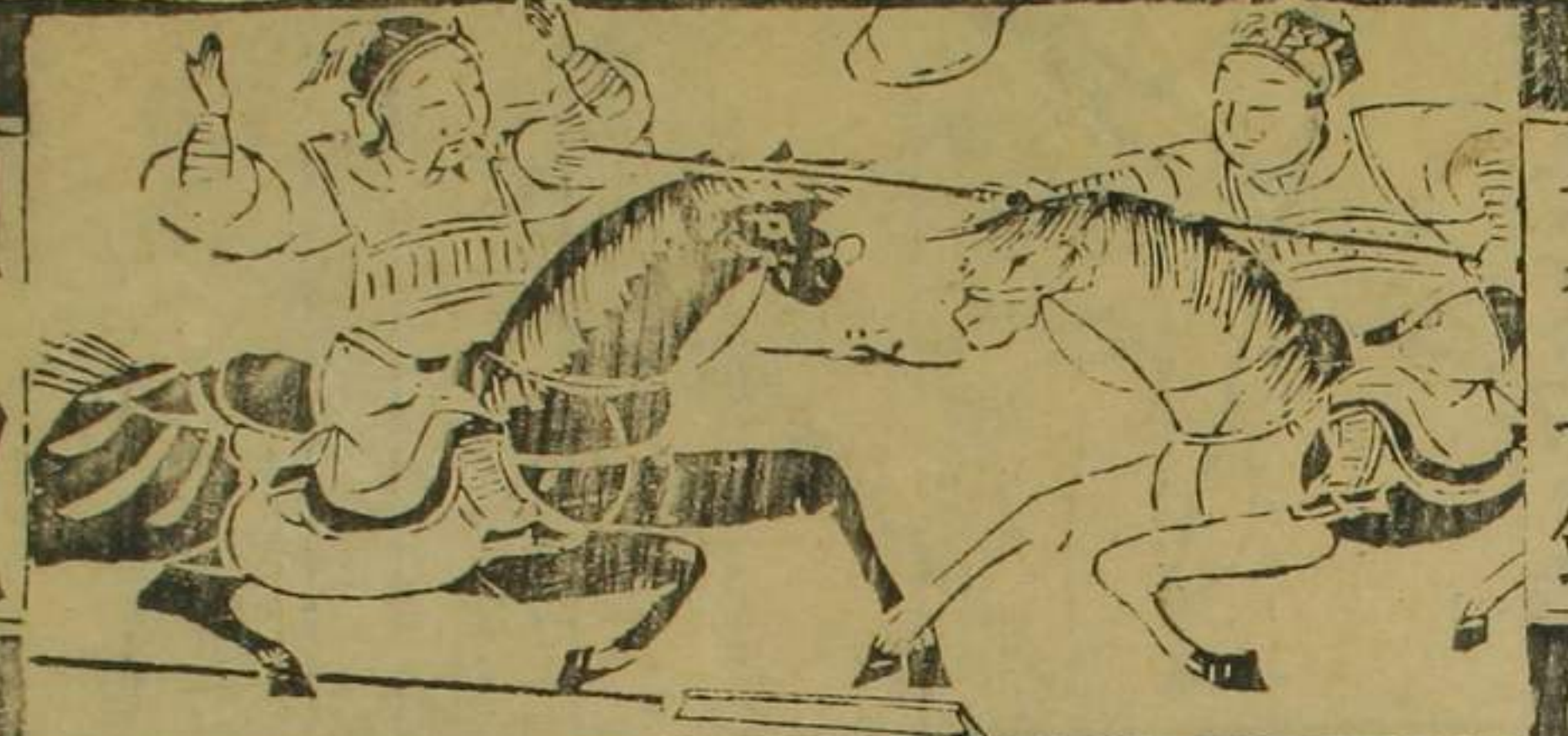
評子龍一鎗
子龍獨力保護玄德
出寨見有萬人
當之



玄德棄寨逃走

玄德曰雲長所料是也此間滯住吾兵耳却使張綉攻吾家其寨可宜速救老小急遣雲長救之兩軍皆去不半日速報將來張綉打破汝南劉辟棄城而走關羽亦被圍住玄德正慌又報張飛救關都亦被圍住玄德要起又恐操兵後襲小卒來報許褚搦戰趙雲欲出玄德曰不可出敵存下氣力今夜棄寨望猿山而走子龍拒住不出等至天晚交軍士飽食步軍先起馬軍後隨寨中虛傳更點離寨約行數里轉過山上火把齊明山頭上大呼休走了劉備丞相在此專等四面火鼓連天山上曹操自呼劉備快降玄德慌尋走路趙雲曰主公勿憂但跟雲走趙雲挺鎗縱馬殺開走路玄德掣雙股劍後鏖戰之間張遼忽至與趙雲戰背後于禁趕到玄德助戰刺斜里李典又至玄德見勢危迫听得背後喊聲漸遠玄德望山僻小路單馬逃生走到天明側有一彪軍撞出玄德慌視之乃劉辟敗軍千餘護送玄德老小至虎有後劉辟引孫乾簡雍糜竺糜芳皆

評二將殺
子龍
刺死
高覽
雲長
殺散
張印
共保
玄德
無老
矣



子龍一鎗

刺殺尚覽

至玄德問雲長答曰張綉軍至勢不可當因此棄城而走綉兵趕來却得雲長背後當住因此得脫玄德曰二弟起雲長不知如何劉辟曰將軍且行却又尋覓行不數里一下敵響前面湧出一彪人馬當先乃大將張印也大叫劉備下馬受降玄德却欲退後山頭上紅旗磨動背後一軍從山塢內湧出乃高覽也玄德兩頭無路仰天大呼曰天何使我受此窘極功名不成爭如就死欲掣劍自刎劉辟曰容某死戰奪路救君辟便來陣後與高覽交鋒戰不三合被高覽一刀殺劉辟于馬下玄德正慌恰欲自刎高覽背後一將衝陣而來鎗起處高覽翻身落馬刺殺高覽者乃子龍也玄德大喜子龍驟馬挺鎗殺來獨至前軍戰張印張印與子龍戰十餘合氣力不加回馬便走子龍乘勢衝殺印又欲戰子龍印見兵守住山隘穿透不得出正奪路間關羽關平周倉引二百軍到兩下夾攻殺退張印出隘口占住山險下寨玄德使雲長尋覓張飛元來張飛

評玄德
德仁
德玄
德漢
德沙
德之
言直
克儉
克仁
之主

玄德關張



兵敗而走

此去救龔都龔都已被夏侯淵所殺飛與龔都報仇殺散
夏侯淵迤邐趕去被樂進徐晃圍住雲長路逢敗軍尋蹤
而去殺退樂進徐晃與張飛同回見玄德人報曹軍大隊
趕來玄德交孫乾等保護老小先行玄德關張子龍在後
且戰且行探見玄德棄寨去遠收軍不趕玄德總無一千
軍取路而行前至江喚江上人問之乃漢江也土人知是
劉玄德競獻羊酒乃聚飲于沙灘之上玄德酒酣乃發悲
曰諸君乃王佐之才不幸跟隨劉備劉備亦窘累及諸君
今日上無片瓦蓋頭下無卓錫之地誠恐有誤諸公等
何不棄備而投明主以取功名富貴也眾皆掩面而哭靜
軒先生讀史至此有感于心遂作詩以嘆之曰
兇暴橫行仁義殃 老天何事欠分張
功名未遂英雄困 到此如何不斷腸

章
鴻首
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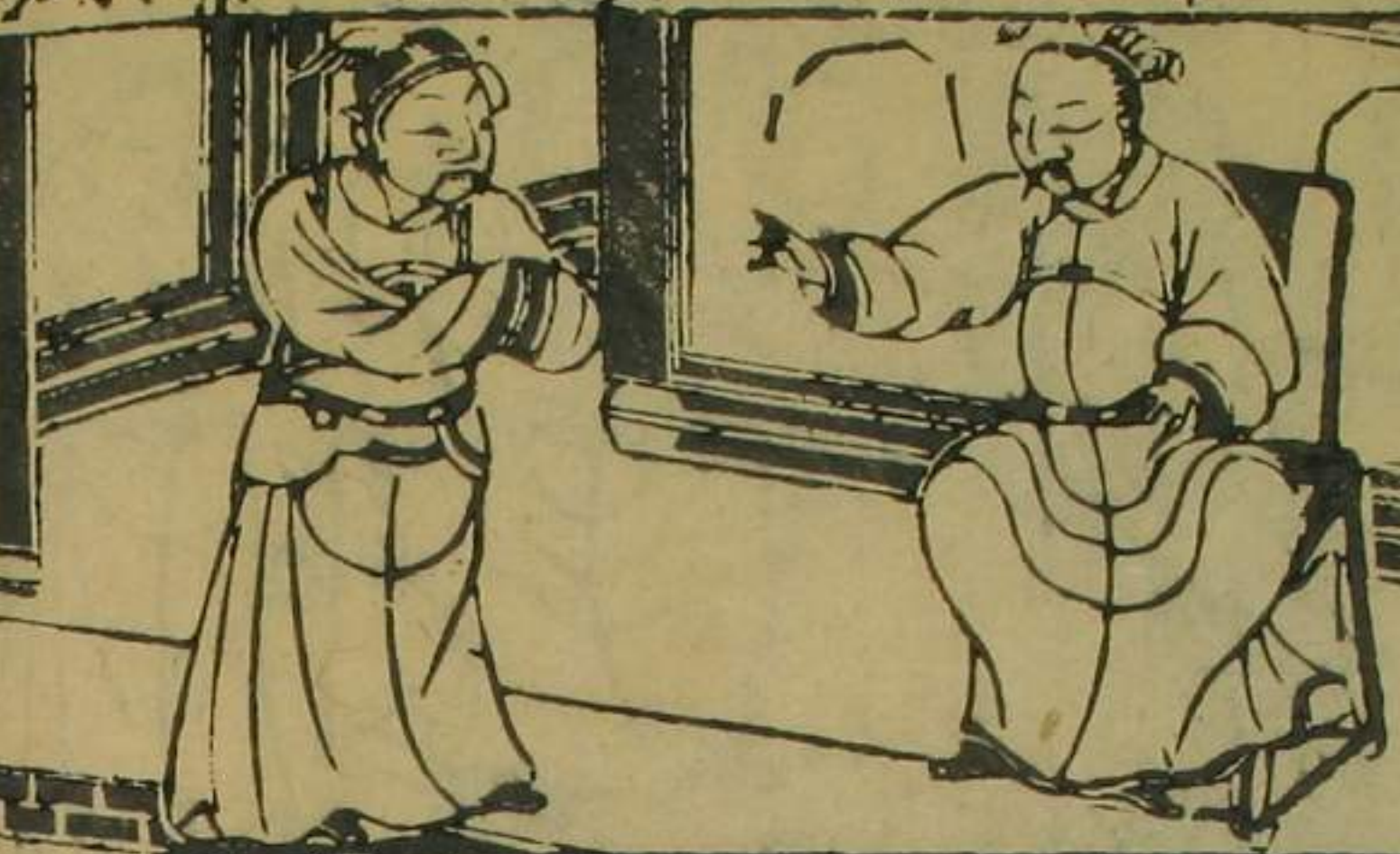
孫乾見

劉表

日與元共破黃巾以來今近二十年或勝或負志氣愈壯
何故今日忽生變異凡勿墮志恐惹天下笑端玄德曰吾
聞主貴則臣榮吾無展足之地恐負公等孫乾曰使君之
言不然且人成敗有時不可設志此離荆州不遠劉景升
乃當世英雄坐鎮九州兵甲數十萬糧食如山積更且與
主公皆漢室宗親何不往投之玄德曰但恐不容耳乾曰
景升拒江漢之地東連吳會西通巴蜀南近海隅北接漢
河何地不容乾願一往景升必出境而迎主公也玄德大
喜便交孫乾前往荆州到郡入見礼畢劉表問曰汝從劉
玄德何至於此乾曰劉使君與明公漢室之胄天下共知
今使君欲竭力扶持杜穆但恨兵微將寡汝南劉辟龔都
素無親故亦以死跟之使君新敗欲往江東投孫仲謀乾
替言曰安可背親而向疎耶荆州劉將軍當世之英雄士
之歸向如水之東何況同宗乎因此未敢擅便先命乾拜
白以為進見之階表喜曰玄德乃吾弟也又欲相會而不

評列 表正 孫乾 人之 論三 罪而 論玄 德忠 孝後 美表 洪大 之寬 度於 用必 不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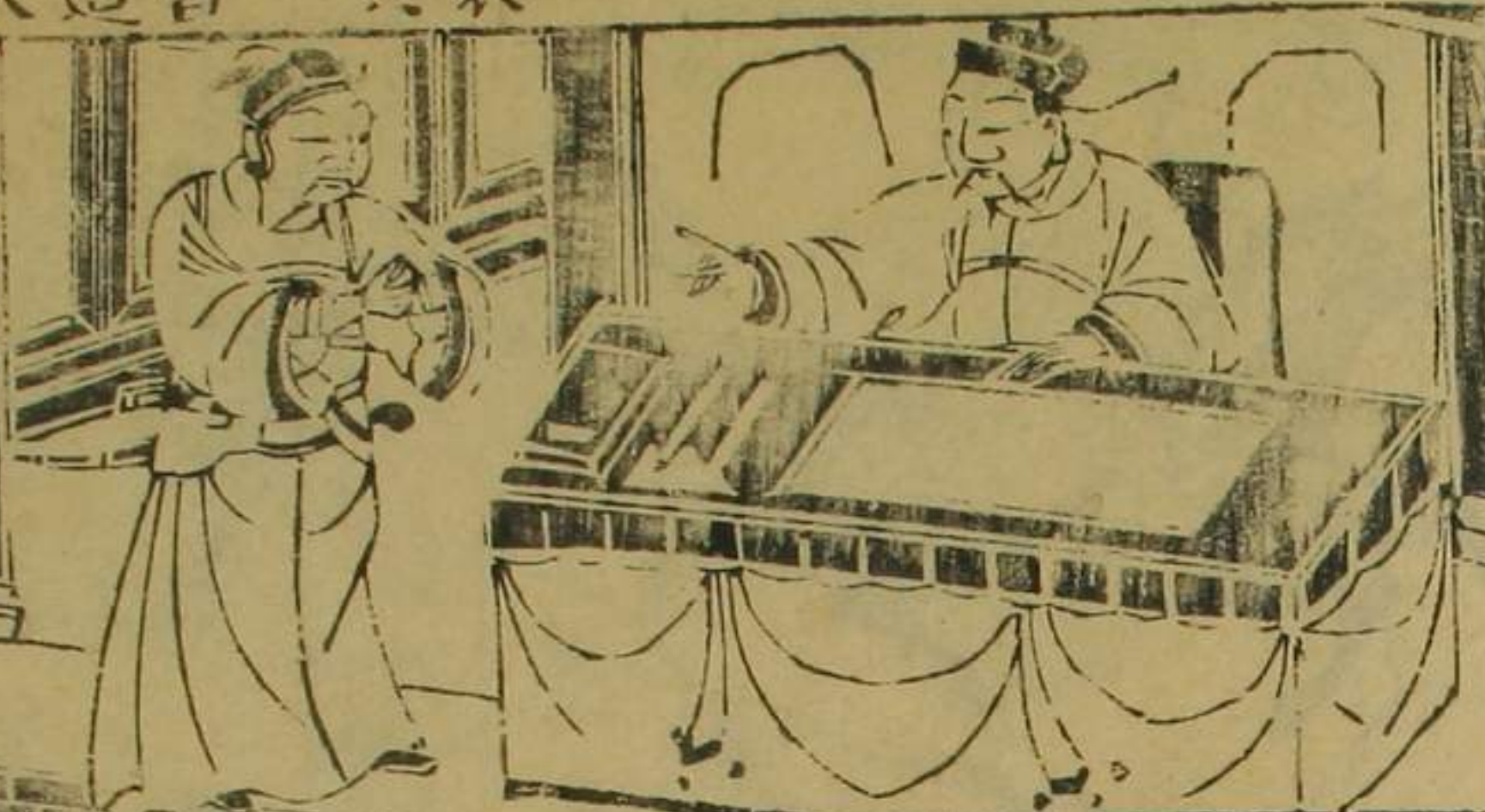
蔡瑁勸表



勿納劉備

可得吾坐鎮九州豈不能容一宗弟也玄德見在何處便
差人遠接蔡瑁進曰不可不可劉備心術不正背義忘恩
先從呂布後事曹公近接表約皆不克終足可見其為人
也今若納之必惹曹公加兵使九州生靈不安不如斬孫
乾之首級以獻曹公曹公必重待主公也孫乾正色而白
曰公祐其非懼死之人也劉使君雖從事於三人皆非其
友布乃殺父之徒操誠欺君之賊表紹不納忠言損害賢
良似此等之輩安可共論仁義之道劉使君赤心報國言
必有信忠孝兩全之士豈肯屈身於俗子之下哉今聞劉
將軍漢朝苗裔宗族之兄寬洪大度敬尊賢愛民惜物
乃當世之英雄故千里而投之汝何獻說言而妬賢嫉能
也劉表聞言叱退蔡瑁曰吾主持已定汝勿多言瑁羞慙
滿面而退表問玄德何處乾曰見在江口表曰吾自出郭
迎之乾同使者先往表出郭三十里相迎玄德見表拜伏
其表表泣訴親情待之甚厚玄德引關張并俱見劉表劉

曹操差夏



侯惇興兵

表同入單州宅院居住已定連日蒞會叙說前事蔡瑁雖
懷不足安敢形於顏色玄德到荆州時建安六年秋九月
也却說曹操探知玄德已往荆州投奔劉表掠款就攻之
程昱諫曰表紹未除而一旦便下荆湘倘表紹從北而起
西下夾攻劉表有劉備之助紹有三子之力則大事去矣
不如罷兵回許昌養軍上之力且等春暖引兵北向先破
表紹回河勝之師來攻荆襄南北之利易如反掌操曰善
遂提兵還許昌建安七年春正月曹操商議與師先差夏
侯惇滿龍鎮守汝南以拒劉表之勢遂留曹仁荀彧守許
都發軍馬前赴官渡却說表紹自舊歲感吐血症候經今
漸可商議攻許昌之策審配諫曰自舊歲官渡倉卒之敗
軍心未震尚可深溝高壘以養軍士之力忽報曹操進兵
官渡來攻冀州紹曰若候兵臨城下敵之晚矣吾自引大
將出迎表向曰父親病未全体不可遠征兇愿提兵前去
迎敵表紹許之遂使人往青州取表譚幽州取表庶并州

評表 曹與 兵 表曹 西邊 復大 以兵 許時

評表
兵大
敗
表尚
領軍
拒曹
而歸
遂驚
袁紹
吐血
而死



張遼大勝

表尚敗走

取高幹四路同破曹操勝負如何

袁譚袁尚爭冀州 (第十一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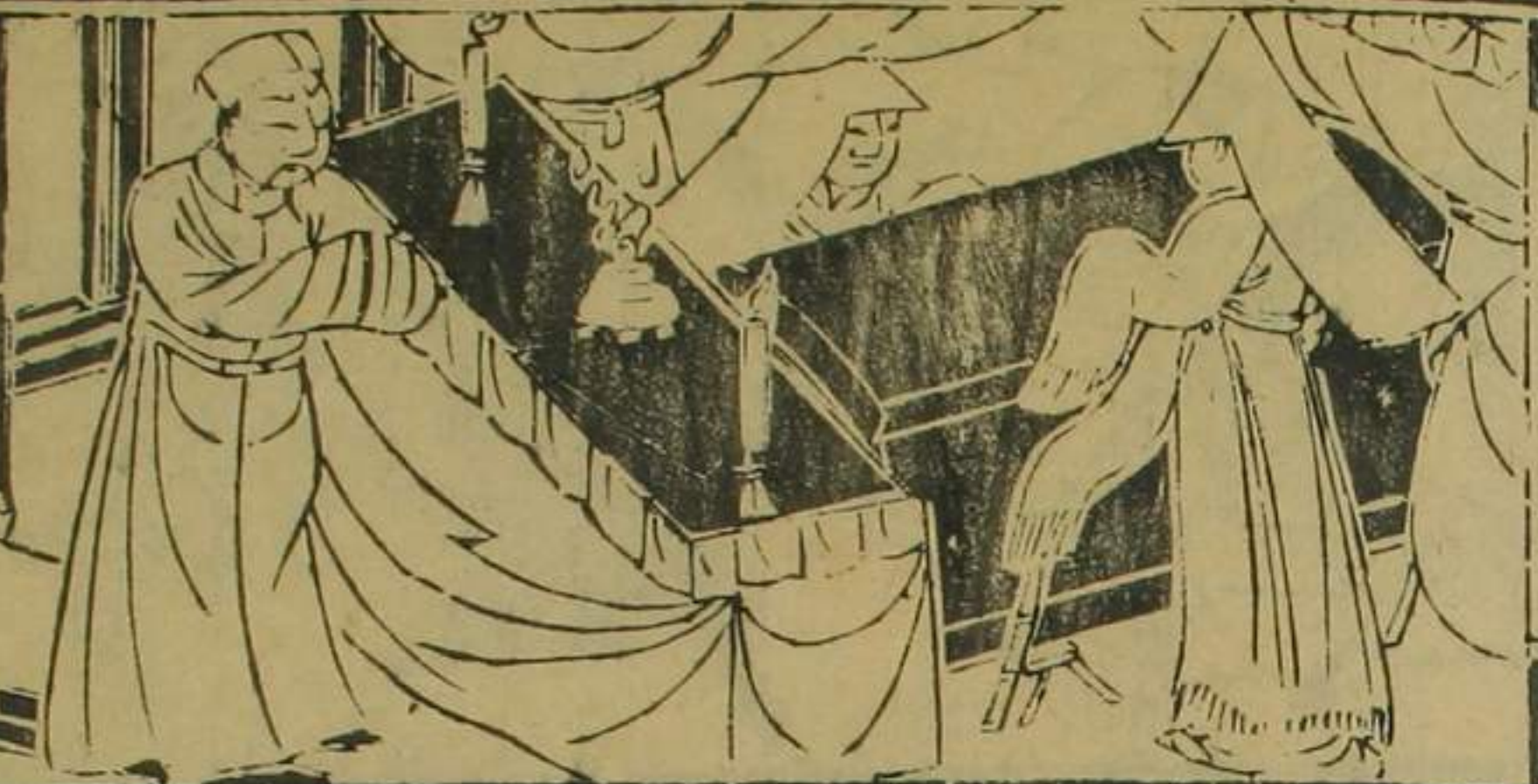
表尚自斬史煥之後意氣自負欲於父前顯耀才能遂不待袁譚等兵到自引兵數萬便出黎陽與南軍前隊相近張遼當先出馬袁尚血氣方剛挺鎗走馬來與張遼交戰戰不三合大敗而走張遼一掩尚不能主張急引軍連夜走回冀州表紹聞尚敗回受那一驚舊病又發吐血一

堆昏倒在地劉夫人荒救入後堂漸不省人事劉夫人急請審配逢紀入議主事紹但以手指之審配就堂前罵遺言劉夫人曰表尚可繼大事否紹點頭便交與就遺書紹奮身大叫一声吐血斗餘而死後宋賢有詩嘆曰

少年天下自縱橫 謾有英雄百萬兵 鳳毛鷄膽事難成 繼迹相傳兩弟兄

表紹已故

靈柩在堂



釋義
地共
髮也
刺音
七

又詩曰

氣欲吞天志不高 圖王霸業渾如夢

有謀無斷豈英雄 枉害傷心吐血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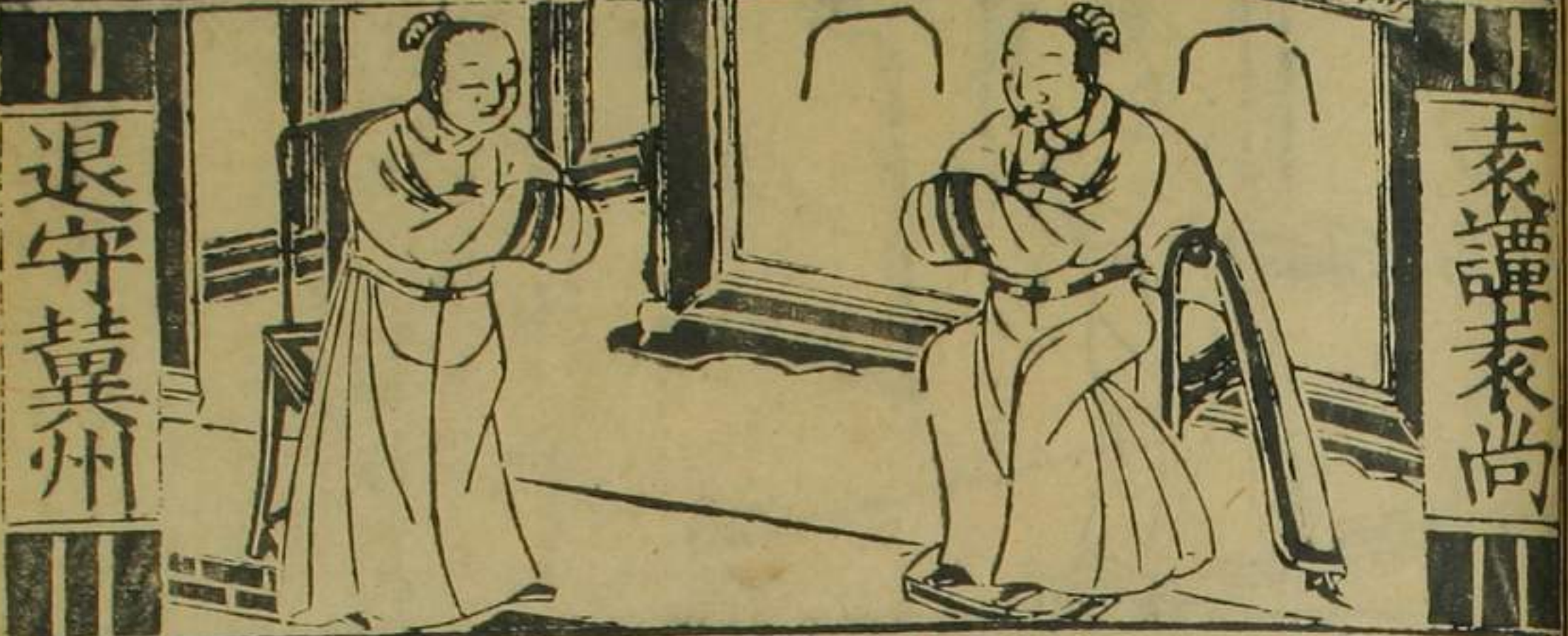
時建安七年夏五月也劉夫人舉喪未及遷葬將表紹所愛寵妾五人盡殺之恐怕魂于九泉之下再與表紹相見疑其面毀其尸其妬忌如此表尚恐寵妾家屬為害盡收而殺之審配逢紀便立表尚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冀青幽并四州牧遺書報喪袁譚已自發兵離青州知得父死遂與郭圖辛平商議郭圖曰主公不在冀州審配逢紀必立表尚輔之為主矣當速行辛平曰若速往必遭禍矣審配逢紀預定机謀也表譚曰若此當如何郭圖曰屯兵城外伺其動靜其當親往以察之譚令郭圖入冀州見尚禮畢尚問兄如何不至圖曰在軍中抱小疾不能相見尚曰吾受父親遺書立我為主加兄為車騎將軍即日南軍侵境請兄為前部隨後便調兵接應也圖曰軍中無人商議良

存 闕音 釋義 審正 南逢 元圖 乃審 配逢 紀二 人表 字也

徐晃戰殺



汪昭落馬



表譚表尚

退守冀州

策願乞審配逢紀二人為輔尚曰吾欲此二人早晚調遣
圖曰若如此主公必不放心尚交二人內一人去二人相
推尚交拈鬚着逢紀尚交逢紀就賁印綬一同郭圖前
赴軍中相輔紀隨圖出城見譚無病心中不安納上印綬
譚問動靜紀言表將軍在日遺言令袁顯甫為主加主公
為車騎將軍今納上印綬譚大怒欲殺逢紀郭圖諫曰此
父命不可違也遂免之郭圖密與譚曰即日曹軍在境且
未可出言只留逢紀在此待破曹之後却來爭冀州未遲
聖人云小不忍則亂大謀令留逢紀其計也譚苦即時
拔寨起行前至黎陽與曹軍相抵譚遣大將汪昭與曹兵
對陣操遣徐晃出馬與昭戰不數合斬昭於馬下掩殺譚
軍大敗收敗軍入黎陽遣人求救於尚與審配商議審
配云可應付些小軍馬多則有誤于事遂撥兵五千餘人
操使細作探知救兵已到遣樂進李典引兵於半路接着
兩頭圍住盡殺之表譚知只撥五千軍又半路被坑喚逢

紀責罵曰汝從我何相輕也紀曰容其作書與主公必
親自來也譚交紀作書遣人到冀州尚與審配共議此曰
郭圖多謀前次不爭而去者為曹軍在境破曹則來爭冀
州矣今不可發兵借操之力先除譚則無後患尚從其言
不肯起兵使回報譚怒立斬逢紀欲議降曹有人密報
表尚曰譚困乏則降曹也兩兵共勢冀州危矣尚慌留
審配并大將蘇由固守冀州自引兵來黎陽救譚尚問軍
中誰敢為前部大將呂曠呂翔兩兄弟出愿去尚與兵三
萬為前驅先至黎陽報說尚自引兵來救譚方喜罷降曹
之意譚屯城外為犄角之勢此時表與高幹皆引兵到城
外兵有三屯每日出奇兵與操相持尚數敗操兵累勝不
能盡除至建安八年春二月操兵分四路攻打譚尚與幹
皆大敗棄黎陽而走操引兵追去冀州譚與尚入城堅守
熙幹至三十里下寨延張聲勢操兵連夜攻打不下郭嘉
進言曰表紹愛此二子舍長立次今擁力相併各有餘党

別駕 官名 王修 城陽 營陵 人



王脩諫譚

勿傷手足

擊之則相救援緩之則爭心生不如收兵南回俟其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而定也操曰善遂命賈信為太守黎陽曹洪引兵守官渡操引大軍回許昌譚兄弟所知曹兵自退遂相慶賀袁熙高幹各自辭去袁譚與郭圖辛平商議我為長子父不能承祖宗之基業袁尚晚母所出今承大爵如何奪之郭圖曰主公可勒兵於城外只做請審配袁尚就席中埋伏刀斧手先殺此二人大事可定矣譚從其言別駕王脩自青州來譚將此計告之脩曰兄弟者手足也今與他人爭閭斷其右手我必勝安得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乎被謀人離間骨肉以求一朝之利原塞耳勿听若斬佞臣復相親睦以禦四方可橫行於天下愿主公詳之譚大怒叱退王脩使人去請袁尚與審配商議配曰此必郭圖之計也主公若往必遭奸計尚曰柰何配曰不若乘勢攻之袁尚全裝披掛引五萬軍出城袁譚見袁尚引軍馬來情知事泄便披甲上馬與尚

王楚 王不 用扁 漢佐 漢定 天下



曹公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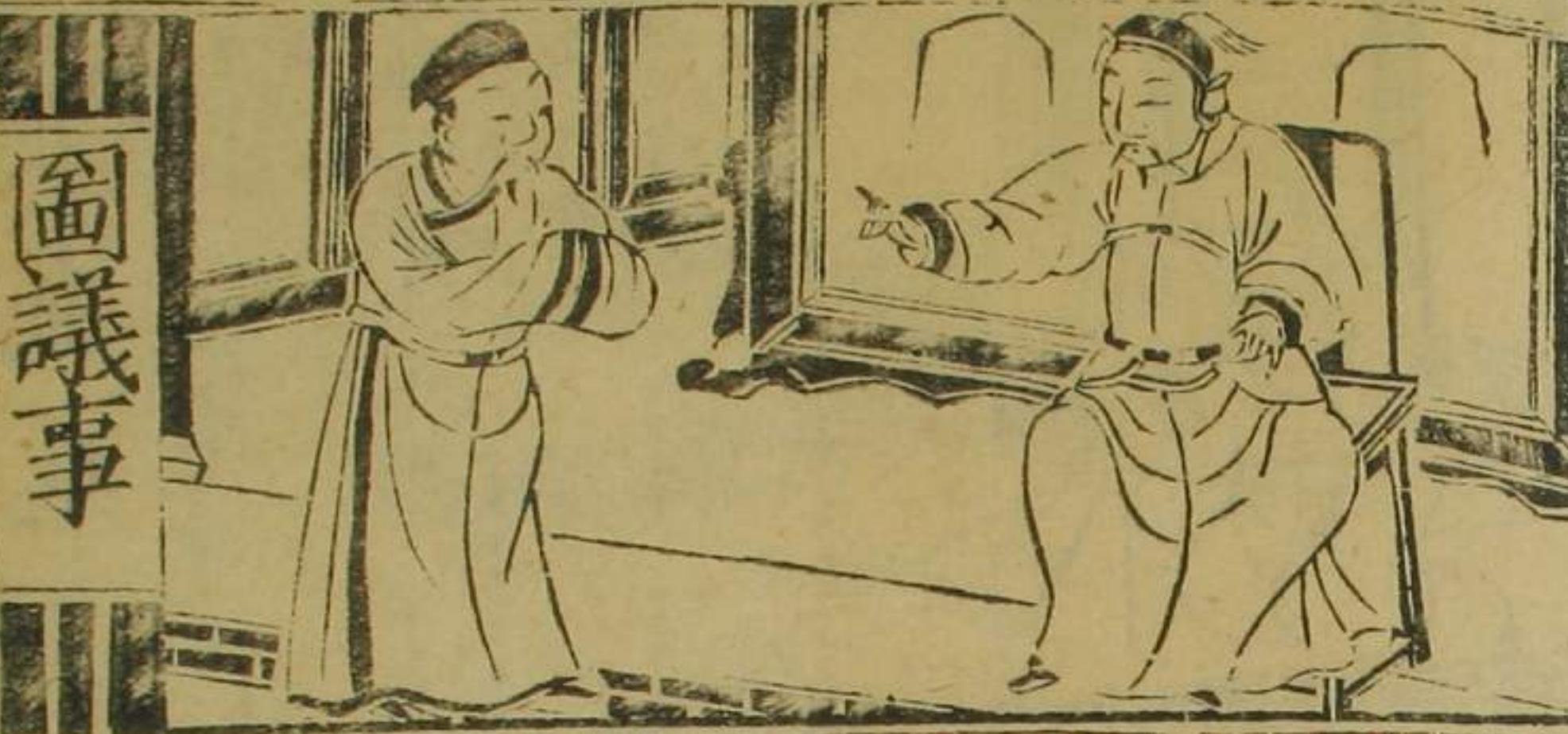
斬祖受

皆焚之史官有詩贊曰
盡把私書火內焚 寬洪大度播深恩
曹公元有萬光志 龐涓山河付子孫
此言曹操能牢籠天下之人故得天下也
祖受被擒曹公素與祖受相識交放過來相見至帳前大呼曰受不降也為軍所執耳操曰本初無謀不合君計今國家未定當相圖之受曰我父母宗族懸命袁氏公令受速死為福操曰孤若早得足下天下不足慮也操厚待之次日在營中盜馬欲歸袁氏操怒而殺之至死神色不變操嘆曰吾殺忠義之士也傷悼終日史官有詩贊曰
河北多名士 忠貞說祖君 疑眸知陣法
仰面識天文 至死心如鐵 臨危氣似雲
曹公哀志士 尤與建孤墳
操進兵攻打冀州來捉袁紹未知如何

平原之漢縣名即今濟南府平原縣也

譚

袁譚郭



圖議事

全宋三國平本

交鋒尚大罵譚亦罵曰汝藥死慈父奪其名爵今又來殺兄耶二人親自交鋒譚大敗尚親自冒矢石衝殺譚兵潰散譚引兵奔平原尚收軍入城譚與郭圖再議進兵本壁為將領兵前往尚自引軍出城西陣對圓岑壁大罵尚欲自戰呂曠拍馬舞刀來戰岑壁二將戰不數合斬岑壁於馬下掩殺譚兵大敗再奔平原審配勸尚一發勦除遂乃進兵追至平原譚又勒馬回兵再戰當抵不住退入平原堅守不出尚三面圍住攻打譚見城中糧少與郭圖商議圖曰將軍兵多糧少顯甫盡率其眾而來父則不敵愚意可專人報曹公使提兵來若曹公兵至必先攻冀州顯甫必還救之將軍引兵而西自鄴以北可以虜之矣若曹公擊破顯甫其兵奔走又可斂而取之以拒曹公曹公遠來糧食不繼則自走矣以此偕我之有亦逞於曹公為對矣譚曰可用何人為使郭圖曰此間有一人能善言快語乃潁川楊翟人也姓辛名毗字左治見為平原令其人可

全宋三國平本

三國六

釋義 西平 漢之 縣名 今屬 汝南 府西 平縣 也



辛毗見

曹操

往譚曰此人乃辛平之弟可議論事圖曰他弟兄二人甚是和睦便可命之譚即時去請辛毗聞此言欣然便往譚脩書呈上却說辛毗到許都聞知曹操去伐劉表見屯軍於西平劉表令玄德為前部以迎之未及交鋒辛毗到操寨見操禮畢操問其故辛毗言表譚使毗特來納降操看書畢乃留毗在寨中操與文武商議程昱曰表譚被表尚攻擊太急不許已使辛毗來降不可準信見伐劉表待表氏兄弟自相吞併然後可圖也呂虔曰劉表方強且先平之滿寵曰丞相既引兵至此安可使回也荀攸曰二公之言未盡其善以愚意度之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不敢展足其無四方之志可知矣表氏據四州帶甲數十萬雖然數敗尚得民心倘若二子和睦以守其成業則天下未定矣今兄弟結冤勢不兩全因此來降若捉兵先滅表尚後觀其變而除之天下定矣此機會不可失也曹操大喜便邀辛毗飲酒操曰表譚之降直耶詐耶表

釋義 巴風 蟻音 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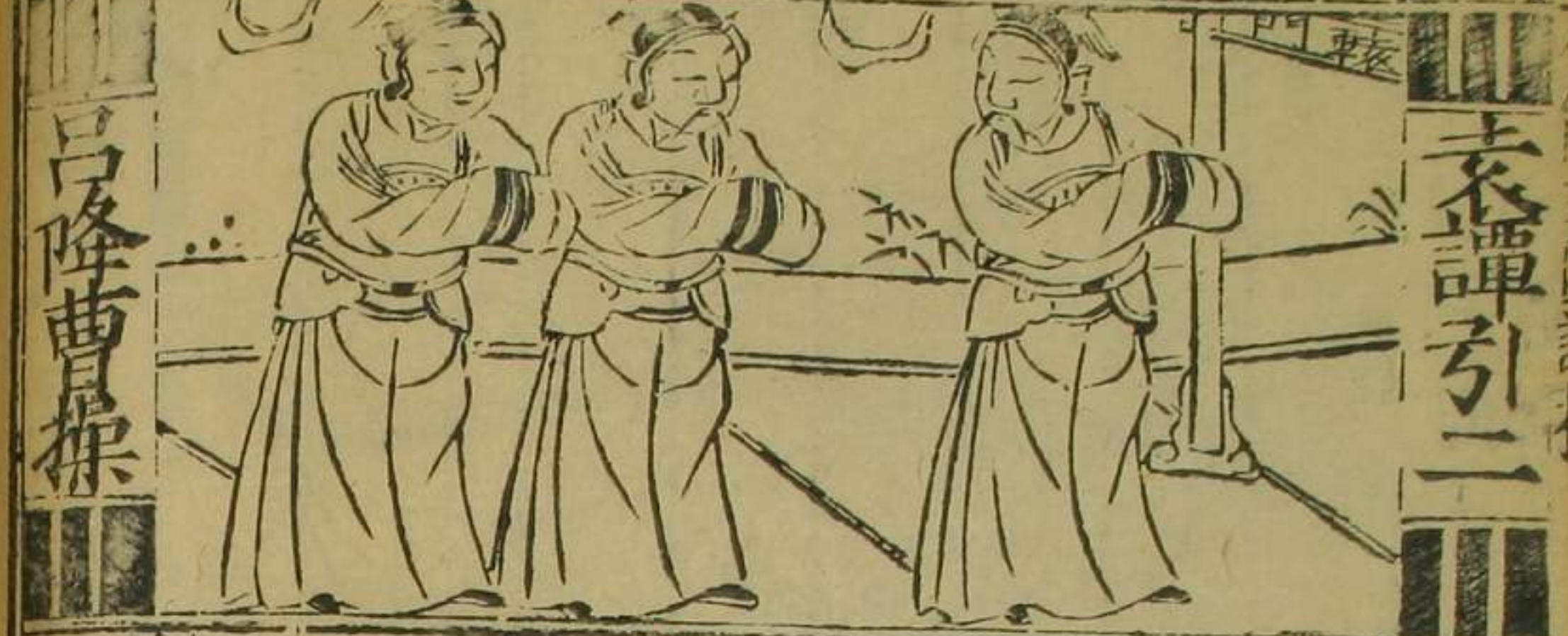
曹公宴

待辛毗

尚之兵果可滅耶辛毗對曰明公無問信與詐也直嘗觀其勢耳表氏兄弟相伐非他人能問乃謂天下可定於巴也今一日求救於明公此可知也顯甫見思危困而不能取此力竭也兵革敗於外謀臣誅於內兄弟掘越國分為二連年戰敗而甲冑生蟻虱加之旱蝗飢饉國無因食行無果糧天變應於上人事困於下民無問愚者智者皆知土崩瓦解此乃天下滅表氏之時也兵法云雖有金城湯池帶甲百萬而無糧食者不能守也今明公提兵攻鄴尚不還救則失城也尚還救則恐表譚襲其後以明公之威應困窮之敵擊疲弊之寇如迅風之落秋葉矣天以表尚付明公明公不取而自伐荊州荊州豐樂之地國內和民心順急未可動搖今二表自相殘害可謂亂矣居者無食行者無糧可謂亡矣若不取待下年成熟表氏改過而相和睦急難動搖今日其請救而撫之利莫大焉且四方之寇莫大於河北河北則六軍盛六軍盛則天下震天下震

釋義
辛毗
表字

志云
洪水
出棧



表譚引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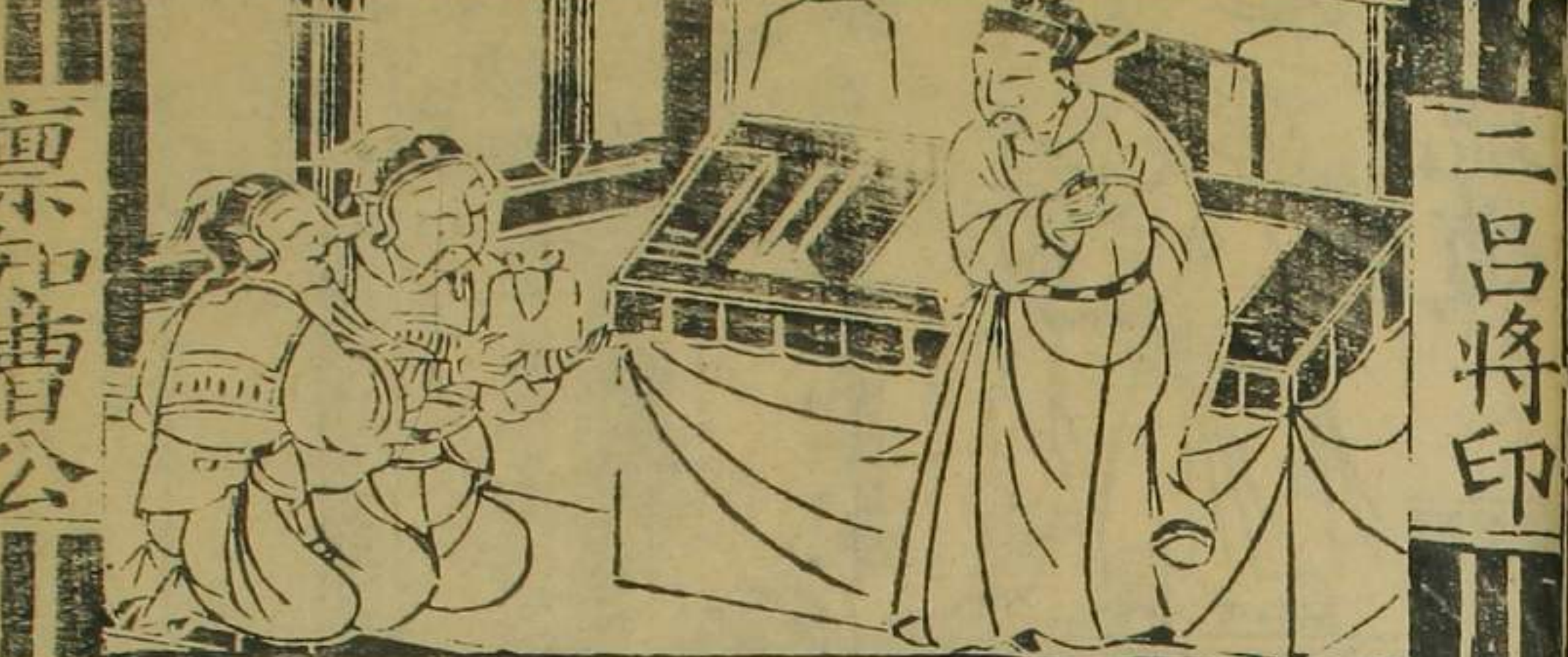
呂降曹操

則霸業成矣願明公詳之操大喜踴躍而言曰恨與辛在
治相見之晚矣即日收軍還取冀州表尚知曹操軍馬渡
河急引軍還冀州表見尚軍退大起平原軍馬隨後趕
來行不數十里一声砲响兩軍齊出左呂曠右呂翔兄弟
二人截住表譚性命如何

曹操決水滄冀州 第五十四回

建安八年十月曹操引兵集西平徑取冀州玄德恐操有
謀不敢追襲自回荊州操進兵渡河表尚慌引軍還留呂
曠呂翔二將斷後表譚趕來兩將截住歸路表譚于馬上
哀告二將曰吾父在日某不曾稍慢二將軍今何從吾弟
而相逼也二將聞言皆下馬降譚曰勿降我也可降曹
丞相二將隨譚見曹操大喜自將女許譚為妻令呂曠
呂翔為媒封為列侯譚請操攻冀州操曰未可方今糧
草不接搬運生受我濟河過其水以入白溝以通糧道然
後進兵交譚且居平原帶呂曠呂翔退軍回黎陽屯住郭

慶濟
縣西
八里
溝河
名在
保定
府新
城縣
南三
十五
里
馬可
下流
即宋
臨遼
之分
處



二呂將印

稟知曹公

圖與表譚曰今曹操以女許嫁恐其虛意又帶呂曠呂翔
去皆封列侯此是牢籠河北之心終久不容主公也可刻
將軍印暗使人送與二呂令作內應待曹操破了表尚可
乘其便而謀之譚曰此言有理遂刻一顆將軍印送與二
呂二呂受之將印來稟曹操笑曰表譚暗送印綬者欲
汝等為內助也待我破了表尚就裏取事小計也吾破尚
之後軍糧皆足豈能害我哉汝等且權受之自此曹操便
有殺譚之意建安九年春二月表尚與審配商議之曹兵
運糧入白溝必來攻冀州也如之奈何配曰可發檄使武
安長尹楷屯毛城通上党糧道令祖受之子祖鶴守邯鄲
以遠攻曹公以撓之主公可進兵平原急攻之先絕表譚
之禍然後破曹表尚大喜留審配守冀州使馬延張顯二
將為先鋒連夜起兵攻打平原譚知尚兵來告急於操
曰吾正待如此去必得冀州是時許攸自許昌來聞尚又
破譚入見操曰丞相何故坐而不待天雷誅殺表尚審配

曹軍搖
許原未操先
陣已喚開諸



曹軍搖

地道

冀州自來投降也操曰吾已料定矣遂令曹洪先進兵攻
鄴操自引一軍來攻尹楷兵臨本境尹楷引一軍來迎尹
楷出馬操曰許仲康安在陣中一騎馬從側邊傍出尹楷
措手不及一刀斬于馬下餘眾潰散操招了大半投降操
勒兵取卽卽祖鶴進兵來迎張遼出馬與鶴交戰鶴走入
軍中遼趕入兩馬相去不遠遼急取弓射中應弦落馬操
指揮軍馬一掩眾皆奔散操先除此二害遂引軍前抵冀
州曹洪已近城下操交三軍連城皆築土山掘地道以攻
之審配堅守甚嚴守東門將馮禮貪酒有悞巡警配怒拿
下打四十脊杖馮禮恨之開門投降曹操問破城之策
馮禮曰突門內土厚可掘地道而入放火城可拔也操交
馮禮引三百壯兵連夜掘地道而入審配夜上城點視
軍馬當夜見突門角上城外無灯火配曰馮禮引兵從地
道路而入也急喚精兵運石擊突中門閉馮禮及三
百壯士皆死于土內操折了這一場住罷地道之計退一

離冀州
十里五

金音
輔



袁尚起兵

面救冀州

軍於洹水之上以候袁尚回兵洹水離冀州五十里
攻平原聽知曹操已破尹楷祖鶴即日圍城甚急徵兵一
千回救冀州其將馮延曰不可從大路去大路曹操必有
伏兵可往小路從西山出溢水口去劫曹營必解圍也尚
曰吾先往不利也汝與張顛隨後便至馮延張顛屯軍斷
後尚比及行先有細作來報曹洪曰歸師莫掩可以避之
今袁尚老小必在城中彼兵回來必死戰矣操曰尚從大
道而來吾即避之若指西山小路而來一戰可擒矣吾料
袁尚必從小路而來忽一人報曰尚不從大路從西山小
路透出溢水界口操拍手笑曰天使吾得冀州也操曰彼
若來必奔火為號令城中接應分付兩路擊之大事就矣
却說袁尚出溢水界口東至陽平屯軍陽平守離冀州七
十里一邊安着溢水尚交軍堆積柴薪至夜焚燒為號遣
主簿李孚扮作曹軍都督於路青喝諸軍士直至城下
大叫開門審配認是李孚聲音放入城中說袁尚已陳兵

評表 紹料 操料 定表 尚如 見肺 子李 入城 無以 為也

操被城上



亂箭飛射

在陽平亭等接應若城中兵出亦卒火配交堆草放火以通音信李李曰城中無糧可撥老弱殘疾并婦人出降兒城中飢色若百姓一出便以兵繼之配從其議次日城上望白旗幡上寫冀州百姓投降寨中報曹操曰此是城中無糧交老弱百姓出降以免飢色後必有兵出也操交張遼徐晃引三千軍馬伏于山下操自張麾蓋裝軍簇擁至城下果見城門開處百姓扶老携幼手持白幡而降操曰我知百姓在城中生受若不出來就食早晚皆餓死矣百姓皆拜于地操教于軍後討糧食老弱百姓約有數萬百姓紛紛出城門中兵突出操教將紅旗一招張遼徐晃西路軍出亂走城中兵回操自飛馬趕到橋邊城上弩箭如雨射下操倒撞下馬操盔上中西箭險透其頂眾將急救回時操更衣換馬便引眾將來攻尚寨尚自迎敵時三路軍馬一齊掩至西軍混戰殺敗袁尚引數軍退保祈山下寨令人催取馬延張顛軍來操使呂曠引去

決漳河水



浸冀城

安二將迎於半路各出馬打話呂曠曰袁尚死在旦夕丞相寬洪大度禮賢納士何不降之不失封侯之位馬延張顛隨二呂來降曹操亦封為列侯次日進兵攻祈山先使二呂馬延張顛斷袁尚糧道尚情知祈山守不住夜走隘口安營未定四下火光燭天伏兵盡起人不及甲馬不及鞍尚兵大潰退走四十里遣故豫州刺史陰夔陳琳請降操許之連夜使張遼徐晃却去劫寨二將去到尚寨尚盡棄印綬節鉞衣服輜重望中山而逃操回軍攻城下許攸獻計曰河不決漳河之水以滄之操然其計先差人于城外掘壕斷周迴四十里審配在城上看操軍在外掘塹河極淺配暗笑曰此是欲決漳河水灌城之計若濠深可灌如此之淺安能安哉可一越而退眾將來曰曹操在外掘壕可以擊之配曰空費其力一任為之當夜曹操添十倍軍士一齊併力發掘比及天明廣二丈深引漳水灌之城中心水深數尺更其糧盡軍士皆餓死辛毗在城外用鎗

志云 中山 即古 即今 屬真 府定 也

全卷三目平末

漳河出彭城縣東十五里至漳林又東流一百八十里至漳德府林縣界合清漳水

徐晃生捉



審配過馬

挑表尚印綬衣服招安城外之人審配大怒將辛毗家屬老小八十餘口盡於城頭斬之將頭擲下辛毗號哭不已城中困極宰馬為食軍士餓倒不能守把審配兄之子名文榮素與辛毗至厚見毗在城下號泣密寫獻門之書拴在箭上射下城東軍士拾見辛毗將書見操喚諸將听令如入冀州休得殺害袁氏一門老小軍民降者免死次日天明文榮大開西門放操兵入辛毗躍馬先入軍士隨後殺入冀州審配在東南城角上見曹兵已入城中引數騎下城死戰正迎徐晃交馬生擒過來以索綁之解出城來路逢辛毗呀牙以鞭其頭曰賊奴汝今日真死耶審配大罵曰狗彘正由汝曹破我冀州恨不將汝也且汝今日能放生我也解見曹操曰汝知開門接我老乎配曰不知操指文榮曰此是汝姪文榮所獻配曰小兒不足用以至如此操曰曩日孤之行事何等之多耶配應聲曰恨少恨少操曰卿中於袁氏不容如此汝肯降吾否配曰不降不降幸毗哭拜于地曰丞相屬八十餘口盡遭此害之愿丞相戮之以祭魂耳配曰吾生為袁氏臣死為袁氏鬼不似汝輩說謊面諛之賊耳可速斬我操交牽出臨刑與行刃者曰吾主在北不可使吾面南而死向北望引頸就刃而死時建安九年七月也史官詩贊曰

河北多名士 誰如審正南 命因昏主喪 心與老天參 忠直言無隱 廉能智不貪 臨亡尤北向 降者盡羞慙

考証 按本 氏後 乃宣 武皇 后不 即魏

審配臨刑



容色不改

見者皆感嘆之操怜其忠義命葬于城北大軍入城長子曹芳字子桓時年十八歲此子是中平四年冬十月生於譙郡生時有青雲一片圓如車蓋覆於其家不散望氣者對操曰此子貴不可言八歲能屬文有逸才博覽古今經傳通諸子百家之書能射弓箭好擊劍瑯琊卞氏所生卞氏本偃家也曹操納為妻後生此子卞氏乃武宣皇后不即文帝也打破冀州時曹丕隨父在軍中不隨軍中不隨

也文者

不見甄氏

釋義
甄氏
皇姓
也



紅光

軍先入城中，逕投袁紹家，下馬拔劍而入。有末將當之曰：丞相有命，諸人不許入。紹府不叱退末將，提劍而入後堂，見劉夫人抱一女而哭，不向前欲殺之。劉氏性命如何。

曹操引兵渡壺關

第一指重圖

曹丕向前拔劍斬之，見紅光滿身，遂拔劍而問曰：汝何人也？劉氏曰：妾乃袁將軍之妻也。丕曰：懷中所抱者何人？劉氏曰：此是男婦衣履之妻，甄氏也。因出鎮函州，甄氏不肯遠行，就留在此相伴。丕拖近前，見披髮垢面，不以衫袖拭其面，以觀之。見甄氏玉肌花貌，有傾國之色，遂對劉氏曰：吾乃曹丞相之子，曹丕也。愿得汝家，汝勿憂慮。拔劍坐於堂上，眾將誰敢輒入。

甄氏乃中山無極人，上蔡令甄逸之女。生於光和五年十二月丁酉日。其母張氏常夢中見一仙人執玉如意立于其側，臨產之時見仙人入房，以玉衣蓋体，遂生甄氏。二歲喪父，後相士劉良相之曰：此女貴不可言，自少

觀以
則甄
氏之
賢鑿
見可

劉氏甄氏



同見曹公

至長並不好戲弄。年八歲，門外有走馬戲者，家中人及諸姊妹皆上閣觀之。甄氏獨不行，姊問曰：門外走馬，老幼競觀，汝獨不觀，何也？甄氏曰：豈女子之所觀也？年九歲，喜讀書，寫字將諸兄筆硯使用。兄曰：汝當習女工，何用讀書寫字？欲作女博士耶？甄氏曰：古之賢者，未有不孝。前世成敗以為已戒，不知書何由見之？後天下兵散亂，加以饑饉，百姓皆賣金銀珠玉寶物。時甄氏家巨富，盡收買之。甄氏時年十餘歲，乃白母曰：今世亂，何多買寶物？此取禍之端也。又兼左右皆飢，不如以穀賑給親族隣里，庶為恩惠也。舉族皆稱其賢。年十四歲時，中兄喪，甄氏事嫂極盡其勞，撫養兄子，慈愛甚篤。母性嚴，待諸婦有常，甄數諫曰：兄不幸早終，嫂年少守寡，願留一子以大義何待之？常婦愛之，宜如女母，感其言，令甄氏與嫂同處。後建安中，袁紹娶與次子袁熙，為妻。熙出守幽州，留在冀州侍母，因此被曹丕所見，欲得之。

釋義 袁紹 墓在 彰德 府臨 漳縣 西北 六十 里

曹操祭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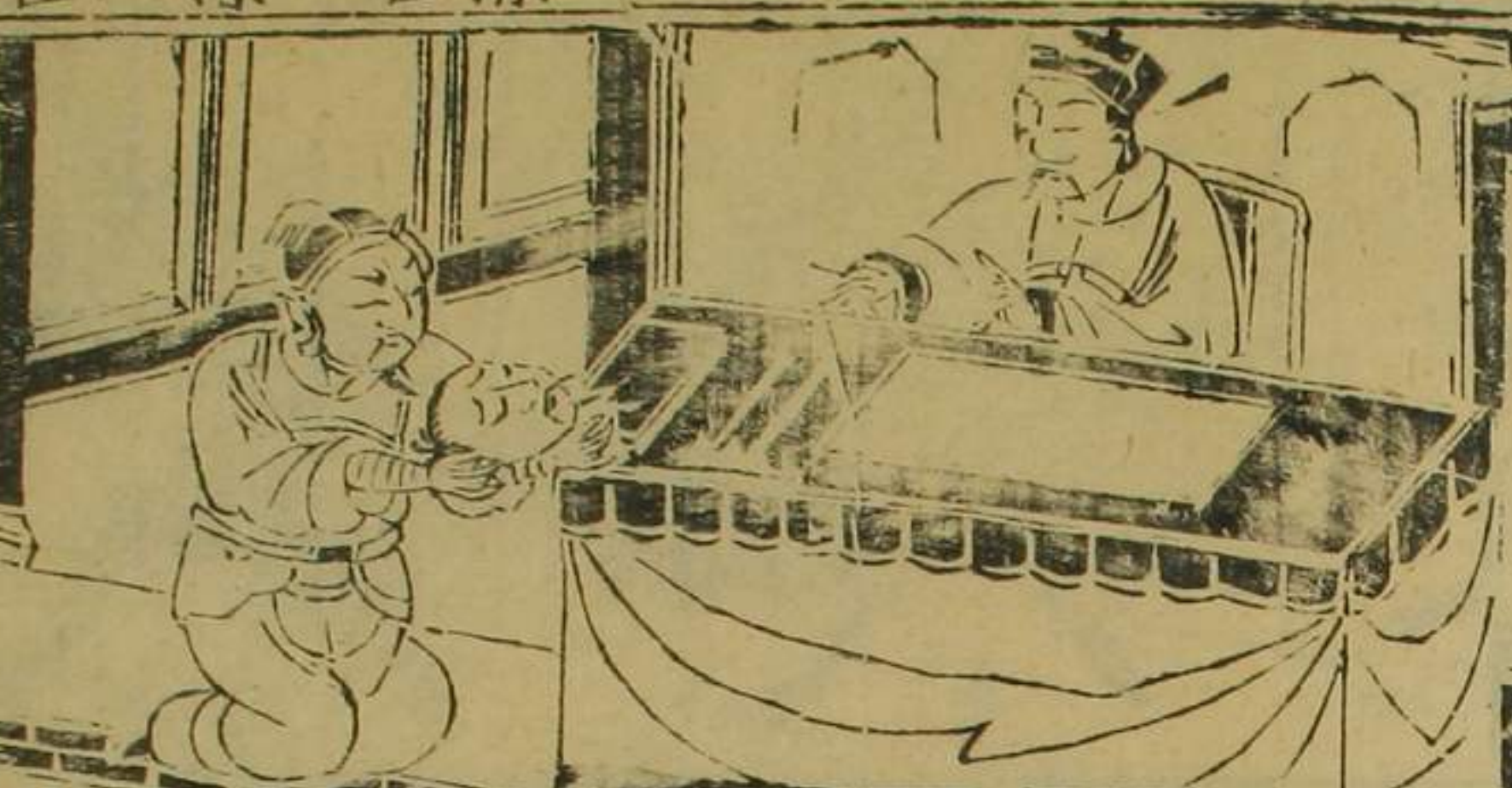


袁紹之墓

衆將請曹操入城操上馬擺布嚴整時有許攸在馬後將入城門攸縱馬迎前以鞭指其城門曰阿瞞汝不得我不得冀州也操大笑曰汝言是也此曹操智高處操至袁紹府門下問曰誰曾入此門去末將對曰世子在內操急喚出欲斬之荀攸郭嘉曰非世子不能鎮此府也操方免之劉氏出拜曰非世子無以保全家也愿以女謝之操交喚出甄氏拜於其前操視之曰真吾兒婦也見其有貴相知是袁紹為高能識貴人也操既定冀州親往袁紹墓下祭之再拜而哭甚哀顧謂衆官曰吾想昔日與本初共起兵時紹問吾曰若言不輯則方面何所可據吾聞之曰足下意欲若何紹曰吾欲南據河北阻燕代兼夷狄之衆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吾答曰吾任天下之智以道御之無所不可此言未常忘了今本初已喪吾想此言而流涕也衆皆伏其高見操賜金帛糧斛安紹妻仍下令曰河北居民遭兵燹之後不免今年租賦大事已定駕表申朝操自領

評操 聘崔 瑗 遣人 聘崔 瑗 則 冀州

許褚提許



攸頭見操

冀州牧次日許褚出東門正迎許攸喚褚而言曰汝無我安能出入此門也褚大怒曰吾等平生身冒血戰奪得城池汝安敢誇口也攸大罵曰此等皆匹夫起身耳何足為道褚大怒拔劍殺之提頭來見曹操說許攸如此無禮某故殺之操曰子遠素與吾舊故相戲耳何故殺之深責許褚令厚葬之此亦曹操奸雄處已有殺許言之後人有詩嘆許攸詩曰
堪笑南陽一許攸 欲憑胸次傲王侯
不思曹操如熊虎 尤道吾才得冀州
操問其間誰知戶籍冀民曰騎都尉崔瑗數曾諫袁紹守境紹不從因此托疾在家操遣人聘之瑗字季珪清河東武人也瑗至操命為本州別駕從事操問曰汝按本州戶籍可得三十萬衆欲為大州也瑗對曰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二袁兄弟干戈相尋冀方羣民暴骨原野未聞王師仁聲宣露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較計甲兵惟此為先斯

戶口民籍盡得之矣

評操奸雄既而捉令又走避假仁以入此操之奸

袁尚奔



投幽州

豈鄙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操聞其言改容謝之待為上賓曹操已定冀州便使人探袁譚消息乘時掠取其陵安平渤海河間等處聞知尚走中山連夜攻之尚兵虛弱聞風而走尚往幽州投奔袁熙袁譚盡收其眾欲復冀州操使人召之譚不至操大怒馳出罵譚以絕其婚操自統大軍征進袁譚直抵平原走保南皮今河間府南皮縣也建安十年春正月操進兵南皮時天氣嚴寒水路盡凍糧船不通操下令差百處百姓敲冰拽船以代軍士之勞百姓所知皆望深山而逃操大怒曰捕得百姓盡斬之百姓聞得多有親往營中投首操曰若不殺汝等則吾號令不行若殺汝等是吾無仁心也汝等快往山中藏避休被吾軍士擒之百姓垂淚而去此是操城也遂進兵南皮譚引驍將彭安出城與曹軍相敵兩陣對圓操出馬以鞭指譚罵曰吾待你如兄弟何生異心也譚曰汝犯吾境界奪吾城池反說吾有異心何也操怒遣徐晃出馬譚使彭安相迎兩馬相交晃

偽所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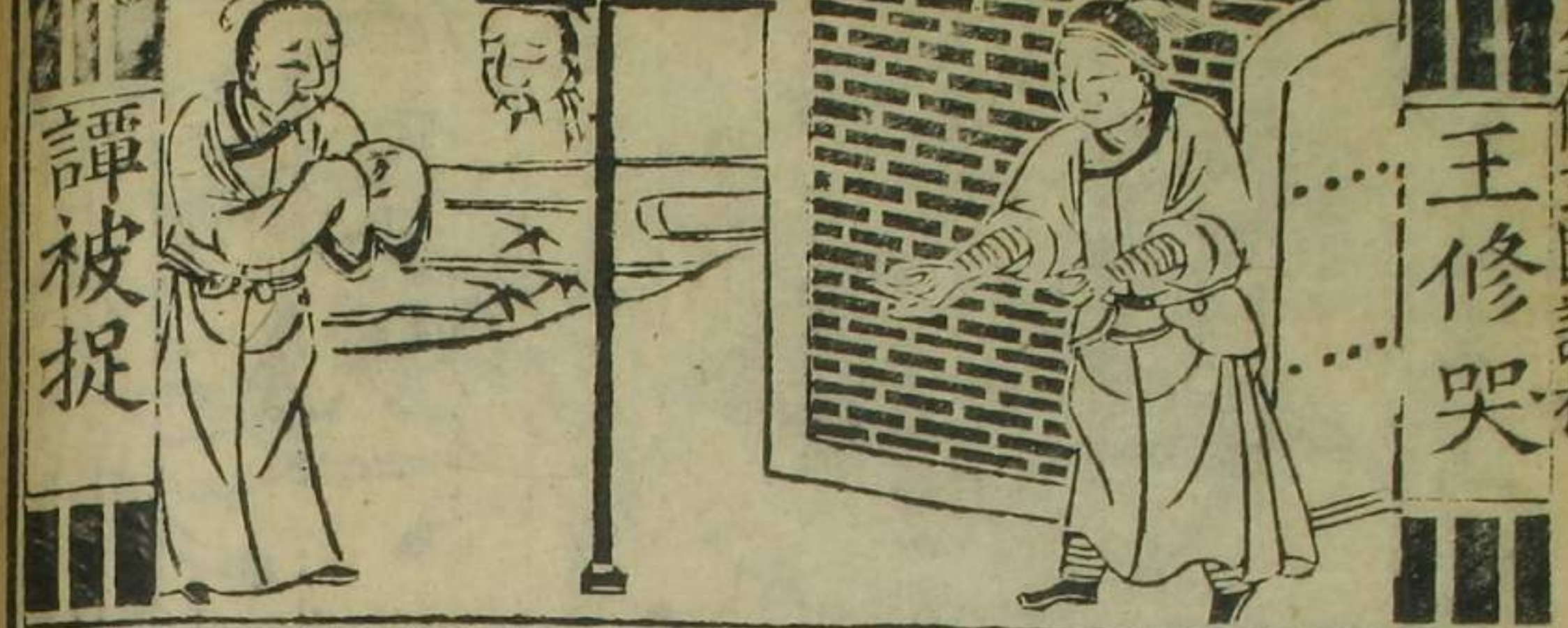
曹洪大戰



殺死袁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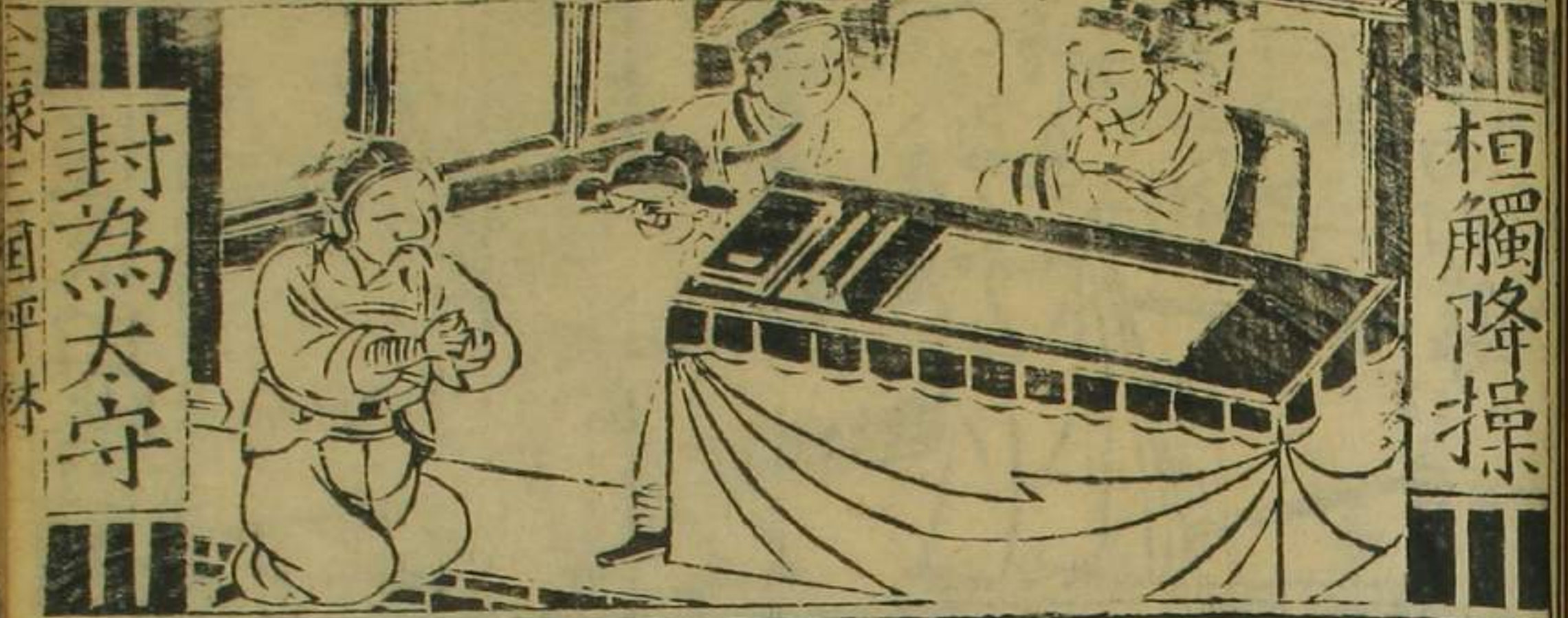
斬彭安於馬下譚軍敗走退入南皮操軍四面圍住譚軍辛平出降入寨見操曰袁譚反復不常吾誰信看汝弟之面就休回去平曰丞相差矣吾聞主貴臣榮主憂臣辱安可不回也操即遣之平回見譚言操不准投降譚叱之曰汝弟見事曹操汝懷二心耶平氣昏於地頭更不醒而死譚方悔之不及史官贊曰
不顧其身 一言氣昏
全忠盡節 河北功臣
郭圖曰若與南軍開時不能勝來日盡發百姓當先軍繼其後與曹操決一死戰譚然其言當夜盡驅南皮百姓使皆執刀鎗听令次日平明大開城門軍在後驅百姓在前大舉喊聲直抵曹寨兩軍混戰自辰至午勝負未分殺人遍地操見未獲全勝操棄馬上山親自擊鼓將士見之向前譚兵大敗曹洪奮威突陣正遇袁譚舉刀乱砍譚死於陣中郭圖見陣大乱急驅軍入城樂進望見拈弓搭箭射

釋義 辟薦 也謂 生受 表氏 之薦 命而 駕為 別



下城壕一虜而入人馬俱陷操引兵入南皮安民了當有一彪軍馬來到乃是表熙部將焦觸張南操自引兵迎之二將皆降操封為列侯又黑山賊張燕引軍十萬來降操封為平北將軍操令樂進李典張燕打并州攻高幹操自引兵攻幽州來破表熙先說曹操交將表譚首級號令令曰敢有哭者滅三族頭掛北門外一人布冠衰服哭于頭下左右拿來見操問之乃北海營陵人也姓王名修字叔治乃青州別駕因諫譚被逐知譚死故來哭尸操曰汝知吾令否修曰已知操曰汝不怕累及三族耶修曰生受恩命亡而不哭非義士也畏死忘義何以立世乎吾受表氏厚恩若得收葬其尸葬于淺土然後全家受戮瞑目無恨操嘆曰河北義士何如此之多也可惜表氏而不能用人用則吾安敢正眼而視此地也遂禮修為上賓以為師金中即將操又得王修甚喜問修曰今表尚已投表熙當用何策取之王修不答操曰忠臣也問郭嘉曰曰可使表

釋義 遼西 漢之 郡名 東吳 未廢 之故 城在 永平 府治 東烏 九綱 目作 烏桓 東胡 國名 蕃邦 是也



氏降將焦觸張南等自攻之可以取也操用其言差集張南呂曠呂翔馬廷張顛各引本部兵分三路進攻幽州曹操兵援行接應表興表尚知操兵到前隊皆是河北降將二人商議棄城引兵星夜奔遼西投烏丸也番邦幽州刺史烏桓觸番人也殺白馬為盟聚幽州眾官歃血為誓共議背表向曹烏桓觸先歃血言曰吾知曹丞相當世英雄今往從之如不遵令者斬依次歃血至別駕韓珩之前珩乃擲刀於地而言曰吾受表氏父子厚恩今主敗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缺矣若北面而降曹氏吾不為也一座之人皆失色烏桓觸曰夫兵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韓珩既有志如此听其自便推珩而出烏桓觸乃出城迎接三路軍馬逕來降曹操也加為鎮北將軍幽州太守操使人探樂進李典攻打并州高幹見守壺口關不能下操自勒兵前往樂李二將接着說幹死拒關擊之不能下操集眾將共議破幹之計荀攸曰須用詐降計

釋義 音役 突乃 遼西 烏丸 別種 名立 刀居 從子 無終 日曉 釋義



操求田疇

為鄉導

方可操然之喚降將呂曠呂翔附耳低言呂曠番邦有恩而無怨表尚表熙尚存舍烏桓而往南征尚兄弟因烏桓之眾助於死王之臣以生蹋頓繇之心恐青冀非已之有也列表坐談之客耳自知英雄不足以禦備矣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能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矣操曰奉孝之言真大議論也遂拽大小三軍車數千輛出虜龍緹塞但見黃沙漠漠狂風暗起山谷崎嶇操有回軍之心問于郭嘉此時不伏水土卧病車上操泣曰以吾故平夷狄使公遠涉艰难而致染病耶嘉曰其感丞相大恩雖死莫能報萬分之一操曰吾見北地崎嶇意欲回軍若何嘉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而難以越利不如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備虜可擒也須得曾識徑路者以引之操遂留郭嘉於易州養病求鄉導官以引路人存表紹舊將田疇深知其境操命尋之疇見操言之此道秋夏間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舡為難入矣若回軍從虜

檀在 順天 府密 雲縣 南一 十五 里其 山之 有古 檀樹 故名 之白 狼山 在東 州東 去柳 城之 漢



曹日兵掩殺

胡兵大敗

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前近柳城掩其不備蹋頓可一戰而擒也操從其言封田疇為靖北將軍作鄉導官為前驅張遼為次操自押後倚道輕騎而進時建安十二年秋七月田疇引張遼前至白狼山却說表熙表尚會合蹋頓等數萬騎前入慌報知曹操自勒馬登高望之見蹋頓兵無隊伍挽離不整操與張遼曰虜兵不整便可擊之以麾授遼引許褚于禁徐晃分四路下山奮力急攻蹋頓大亂遼拍馬斬蹋頓於馬下餘眾投降操令休殺各胡番將各胡虜降者二十餘萬口表熙表尚引數千騎投遼東去操收軍入柳城操差人探郭嘉病回報嘉病甚重操大驚曰速差數騎以探消息又報嘉病九分操令田疇為壽亭侯以守柳城疇曰疇負義逃竄之人耳蒙恩全活為幸多矣豈可賣盧龍之塞以換爵祿哉必不得已請效死勿首於前操又使夏侯惇說之不從操乃拜疇為義郎操撫慰單于番人等送納駿馬一萬匹領軍回時天色寒冷

縣名屬遼西郡晉廢之故城在永平府城西十里

操哭郭



嘉靈柩

早二百里無水開地三四十丈方得水回至易州之時郭嘉已死數日停靈柩在于官廨操往祭之哭倒于地曰奉孝死乃天喪吾也與諸文武曰諸君年齒皆孤昔輩惟奉孝至少吾欲托以後事不期中年夭折使我心腹崩裂矣

郭嘉遺計定遼東

左右將郭嘉臨死所封之書呈上曰郭公臨亡親筆書此令丞相從之遼東自定矣操曰奉孝如此用心孤如何不從拆書觀之點頭嘆想諸人皆不知其意次日夏侯惇引眾人稟曰遼東太守公孫康久不賓伏即日奉檄索尚二人投之父必為患不如乘其未動即往征之遼東可得矣操笑曰不煩諸公虎威數日之間公孫康自送二袁之首至矣眾人皆疑次日又稟又如前言回之諸將不信却說表與尚引數千騎奔遼東來公孫康本遼東襄平人也武威將軍公孫度之子康知表與尚來投遂聚本部官

評二表來投公孫氏聞二表來投而使議之不

二表投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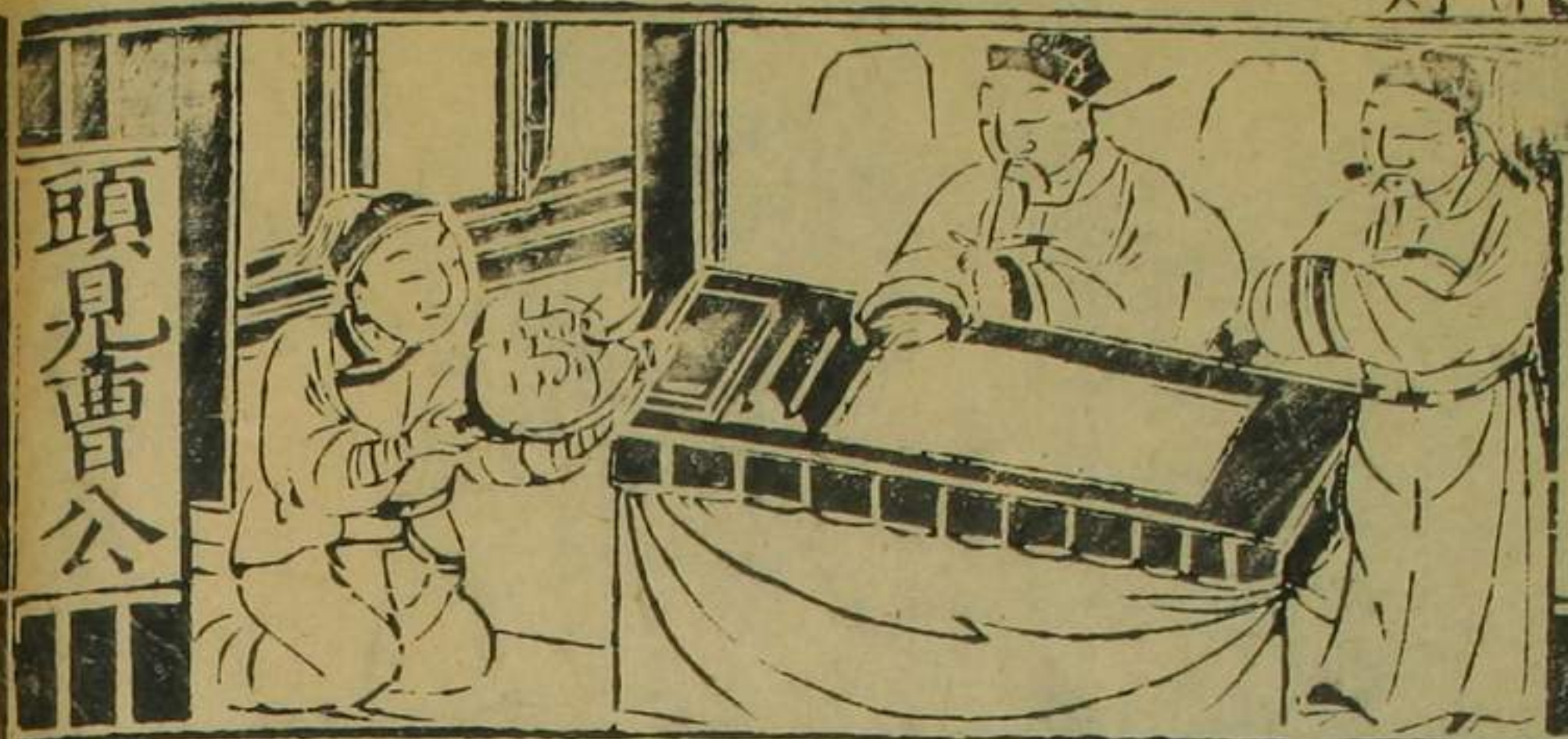


公孫康

屬商議其叔公孫恭曰表紹在日常有吞遼東之心恨表有暇也今表與尚尚兵敗將亡無處依棲來投遼東此是鳩奪鵲巢之意也若容納之必來相圖不如賺入城中殺之送頭與曹公曹公必重待於汝也康曰只愁曹公乘時引兵下遼東又不如納二袁以助之使為前驅可也恭曰操若下遼東必星夜前來如其無意必不動矣可探听之如曹進兵則留二袁如不動則殺二袁納與曹操康從之先使人去探消息却說表與尚言今遼東軍兵有數萬足可與曹操爭衡暫投之却當殺公孫氏以奪其城養成氣力而抗中原可復河北也尚曰吾揣此心久矣二人入見公孫康留于館舍每日使人相待推病不相見探細人回報曹操屯兵易州無下遼東之意公孫康先伏刀斧手於壁衣中使人請二袁入相見禮畢命坐康使左右侍立盡令出外迴避欲議密事尚見坐榻上無裊褥時天氣嚴寒對康曰願鋪坐席康瞋目言曰汝二人之頭將行萬

也成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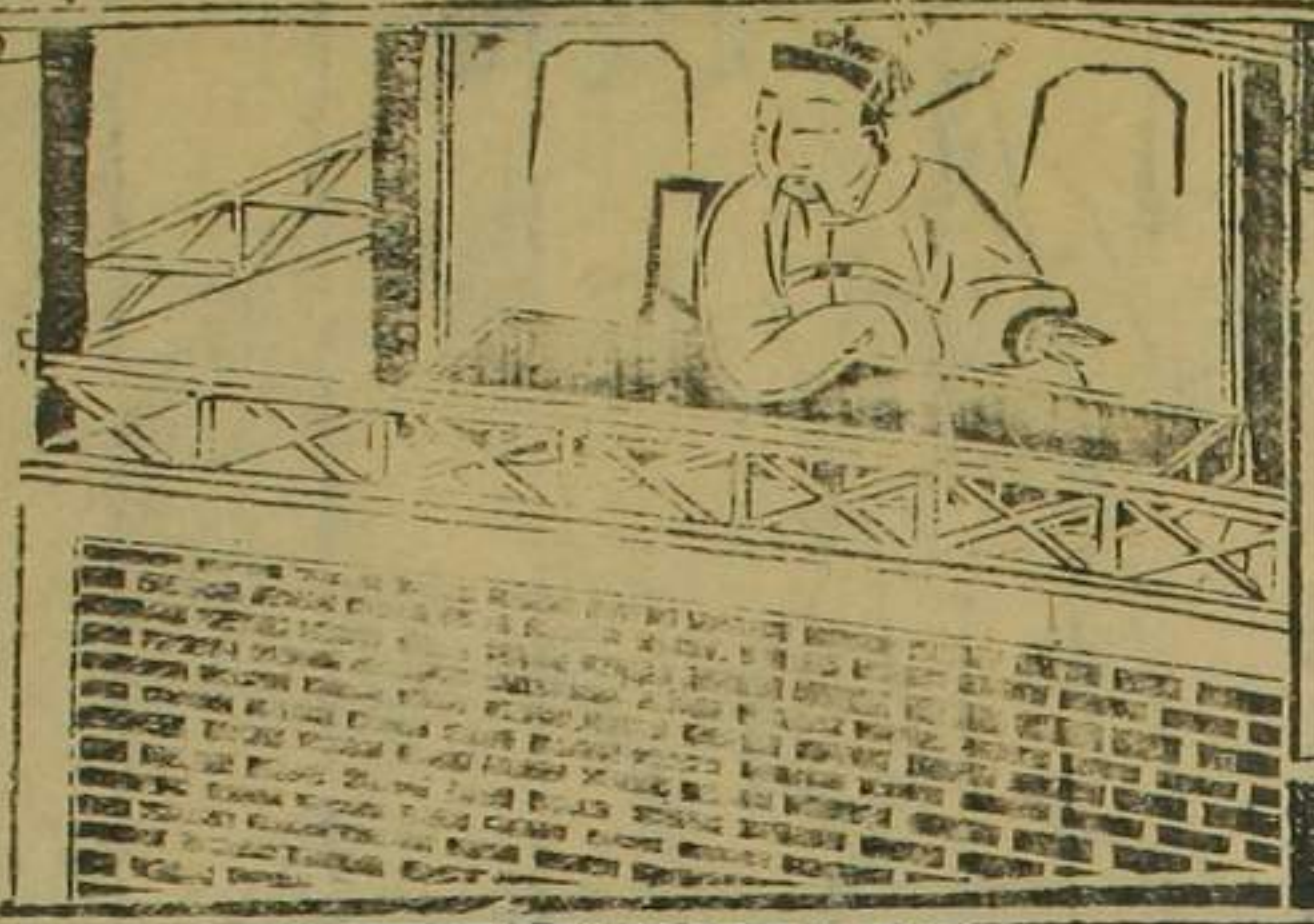
使賚二袁



頭見曹公

里何席之有尚大驚奉手無措康曰何不下手刀斧手湧出就砍下二人之頭用木匣盛貯使人星夜送投易州來盡招其軍馬却說曹操在易州按兵不動夏侯惇張遼入稟曰如不平遼東可回許都恐劉表生心操曰吾見二袁之首方始班師眾皆暗笑忽報遼東公孫康遣人送袁熙袁尚首級至眾皆大驚使呈上書操大笑曰不出郭奉孝之所料重賞其使遂刻印封公孫康為襄平侯拜左將軍使回眾官問操曰何為不出郭奉孝之所料操出郭嘉書以示之書曰今聞袁熙袁尚往奔遼東切不可加兵迎前奔敵公孫康又畏袁氏吞併往投必疑若以兵攻之破必併力而迎敵急不可下若緩之公孫康袁氏必自相啗其勢然也眾皆踴躍稱善操引諸官設祭於郭嘉靈前嘉年三十八歲從征伐十有一年多立奇功史官詩贊曰
天生郭奉孝 豪傑貫群英 腹內藏經史 胸中隱甲兵 運謀如范蠡 決策似陳平

操見金光



掘得銅雀

又詩曰 可惜身先喪 中原梁棟傾 雖然天数三分定 妙算神机亦可嗚 若是當時存奉孝 難容西蜀與東吳 操領兵回冀州使人先扶郭嘉靈柩於許都遷葬程昱等請曰北方大定可還許都建下江南之策操嘆曰吾有此志諸君先言是夜操宿冀州城東樓上夜凭欄仰觀天文時有荀攸在側操指曰南方旺氣燦然恐未可去也攸曰以丞相之天威何所不伏耶正看間忽見一道金光從地而起攸曰此必有寶於其地下操下樓隨光令人掘之果得奇物 劉玄德赴襄陽會 第一回 操於金光處掘出一銅雀問攸曰此何祥也攸曰昔舜母夜夢玉雀入懷而生舜帝今得銅雀此吉祥之兆也宜作高臺以處之操大喜遂令作銅雀臺於漳河之上即日破

評操得銅 冀州城觀 南方旺氣 而得銅雀 命工乃銅 大建銅雀 臺于

曹操班師

曹子文 為大 後英 曹子 薨子 深嗣 深薨 子獵 嗣



兵回許都

王斷水燒瓦磨磚計一年而工畢次子曹植進曰若建層
臺必立三座至高者名為銅雀左邊一臺名王龍右邊一
臺名金鳳作兩條飛橋橫空而上以龍鳳朝銅雀之意須
得二年方可成就操喜曰吾兒言者是也他日臺成足以
娛老次子名植字子建極聰明年十歲時善屬文諳誦詩
詞論賦千萬言無一字差訛常作文章呈父操曰汝倩人
為也對曰言出為詞下筆成文當以面試奈何倩人操甚
愛之妾劉氏子曹昂征張繡時陣亡卞氏生四子不植彰
熊操獨愛植在鄴造臺令張璠守北寨操總得袁紹之兵
五六十萬班師回許昌議封功臣皆為列侯封郭嘉為貞
侯養其子變於府中操欲南征劉表荀彧曰軍方征北面
而回未可遠行便待半年養成氣力劉表孫權一鼓而下
操從之遂分屯調用却說玄德自到荊州劉表待之甚厚
一日正與相聚飲酒忽報元降張虎陳生在江夏劫掠人
民款取荊州造反表驚曰一賊又來為禍不小玄德曰不

評倫 得駿 馬德 玄德 引張 虎陳 生而 得的 盧

張飛刺死



陳生馬下

須兄長憂心備往收之表大喜隨即點三萬軍令玄德行
次日到江夏張虎陳生引軍出迎玄德引關張趙雲出馬
玄德在門旗之下望見張虎所乘之馬極其雄俊玄德曰
此必千里馬也言未畢子龍挺鎗出馬徑衝過陣去一鎗
刺張虎下馬就扯住轡頭牽此馬回陣見子龍牽馬而
去隨後來奪張飛大喝一聲挺矛出馬將陳生刺于馬下
餘眾潰散玄德招安平復江夏數縣民賴其力遂班師回
表自出郭迎接入城飲宴酒酣表曰吾弟如此雄才荊州
有所倚仗也但憂南越寇境張魯孫權皆足為慮也玄德
曰弟有三將可以保之遣張飛尋南越之境關羽拒固子
城以鎮張魯趙雲尋三江以當孫權兄何憂哉表大喜時
蔡瑁在側聞之入告姐蔡氏曰劉備遣三將巡邊境自居
荊州父必為患且備為人忘恩失義不可同處對荊州言
之蔡夫人听弟之言夜對劉表曰我聞荊州人多為玄德
往來容在城中無益不如早遣之表曰吾弟仁德之人也

也于不允妨保
主利言主護



表送玄德

守新野縣

汝勿疑焉蔡氏曰誠恐他人不似汝心耳表亦狐疑次日
出城點軍見玄德所乘之馬極駿問之乃張虎之馬也表
稱贊不盡玄德會其意就將此馬送與劉表大喜騎回
城中崩越見而問之表曰備送越曰昔吾先兄崩良善相
馬今雖棄世越亦頗曉此馬眼下有淚槽額邊有白點名
為滴盧也騎則妨主張虎為此而亡主公不可乘之表听
其言次日請玄德飲宴表曰夜來所惠之馬深感厚意但
賢弟征進可用吾處空間敬當還之玄德起謝表又曰賢
弟久居城郭恐廢武事此襄陽去管下有一縣名新野縣
頗有錢糧弟可引本部軍馬於本縣屯扎就收錢糧為用
玄德深謝領軍新野縣去表自送行到長亭酌別之後一
人在玄德前長揖曰豫州不可乘此馬玄德視之乃劉表
幕賓尹籍字伯机山陽人氏玄德慌下馬問之曰此馬
何不可騎也昨聞前異度對劉荆州言此馬名的盧乘則
妨主故遣還公今特報之玄德曰深感先生見愛但人居

九

評瑞祥
產瑞祥
井夫
人降
生阿
斗而
有白
鶴飛
鳴之
異果
他日
獨占
也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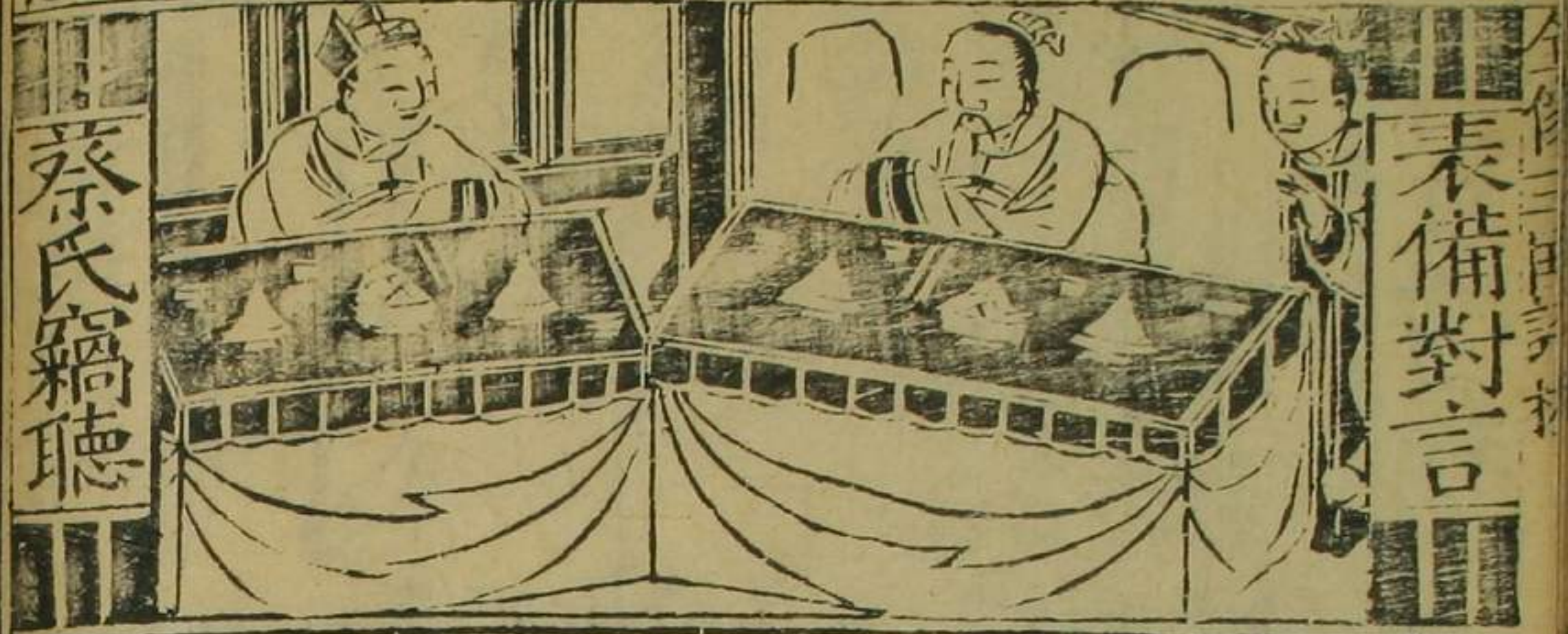


劉表問備

言及曹操

世死生有命豈可因一馬而能妨吾哉籍伏其高論自此
劉玄德前到新野軍民皆喜其治縣建安十二年春其夫
人降生劉禪是夜有白鶴一隻棲於縣衙屋上鳴四十餘
聲望西飛去守衙之兵皆見以為異禽臨分娩之時天香
滿室經月不散其夫人夜夢仰吞北斗有孕故名阿斗此
時曹操北征玄德往荆州說劉表曰方今曹操盡起中國
之兵北征許昌空虛若以荆襄之眾襲之一舉大事可就
表曰吾坐據九州足矣安可別圖玄德默然表邀入後堂
飲酒酣表忽然長嘆玄德曰兄何故有不足之意表曰
吾心間事難言之矣玄德再款問表夫人出表無語席散
玄德自歸新野日與士大夫談論天下之事建安十二年
冬曹操自柳城回玄德甚悔表之不用已策也忽劉表遣
使至請玄德赴荆州玄德隨使而往劉表請入坐表曰近
聞曹操自柳城提兵五六十萬回許昌日漸強盛必有吞
併之心昔日不聽君言故失此機會玄德曰今天下分裂

釋義 脚音 皮脚 肉脚 股脚 也 評也 德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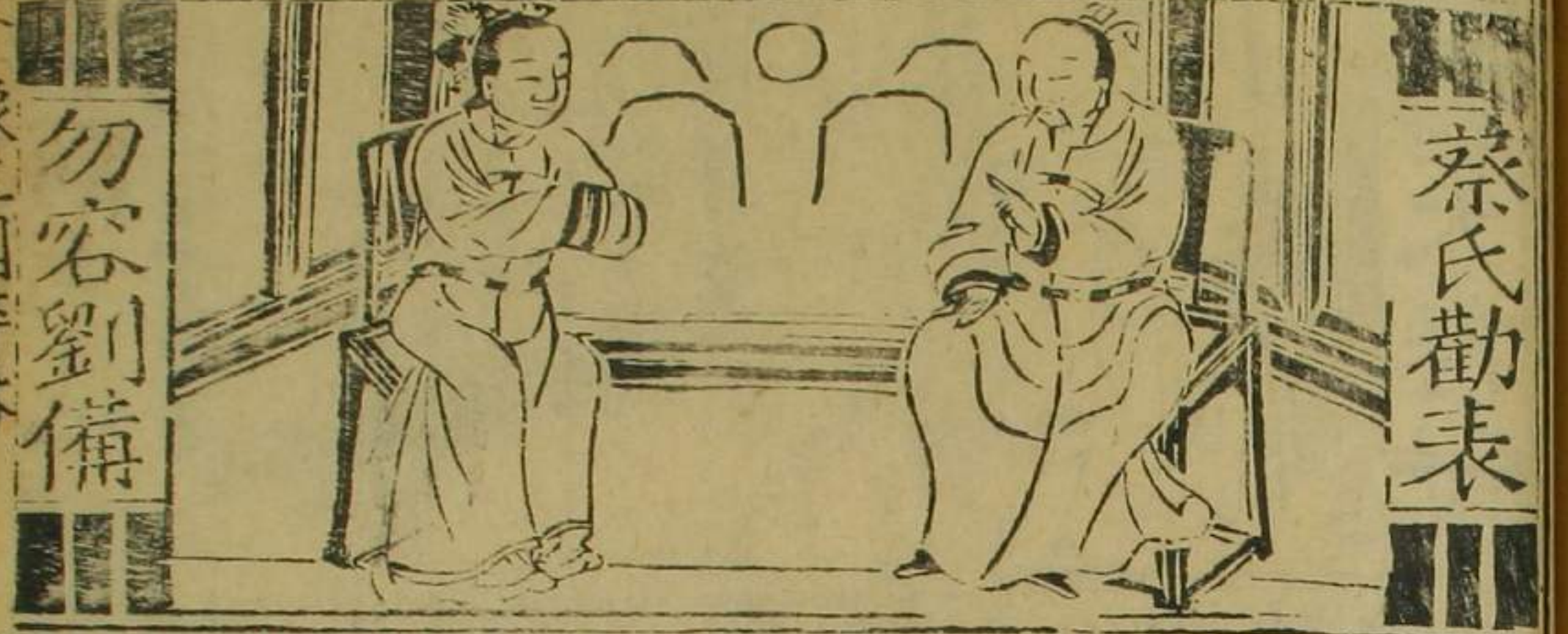


表備對言

蔡氏竊聽

干戈日起機會常有盡乎若能應之於後此未足為恨也
表曰吾弟之言甚當相與對飲表忽淚下玄德曰兄有何
事不快如此表曰前者欲訴於汝未得其便故隱之吾想
汝宗中骨肉故特告之玄德曰凡有難為之事備死亦不
辭愿聞心腹之語表曰前妻陳氏生子刘琦雖賢而懦不
足立事後妻蔡氏生下刘琮頗有聰明吾欲廢長立幼又
恐碍於礼法吾欲立其長者今蔡氏族中皆掌軍務往必
生乱因决未下玄德曰自古廢長立幼取乱之道也若憂
蔡氏權重可徐而削之不可溺愛而立幼也表默然元
來蔡夫人素疑玄德但與表講話必竊听之是時正立屏
風後听見深恨之玄德自竟語失遂起身如廁見竟鞞肉
復生如蛆潜然流淚不住刘表使人再請入席見玄德淚
下表問曰賢弟何故發悲玄德曰備往常身不離鞍鞞肉
皆散今不復騎鞞肉復生日月如流老将至矣而功業不
建是以悲耳表曰吾聞弟在許昌曹公請嘗煮酒共論英

嘆即玄 德之 自嘆 乃是 不忘 患難 也此 所以 三分 天下 其能 有一



蔡氏勸表

勿容劉備

雄貨弟盡舉名士操皆不舉曾對弟言天下英雄惟使操
與操耳操雖有數十萬之眾挾天子而令諸侯猶在五弟
之右何足慮也玄德乘酒興而答曰刘備有基本何慮天
下碌之輩也表聞之忽然变色玄德自知語失托醉而
起歸於館舍刘表雖不出言心中不足史官有詩曰
曹公屈指從頭數 天下英雄獨使君
曾教寰宇不三分
此言玄德不忘艱難安得為君子
刘表悶不已蔡氏曰適問我於屏風後听刘備之言足
見有吞併荆州之意今若不除必為子孫之患表不答但
搖頭而已蔡氏知其意遂召蔡瑁入商議此事瑁曰我聞
刘備有過人之志父後必吞荆州可就館舍殺之却告與
刘荆州未晚蔡氏曰事宜謹密不可造次瑁出點軍尹籍
知瑁有害玄德之心夤夜來報交便離荆州玄德曰吾不
曾辞刘荆州籍曰若辞必遭蔡瑁之害其與公言之玄德

劉表見



詩大怒

釋義 謀中 間用 言而 踈離 之也

遂上馬未明而行蔡瑁比及到館舍劉玄德已去瑁悔恨至甚遂寫詩一首於壁間徑入見表言備有反亂之意書反詩於館舍不辭而去劉表不信親往觀之果見反詩四句詩曰

困守荆襄已數年 眼前空對舊山川 蛟龍不是池中物 卧聽風雷飛上天

劉表大怒拔劍而言曰誓殺此無義之徒行數步猛省暗忖曰吾與玄德相處許多時未嘗見作詩此必外人之間謀也回步入房將尖刀刮去此詩棄劍上馬蔡瑁請曰兵已點就可往新野擒劉備表曰未可往擒容別益之此表見斷處蔡瑁見表持疑不決乃暗與如蔡氏商議如曰汝見掌軍權何必問我乃次日稟表曰適年成熟會眾官襄陽就馳騁人馬遊獵今日請主人行表曰吾近日氣疾作不能行可令二子為主待客瑁曰二公子年幼恐失於禮節撫恤之道表曰新野縣有吾弟玄德可請待客瑁暗喜甚

二公子迎



接玄德

張飛 止玄 德勿 赴會 亦是 有見 玄德 不從 卒涉 潭溪 之險 向非 的盧

中計便差人請玄德赴襄陽會却說玄德回至新野自知語失不敢告眾人知忽使至請赴會玄德欲行忽一人進曰使君此去必有大災眾人大驚言者是誰

劉玄德躍馬跳檀溪

玄德收拾赴會孫乾進曰昨觀主公匆匆而回心中不悅愚意在荆州必有所事故今請赴會必有詐謀故諫勿往玄德將上項事及訴諸關羽羽曰兄自疑心語失荆州又無咎責之意外人之言未可輕信今襄陽離此不遠不去則荆州反疑矣劉玄德曰雲長之言是也張飛曰筵無好筵會無好會哥不可去趙雲曰某將馬軍三百人同往可保主公無事玄德曰子龍同去何足慮也玄德與子龍即日同赴襄陽離新野七十餘里比及到郡蔡瑁出郭迎接意甚謙敬玄德不疑隨後劉琦劉琮二公子引王燦傳異文聘王威鄧義劉先文武等官出迎玄德見公子在轉無疑忌是日請於館舍安歇趙雲引三百軍士圍遠保護

一曜
能其
乎免

釋義
峴音
顯峴
山地
名也

蔡瑁蒯越

二人議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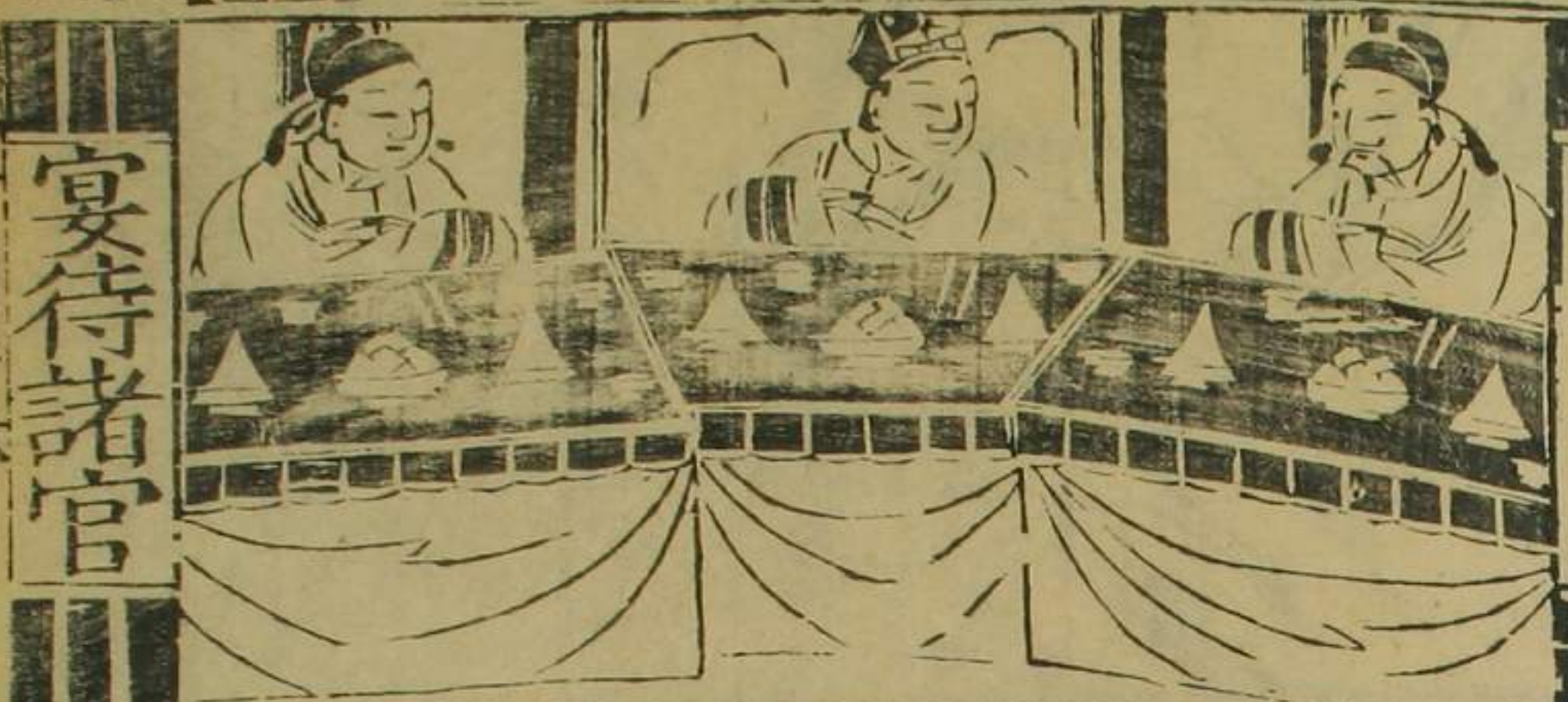
雲帶甲掛劍行坐不離劉琦曰父親氣疾作不能行特請
尊叔待客乞撫恤各處守牧之官為幸玄德曰吾本不敢
當此既兄有命不敢不從次日人報九郡四十二州縣官
員皆到了蔡瑁預先請蒯越商議曰劉備世之梟雄父必
為荆州之禍可就今日除之蒯越曰恐失士民之望不可
行此蔡瑁曰吾已密領荆州言語在此越曰如此則先須
準備瑁曰東門峴山大路吾已使宗弟蔡和引五千軍把
住南門外已使蔡中引三千軍把住北門江外已使蔡仁
引三千軍把住止有西門不必守護前有檀溪阻隔雖有
數萬之兵不易過也越曰吾見趙雲行坐不離恐難下手
瑁曰吾已伏五百兵在城內了越曰必是生擒劉備去听
區處未可自如誅戮可使文聘王威另設一席於外廳以
待武將先請住趙雲從可行事瑁曰吾已安排定了當日
殺牛宰馬大設筵宴請玄德玄德所乘之的盧馬心甚愛
之出入便騎是日騎至州衙命牽入後園拴繫眾官皆至

一統
志云

釋義

玄德主席

宴待諸官



堂上刘玄德主席二公子兩邊其餘各依次坐趙雲帶劍
立於其側酒至三巡文聘王威入請趙雲赴席雲推辭不
去玄德命去雲出就席蔡瑁在外收拾鉄桶相似三百軍
都趕歸館驛只待半酣號起下手正值尹籍把盞至玄德
前以目視之曰請更衣玄德會其意待籍把盞盞推起如
廁尹籍已於後園寺候須臾玄德至籍曰蔡瑁欲害使君
今城外東南北皆有軍馬惟西可走使君急從後道去勿
遲蔡瑁已定計害君多日矣靜軒詩曰
范增定計傷高祖 蔡瑁存奸害蜀君
不是忠臣先獻策 應知天意定三分
玄德大驚急解的盧馬開後園門飛身上馬不顧從者望
西門而走把門者問之玄德曰吾不勝酒力矣當之不住
飛報蔡瑁蔡瑁入顧不見在座便上馬喚五百馬軍隨後
便趕却說玄德出西門行不到二里前有大溪攔住去路
此溪名曰檀溪可闊數丈水通湘江其波甚急玄德到檀

檀溪在襄陽城西四里漢昭烈馬西走至此一躍而過

玄德躍馬



跳過檀溪

溪無船可渡勒馬再回遙望城西門內數百鈇甲馬軍隨
蔡瑁出玄德曰吾死矣遂回馬到溪邊回頭看時兵在背
後玄德縱馬下溪行不數步水勢緊馬前蹄忽陷浸到衣
襟玄德加鞭大呼曰的盧的盧今日妨吾可努力言未了
那馬忽從水中湧身而起一躍三丈飛上東岸玄德如雲
霧中起後人有詩曰

玄德襄陽逃難日

龍駒天賜渥洼生

威雄鉄騎追來急

翻滾寒波阻去程

王勒縱時双耳聳

金鞭擊處四蹄輕

的盧一躍檀溪過

從此西川霸業成

又題駿馬云

襄陽城外接長途

來往行人嘆的盧

兩岸蹄蹤埋綠草

半灘水影撼青蒲

夜静月明描素練

波搖星現散瓊珠

莫誇主有西川分

蓋為當時得駿駒

又題玄德之福

檀溪流水碧溶溶

過客登臨憶舊踪

玄德此時因逃難

的盧當日果招凶

波開蹄躍過三丈

勢欲飛騰到九重

千古且休誇駿馬

分明背上有真龍

又言人馬皆福

偶到檀溪覓舊踪

曾逢故老論三分

主憑洪福應逃難

馬仗神威迥不群

坐上當時扶社稷

安心有日會風雲

須知天意推排定

千里龍駒萬乘君

蘇孝士有古風一篇單詠檀溪事跡有感而賦云

老去花殘春日暮

宦遊偶至檀溪路

停驂遙望獨徘徊

眼前零落紅飄絮

暗想咸陽火德衰

龍爭虎鬥交相持

襄陽會上王孫飲

座中玄德身將威

至溪邊



蔡瑁趕

玄德縱



馬而去

逃生忽出西門道
 一川煙水漲檀溪
 馬蹄踏碎青琉璃
 耳畔但聞千騎走
 西川獨霸真英主
 檀溪之水自東流
 臨流三嘆心欲酸
 三分鼎足渾如夢
 胡曾先生詠史有詩為証

腦後追兵又來到
 急叱征驍望前跳
 天風響處金鞭揮
 波心忽見雙龍飛
 坐下龍騎兩相遇
 龍駒英主今何在
 夕陽寂寂照空山
 踪跡空留在世間

三月襄陽綠草齊
 王孫相引到檀溪
 的盧何處埋龍骨
 流水依前遶大堤

玄德躍過溪西回顧本岸
 蔡瑁引五百騎到隔岸大叫使
 君何故逃席便去玄德曰
 吾與你又無仇何故相謀耶
 瑁曰吾無此心使君休听傍人之語
 玄德見蔡瑁手將拈弓
 取箭遂縱馬加鞭望南而去
 蔡瑁與諸將曰是何神助也

子龍躍馬



遇見蔡瑁

却欲回城西門內趙雲引三百軍趕來
 蔡瑁性命如何

劉玄德遇司馬德操
 第一回

蔡瑁不敢過溪欲回城中趙雲正飲酒聞忽見人馬轉動
 急入覘之座上不見玄德心中大驚出投館舍听得人說
 蔡瑁引軍趕玄德出西門去了因此火急綽鎗上馬引三
 百軍出城迎見蔡瑁喝問曰吾主何在瑁曰使君逃席不
 知何往趙雲是個謹細的人不肯造次遍觀軍中並不見
 動靜前望大溪相隔別無去路趙雲曰汝請吾主何故着
 軍馬圍繞瑁曰九郡四十三縣分官僚在此吾為上將豈
 可不防護也雲曰汝逼我主何處去了瑁曰吾听知匹馬
 出門到此又不見雲疑惑不定直來溪邊看時只見隔岸
 一帶水跡元來對岸坡高三十餘丈雲引軍四散覘望不
 見踪跡趙雲再回時蔡瑁已入城了雲拿把門軍士問時
 皆說飛馬出西門去雲恐內有埋伏不敢入城引軍投新
 野而歸却說玄德渡溪之後如醉如痴想此闊間不覓一

評子 龍 趕 子 備 子 九 截 住 蔡 瑁 中 追 問 德 而 復 尋 野 觀 新 野 時 誅 蔡 瑁 誰 可 以 見

子為之細人謹也

釋義 水者先天一氣能養萬物可方鏡知人妍之意也

劉玄德



遇牧童

跳而過豈非天意也望南村僻策馬而行日欲沉西正行之間忽見一個牧童跨於牛背之上口吹短笛而來玄德嘆曰吾不如也遂立馬觀之小童亦停牛熟視玄德而言曰將軍莫非破黃巾劉玄德麼玄德大驚便問曰汝乃村僻小童安知吾姓名耶小童答曰我本不知因常侍於師父之側有客到時多曾說有一劉玄德其人身長七尺五寸垂手過膝目能相顧其耳乃當世之英雄今現將軍如此模樣想必是也劉玄德曰汝師父姓甚名誰小童言我師父覆姓司馬名徽字德操道號水鏡先生潁川人也玄德曰與誰為友見居何處小童曰與襄陽龐德公龐統為友兀的樹林中便是庄也玄德曰龐德公是龐統誰也小童曰叔姪之親龐德公字山民長師父十歲龐統字士元小師父五歲一日我師父在樹下採藥統來相探坐于樹下同談論興亡從朝至暮不倦甚愛龐統呼之為弟玄德曰吾乃劉玄德也汝可引見師父小童遂引玄德行不一

○德公 德名 字山 民公 者曰 其齒 德皆 尊故 稱曰 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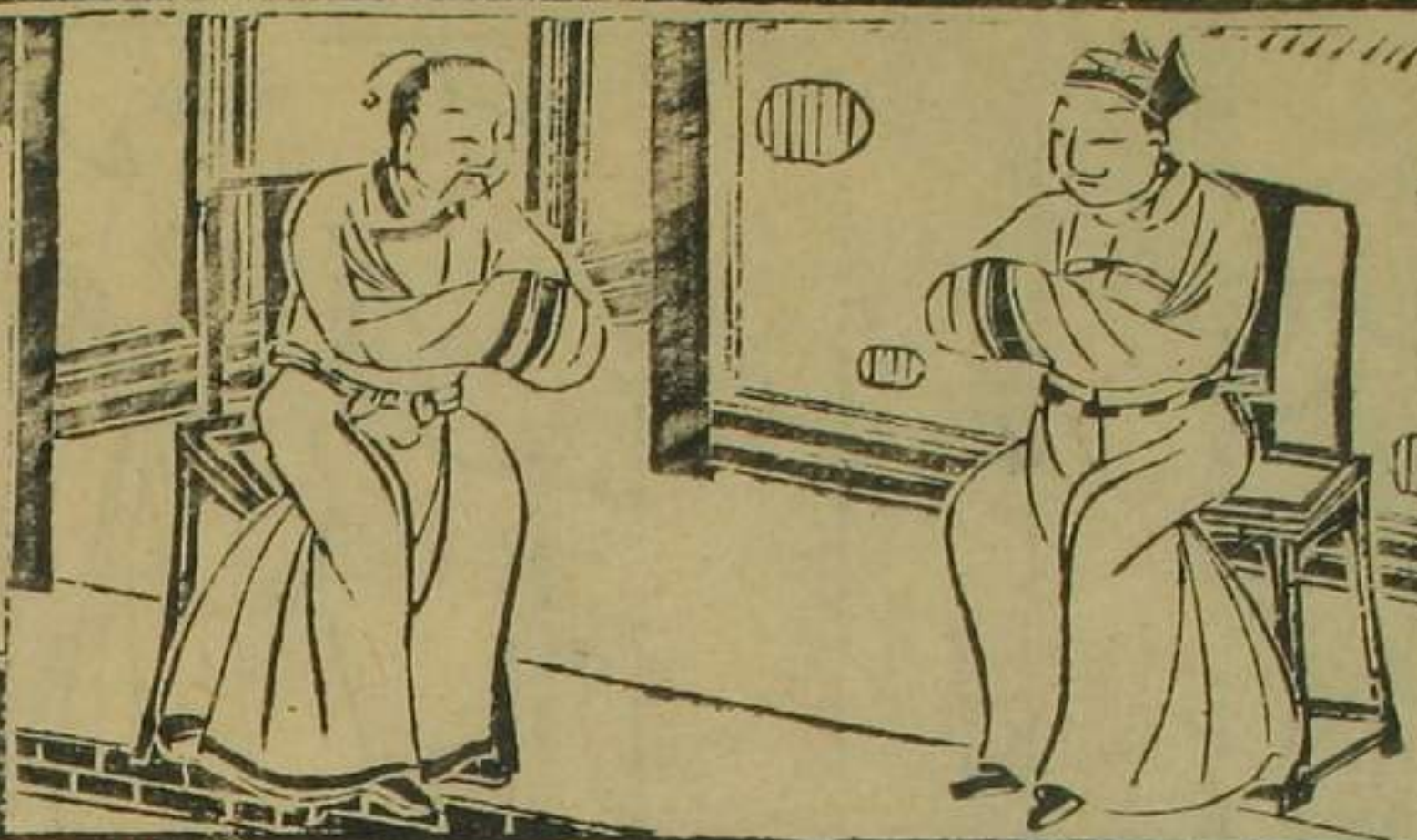
玄德謁拜



水鏡先生

里餘到庄門下馬聞庄中琴聲甚美父小童且休通報聞琴聲住而不彈一人大笑而出曰琴韻清幽中忽生殺聲之調必有英雄窺听玄德大驚見其人松形鶴骨氣宇不凡年已半百顏色如童玄德進前施礼衣襟尚濕水鏡曰明公今日幸免大難玄德驚訝不已小童曰此是劉玄德也水鏡慌忙叙礼請入草堂分賓主坐玄德見架堆萬卷經書窓外数竿新竹橫琴於石床之上清氣飄然玄德動問偶因經過此地幸小童指引得拜尊顏不勝萬幸水鏡笑曰公休隱諱今日必然逃難至此玄德遂以襄陽一事告之水鏡曰余觀公之氣色已知之矣公居何職玄德曰左將軍宜城亭侯豫州牧水鏡曰余聞將軍大名久矣何必區區奔走于形勢之途耶玄德曰時運不濟命途多蹇之故也水鏡曰不然蓋因將軍左右不得其人耳玄德曰備雖不才文有孫乾糜竺簡雍之輩武有關羽張飛趙雲之流竭力相輔何謂不得其人也水鏡曰關張趙雲之

水鏡玄



德叙話

義
音

流雖有萬人之敵而非權變之才孫乾糜竺簡雍之輩乃
白面書生章句小儒非經綸濟世之士成霸業之人也玄
德曰備屈身恭已求山谷之遺賢奈何未得其人也水鏡
曰儒生俗士不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玄德曰請問
誰為俊傑水鏡曰且如漢高祖得張良蕭何韓信之輩漢
光武得鄧禹果漢馮異之徒能成王霸之根基如此則為
俊傑也玄德曰恐此時無此等人物水鏡曰公豈可不聞
孔子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何謂今時無也玄德曰備愚
昧不識願賜指教水鏡曰公聞諸郡小兒謠言乎謠曰
八九年間勢欲衰 至十三年無子遺
到頭天命有所歸 泥中蟠龍向天飛
此謠建安初至于今日八九年勢欲衰者建安八年劉景
升喪却前妻便生家亂此勢欲衰也十三年無子遺者不
父則劉景升逝矣則文武零落無子遺也天命有所歸者
在將軍也玄德驚而下拜曰劉備安敢當此水鏡曰今天

日伏龍一雛而出三分之業成水鏡可謂人亦能矣



元直夜訪

水鏡先生

下之人才盡會於此將軍可求之玄德曰何人也水鏡曰
伏龍鳳雛兩人得一可安天下玄德便問曰伏龍鳳雛何
人也水鏡拍手大笑曰好好好玄德再問水鏡曰天色已
晚聊奉蔬食暫宿一宵來日當言之即時呼童具飲相待
留於客房內歇馬喂在後院玄德想起水鏡之言睡不着
約已更深忽听人扣柴扉而入水鏡問曰元直何來玄德
起而听之其人答曰久聞劉景升善善惡特往謁之及
至相見徒有虛名故回至此水鏡曰善善惡而不能去是
也何故棄之其人答曰善而不能行惡而不能去是
以遺書以別之水鏡叱之曰方今漢室衰微賢愚一混干
戈競起禍亂將生汝懷王佐之才當待時而出而携美玉
作磚石貨於人間以取其辱汝之過也却云他人善而不能
不能用不亦謬乎子貢云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
價而沽之此之謂也英雄豪傑只在眼前何故謂劉景升
耶其人言曰先生之言是也玄德听之大喜暗忖如此必

水鏡自名好生此好先

趙雲尋



見玄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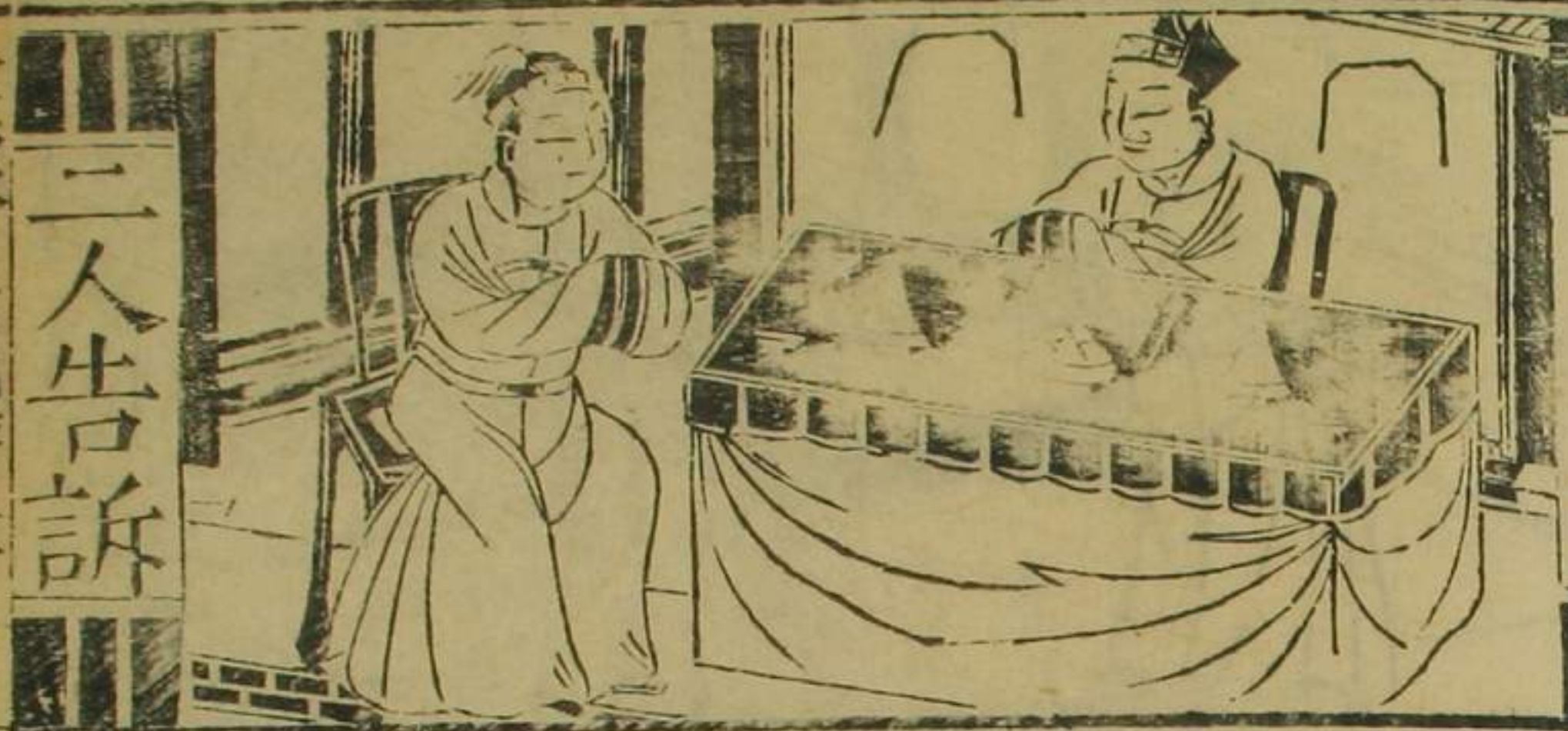
是伏龍鳳雛也候天曉求見水鏡問曰昨夜過客是誰水鏡曰小賢耳天未明已往他處玄德求問姓名水鏡曰好好玄德再問伏龍鳳雛是誰水鏡又只言好好劉玄德拜請水鏡先生同扶漢室水鏡曰貧道山野閑散之人不堪世用自有勝吾十倍者來助公也公且訪之玄德再問水鏡只言好好正談論間小童報庄外有一大將軍引軍數百圍了庄也玄德大驚還是如何

劉玄德新野遇徐庶

玄德急出視之乃趙雲也玄德方喜趙雲入見曰夜來回縣尋覓不見連夜到此處根問此間有人指道昨晚有個官人匹馬投水鏡先生庄上去了故尋到此玄德言檀溪一事趙雲便請玄德上馬回縣玄德辭了水鏡與趙雲上馬離庄投新野來行不到二十里一彪人馬來到玄德視之乃張飛也飛就眼又行到二十里一彪軍至乃關羽也雲長尋至相見訴說檀溪之事歸到縣中與孫乾等商議

現玄德指盧的典琦云則玄德至此心瞻猶寒

玄德劉琦



二人告訴

乾曰必致書與劉荆州分解此事玄德從其言作書差乾至荆州劉表喚入問曰吾着玄德襄陽待客緣何半席而走乾曰上書言蔡瑁欲相謀害故越檀溪得脫劉表聞之大怒喚蔡瑁入大罵曰汝焉敢害吾弟也瑁抵賴不過交推出斬之蔡夫人出哭求免死表恨不消孫乾告曰不然殺其上將劉皇叔再後不敢赴荆州矣表責而釋之使長子劉琦一同孫乾去新野請罪玄德見劉琦到大喜設宴相待坐間劉琦忽然墮淚玄德問其故琦曰繼母蔡氏常有謀害之意姪無計免禍玄德勸以小心盡孝自可無禍次日劉琦辭別玄德送出廊外指坐下的盧馬對劉琦曰若非此馬吾已為九泉之人也琦曰非馬之力乃叔父之福也叔姪相別涕泣而去玄德自回忽見市上一人葛巾布袍長歌而來歌曰

天地反覆兮人欲將殂大厦將崩兮一木難扶四海有賢兮欲投明主聖王搜賢兮却不知吾

自村矣固一宜交而身而也

趙雲一鎗



刺死呂曠

使趙雲出馬二將交戰不數合一鎗刺呂曠于馬下呂翔引軍便走玄德縱兵掩殺呂翔走不數里只見塵埃起處五百軍出為頭大將橫刀躍馬而出乃是關羽也大殺一陣折其大半翔奪路而走後面關羽追趕又不到十餘里五百人馬攔住去路乃燕人張翼德也挺鉄矛躍馬直取呂翔措手不及被張飛一矛刺着背身落馬而死餘皆潰散皆被張飛手下軍士生擒投新野縣來玄德大喜重待單福犒賞三軍却說逃難軍士至樊城見曹仁報呂曠被趙雲殺了呂翔被張飛殺了其餘軍士及被活捉新野縣去了曹仁大驚和李典商議典曰今二將欺敵而亡只宜按兵不舉申報丞相可知起大兵來勤捕此為上策曹仁曰不然今二將已亡又折了許多人馬量新野小可之地何必經由丞相劉備人傑也吾與汝擒滅劉備尚可以將功贖罪也典曰劉備人傑也不可輕視仁曰汝怯戰也典曰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其非怯戰

單福之料曹仁若灼而照而也

趙雲出馬



李典敗回

但恐不能勝劉備也仁怒曰汝懷二心耶典曰自跟丞相積有年矣豈不能昭察李典之心仁曰必欲擒劉備也各披掛上馬離了樊城渡河投新野而來还是如何徐庶定計取樊城却說單福與玄德曰曹仁近在樊城知二將被誅必然盡起本部之兵來取新野玄德曰當以迎之福曰吾料曹仁必盡提兵而來樊城空虛雖隔着河可唾手而得也玄德問計福附耳低言如此如此玄德大喜預先調撥已定白河邊人報曹仁準備船隻渡河單福對玄德曰若按兵不動未可便得今全師而來此出下策吾必擒曹仁矣遂交趙雲為前部先鋒領一軍前進兩軍陣勢擺開趙雲出馬喚來將打話李典出陣與趙雲交鋒約戰數合李典料敵趙雲不住撥馬走回本陣雲縱馬追襲兩翼兵射住雲遂回各罷兵歸寨且說李典歸見曹仁言趙雲英雄急難抵當不如且回樊城曹仁大怒叱李典曰汝未出軍時已有

評徐 度破 陣曹 徐庶 觀陣 仁陣 法而 即教 子左 被陣 之計 大敗 曹仁 之陣 此乃 天意 與劉

趙雲縱



馬破陣

慢吾軍心今又賣陣可以斬之喝刀斧手推轉李典眾將苦告方免曹仁交李典為後軍引自兵為前部次日離寨前進布成陣勢單福上山而觀與玄德曰主公識此陣否玄德曰不識福曰此八門金鎖之陣也雖布得是可惜不全玄德問何不全福曰八門者休生傷杜景死驚開也如從生門景門開門而入則吉如從傷門驚門休門而入則帶傷如從杜門死門而入者必亡今八門雖布得整肅只是中間欠於主持如從東南角上納喊而入軍中鼓噪助喊殺入中軍曹仁必然逕投北走可交趙雲勿趕却突出西門又從西殺出從生門而入正西方景門而入擊之必亂玄德傳令教前軍把住陣脚命趙雲引五百軍從東南角上而入逕往西出趙雲得令挺鎗驟馬引軍逕投東南角上納喊而入軍中鼓噪助威雲殺入中軍曹仁逕投北走雲不趕却突出西門又從西殺投東南角來曹仁兵大亂玄德令軍一擊仁兵大敗而退軍福命休趕自收兵回寨却

也兆

張飛截殺

補註 原來 聖德 預先 埋伏 在此 來單 福預



曹兵大敗

說曹仁輸了一陣方悔始信李典請典商議言劉備軍中必有能者吾布八門金鎖陣趙雲自東南而殺入投西安得無能者耶典曰吾等在此甚憂樊城曹仁曰今晚去劫劉備寨如中且住如却不中可退軍回李典又諫曰惟恐劉備有準備仁曰如此却難用兵不典言傳令了當却說單福與玄德在寨中謀事忽迅風驟起福曰今夜曹仁必來劫寨玄德曰何以敵之福曰某已預算定了却說曹仁盡起軍士為前隊李典為後應當二更來劫寨比及將至寨內四圍火起燒着寨柵曹仁知有準備急引軍退趙雲從後掩殺將來急棄本寨望白河而走比及到河邊尋船河岸上一彪人馬殺到為頭大將張翼德也預先埋伏在那里等候急去覓船欲渡飛軍掩至中軍死戰李典保護曹仁下船渡河大半水中淹殺了比及到樊城叫門城上鼓响一將引軍殺出乃關雲長也元來單福先使雲長襲了樊城曹仁李典又被雲長殺了一陣失了樊城投計

漢雲長
裝了
樊城

釋義
雲長
不悅
此是
結完
之如
釋義
中平

寇封拜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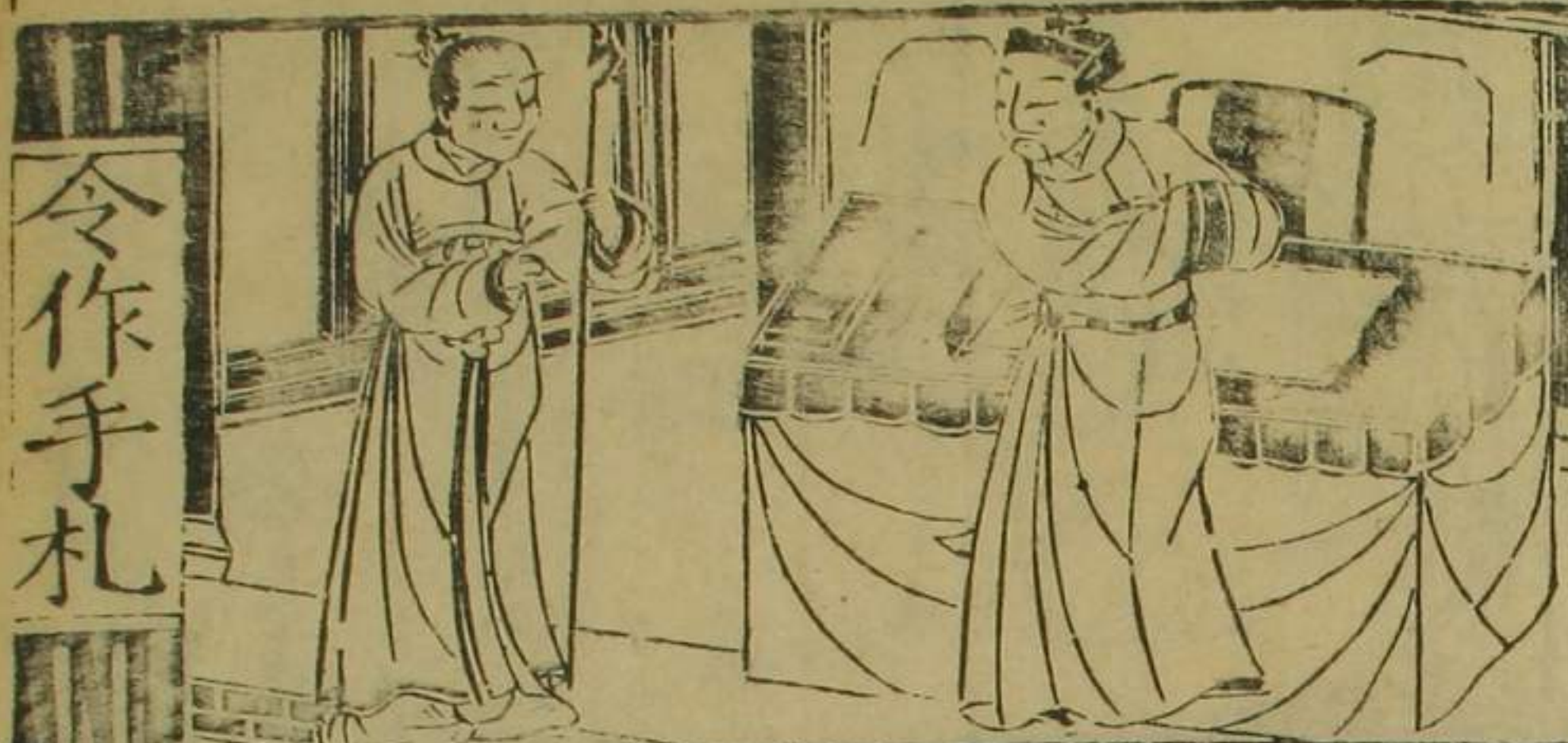


玄德為父

昌而走於路打听方知有單福為軍師施謀定計不說曹仁且說玄德大獲全勝捷引軍入樊城縣令劉泌出迎玄德安民已定劉泌乃長沙人也亦是漢室宗親遂請玄德到家筵宴時有外甥寇封侍立在彼玄德見其人品魁梧聲音清亮問之精熟武藝父母双亡在舅氏處倚傍孝業本羅侯寇氏之子也玄德欲過房為嗣泌欣然從之便命其甥拜玄德為父賜姓劉封玄德帶回令拜雲長翼德為叔雲長曰兄長既已有子何又螟蛉父後必有乱玄德曰吾待彼之為子彼必待我為父也有何乱焉雲長心甚不悅劉玄德與單福商議恐樊城不可守乃與趙雲一千軍守樊城玄德領眾自回新野却說曹仁李典回許昌見曹操入拜於地請罪言損兵折將之事操曰勝負乃兵家常事豈能常勝乎劉備如此誰為謀士曹仁言單福之事操曰不知何所人也程昱笑而言曰非單福也此人少好擊劍中平末年曾與人報仇用白土塗面披髮而走吏問

漢雲
帝之
年號
也

操敬徐母



令作手札

其姓名緘口不言吏為縛於車上擊鼓令市人識之被同伴竊解救之乃更名易姓逃于他處於是感激乃踈巾單衣折節尚孝後遍訪名師常與司馬徽談論此人乃潁川徐庶字元直單福乃更名也操曰徐庶之才比君如何單曰是十分得庶之一二操曰惜乎賢士歸于劉備必助羽翼矣柰何單曰徐庶為人至孝幼喪其父有母在堂見今兄弟徐康已亡母無人養使人賺至許都令作書喚之其子必星夜而至矣操喜便差人去取徐母不一日而到丞相親自相待而對坐與徐母曰近聞令嗣徐元直乃奇才也今在新野助逆臣劉備已反朝廷正如美玉于污泥之中誠為可惜今煩夫人付筆札喚回許都吾於天子之前保奏必加重爵操令左右捧過文房命庶母作書母曰劉備何如人也操曰涿郡小輩妄稱皇叔素无厚恩外君子而内小人真匹夫也徐母兩目圓睜厲声而言曰何如誑之甚也吾久聞劉玄德乃中山靖王之後漢景帝閣下玄

徐庶之母賢可謂



操怒欲斬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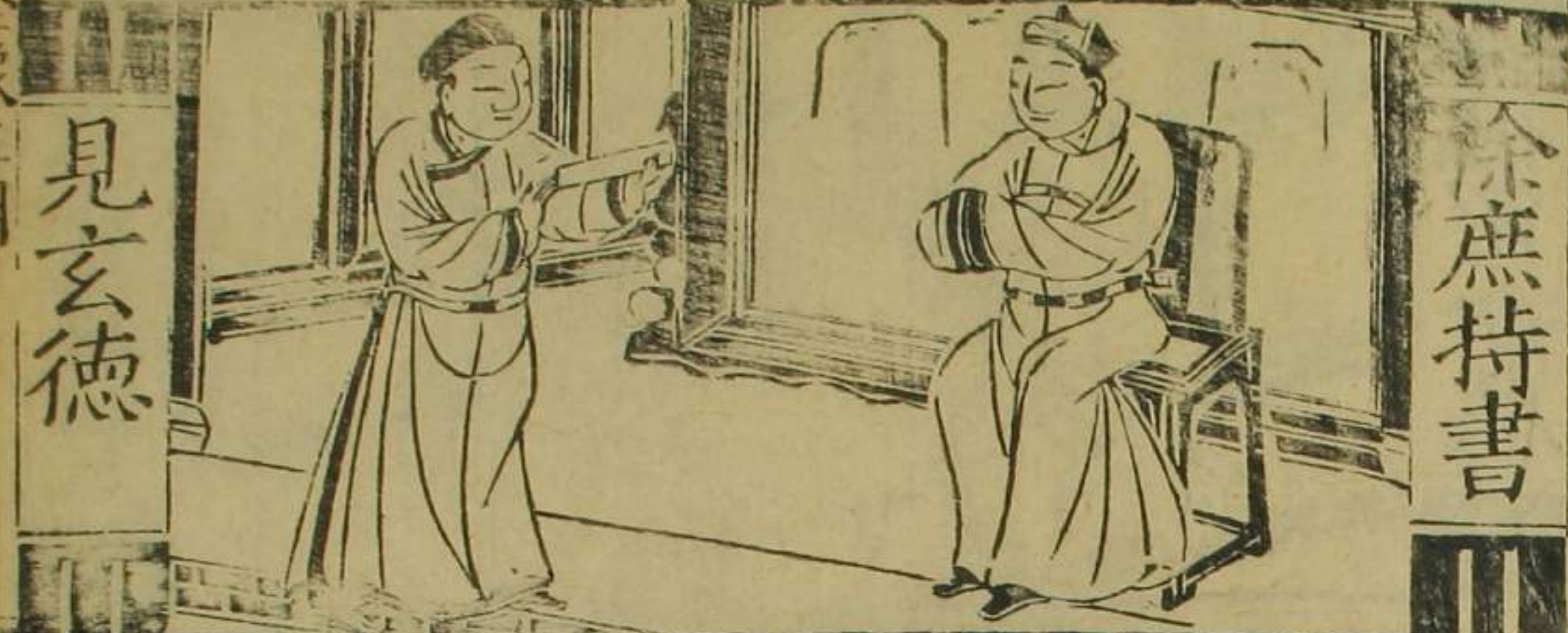
母程昱免

孫有堯舜之風禹湯之德况又屈身下士恭已待人世之黃童白叟皆知其名直當世之英雄也吾兒輔之得其主矣汝雖托名漢相實為漢賊反言玄德為逆臣豈不自耻安可使吾兒背明投暗惹萬世之罵名乎言訖盡投筆于地取掉硯便打曹操大怒叱武士執庶母斬之性命畢竟未知何如

徐庶走薦諸葛亮

曹操欲斬徐母程昱急止之令武士且留人入諫操曰徐母毀丞相者欲求死也丞相若殺之則招不美之名成全徐庶之德徐母一死徐庶之心必死助劉備而力報母仇矣不如留之則使徐庶身心兩處縱使助劉備亦不尽力矣昱自有小計必賺徐庶至此以輔丞相操然之使送徐母於別室養贍使程昱如親母待之昱乃詐言曾與徐庶為昆仲常送物必具手啟徐母亦作手啟以答之昱賺了徐母筆跡字體詐脩書一封差一心腹人持書敬投新

評徐庶泣假徐程昱書以庶為流之所謂君子可欺以其方



徐庶持書

見玄德

野縣尋見徐庶行幕使軍士達知庶知母有家書急喚入問之來人曰某乃館下走卒奉老夫人言語有書上達徐庶拆封觀之書曰

近汝弟康喪卒目無親正悲慘中不期曹相使人賺到許昌云汝背反丁於縲綽獨賴程昱守力救若得汝降能免吾死如書到日可想劬勞之恩星夜前來以全孝道却箇歸耕故鄉免遭大禍吾今命若懸絲專伺救濟更不多囑

徐庶覽畢淚如迸泉持書來見玄德庶曰庶本潁川徐庶字元直為因逃難更名單福昨因荆州劉景升招賢納士特往見之與之論事方知其無用之人也故作書以別之冀夜至司馬水鏡庄上訴說其事水鏡深責庶不識主却說劉豫州在此何不事之庶故作狂歌于市以釣使君幸蒙不棄孤陋曲賜重用曾奈老母被曹操奸計囚于許昌將欲垂命持書來呼不容不去非不欲盡犬馬之勞以事

玄德不仁不義之言何等寬仁畢竟全庶子天性之恩

孫乾與玄德



德留徐庶

使君奈何慈親被執不得盡其力也今且暫辭尚容再會
玄德泣曰子母之道乃天愛也元直無以備為念而割其
天愛待與老太君相見之後再從听教庶乃拜謝庶便欲
行玄德曰再聚一宵來日相餞孫乾等入見玄德乾等曰
徐元直乃天下奇才也在新野許昌時及知我軍中虛實
若使北歸曹操重用之來攻我軍勢必危矣望主公苦
留休交北去從曹操上斬其母庶必與母報仇力攻曹
操矣玄德曰不然使人殺其母吾獨用其子是不仁也留
之而不使去以絕子母之道是不義也吾寧死不為不仁
不義之事眾皆感嘆而去玄德請庶飲至半夜庶曰今聞
老母被囚雖金波玉液亦不能沾腹胃也玄德曰聞公之
行使備如失左右手也二人相泣坐而待旦諸將已於廓
外安排餞行玄德與徐庶上馬至長亭相別玄德率孟勸
庶曰劉備分淺緣薄不得相從先生听誨望先生善事新
主以全孝道庶泣曰庶才微智淺深荷使君重用今不幸

方寸是中心也樞音樞音力徐庶之事玄德君審其及

玄德送庶



並轡而行

半途而別實為母之故也縱曹操這勤事之終身不設一
謀非不忠也非所愿也玄德又曰先生此去劉備亦將遠
遁而避世矣庶曰本欲與使君共為王霸之業者以此方
寸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縱使在此無益于事請使
君別求大賢以佐之以為王業何心及若此玄德曰愚意
度之恐天下無比先生者庶曰樗櫟庸才非棟梁也使君
可求棟梁以佐之玄德泣謝庶謂諸將曰望諸公善事使
君以名垂竹帛功列青史休效庶之無始終也諸將皆
感傷而別之玄德淚如雨下不忍相離又送一程玄德與
徐庶並轡而行玄德曰先生此去備心如割勿復有匡扶
王室之心矣庶曰使君保重以備再會玄德曰天各一方
未知相會又在何日不意又行十里庶辭曰不勞使君遠
送庶當星夜而行見老母矣玄德又送十里諸將請回玄
德就馬上執庶之手曰先生此去劉備奈何淚沾襟袖庶
亦掩面而哭別玄德立馬于林畔看徐庶乘馬從者數人

在曹操則曰方寸中矣遂舍而為親此其然勢固也

玄德下馬



復迎徐庶

匆而去放声大哭孫乾曲勸曰主公休如此痛傷玄德曰无直去矣吾將奈何疑淚眼而望被大林子隔斷玄德以鞭指曰吾欲尽伐此處樹木孫乾曰何故伐之玄德曰阻望徐无直也正望間又欲趕上而送之忽見徐庶拍馬而回玄德曰无直莫不無去意乎遂下馬相迎庶亦下馬而來玄德曰先生此回必有佳意庶曰庶心緒如麻失却一語有一大賢只在襄陽城西二十里地中隆中使君何不見之玄德曰君何不與同來相見甚好庶曰此人非庶比也使君可往見不可屈致使君如得此人可比周得呂望漢得張良有經綸濟世之才補完天地之手其人每自比管仲樂毅以庶視之管仲樂毅不及也玄德曰比先生才德若何庶曰其比此人如駕上車馬以並麒麟寒鴉以配鸞鳳徐庶何足言哉此人乃天地人耳玄德曰愿求大賢姓甚名誰庶曰此人乃瑯琊郡人也漢司隸校尉諸葛豐之後父名珪字子高為泰山郡丞早喪其父幼與弟從

徐庶與玄



德言孔明

為表術所署豫章太守後漢朝選先皓代玄素與劉焉并有舊往依之不幸玄喪其人與弟躬耕于南陽號為梁父吟覆姓諸葛名亮字孔明所居之地有一崗名卧龍崗故自號為卧龍先生此人乃當世之大賢也使君急宜往駕見之如此人肯相輔佐何慮天下不定乎玄德曰昔備在水鏡庄上有云伏龍鳳雛兩人得一可安天下備再問之但言好而已莫非伏龍鳳雛乎庶曰鳳雛襄陽龐統是也伏龍正是諸葛孔明玄德踴躍大笑曰今日方悟伏龍鳳雛之語不期大賢只在目前不得先生一言備有眼如盲也此正謂徐庶走薦諸葛亮也後人有詩曰

又詩曰

痛恨高賢不再逢

臨岐哭別兩情濃

四海蒼然盡倒懸

豫州天下謾求賢

不因徐庶臨岐薦

曾得西川四十年

釋義 享祭 犧牲 乃如 祭之 平常 以草 料喂 養衣 以文 錦臨 期殺 之言 徐庶 何相 輕也

庶見孔明

被叱而退



徐庶薦了孔明，再別玄德上馬而去。玄德聞徐庶之語，如醉初醒，方悟司馬德操之語也。引衆將回新野，便欲卑禮厚幣，引關張前去南陽，請孔明先說徐庶上馬。想劉玄德留戀之情，恐孔明不去，遂乘馬直至卧龍崗下馬入庄來。見孔明，孔明問庶曰：「元直此來，必有其故。」庶曰：「庶近日事劉玄德，為因老母被曹操所留，馳書來召，只得舍而往之。曾將孔明薦與玄德，望莫推阻，可往見之。當展平生之大才，不負夙昔之所幸也。」孔明聞之，作色而言曰：「爾以我為享祀之犧牲乎？」拂袖而入。庶乃滿面羞慙，不辭而退。上馬攢程，而赴許都。未知後來劉玄德三顧茅芦，求請孔明，還是如何。

京本通俗演義按鑑三國志卷之六終

